回族学丛书

中国回教史鉴

马以愚 著



宁夏人民



回族学丛书

中国回教史鉴

（增订本）

马以愚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例　言

一、先大父绍文公信道笃，持躬严，生平不妄语，好施与，而自奉节约，家有余赀，辄以与人，然未尝有非义之财，盖不私其一身也。清宣统二年，岁庚戌，夏四月，端坐见背，忠信笃敬，有以致之。明年辛亥，先君子介泉公撰《回教考略书后》成，举以诲予兄弟曰，读书当明圣贤之道，思继先人之志，尔辈其勉之。兢兢二十余载，深惧弗克负荷也。

二、阿拉伯语，称回教为伊斯兰母，义为和平也。英译音同。今译伊斯兰，音略而义非矣。清季称天方教，以《明史》名阿拉伯为天方国。今多称回教，沿《明史》之旧，故是书名《中国回教史鉴》。

三、至圣先师孔子之道，致人事而畏天命。至圣穆罕默德之教人者，遵天命而敬人事。宋代大儒，程朱诸子，皆洞彻天人之旨。明儒如黄太冲、李二曲，亦能会通，曲尽其妙。万殊一辙，理无二致也。

四、历代纪载回教之书甚少，出入之处亦多。《唐书》、《宋史》称阿拉伯为大食国，《明史》则分为天方、默德那、阿丹，互不通贯。而私家著述可征信者，惟唐杜环、贾敦诗，元汪焕章，明马欢，清钱晓征、魏默深、洪文卿，近冯承钧数人而已。

五、回教人之入中国，当在唐武德、贞观之际，自粤而闽而浙，由运河而行也。肃宗至德二载，平安史之乱，由凉鄯以收两京。至元代囊括宇内，而西北回教人盛矣。迄今千三百余岁，受祸之烈，以清为甚，新疆、陕、甘、滇、黔诸省，相继变作，盖由清室之歧视，而疆吏好大喜功残民以逞之所致也。诚哉侯、官、林、少穆之言，以回保汉，以汉保回，永禁侵陵，务敦和睦，此立国之本，万世不易之论。



马以愚先生

目　录

序

回教之道，敬一归真，归真者，归乎造物之主宰，此主宰无似像，无方所，而凝然独一者也。唐高祖时，教中先哲塞尔德宛噶思，奉穆罕默德之命，自天方赍经航海至粤，为回教入中国之始，故唐时其教大行。至今教中信徒，犹保持清真之风，饮食不与教外人同，是非有甚深之精义，严肃之教规，曷克臻此盛耶。顾他教之宣传也，礼拜及讲道之外，特重翻译；回教经典，则翻译较少，偶有记述，亦鲜大部，盖因教中人十分慎重，深恐翻译不慎，语音轻重之间，有乖精义，毋宁用原文为教，庶不失其真耳。曩岁在沪，晤怀宁马君以愚，一见相契。马君固笃守回教者，余告之曰，回教不甚措意翻译，尊经尊圣，用意甚善，然无说以明之，徒使教外之人，见回教人之饮食，不肯与中土人同，妄从形式上揣测，而莫知其教义所在，似亦非宏扬之义，吾子何勿著一书，俾教外人得读而知之。马君因以其先考介泉先生所著《回教考略书后》示余。《回教考略》者，乃清宣统三年，英人季理斐所著，以耶稣教徒之眼光，谈说回教，颇有诋毁之处。故沪上回教同人，请介泉先生作《书后》以纠正之。余读毕，复谓马君曰，与其俟教外人隔靴搔痒，又须加以纠正，诚不如教中人自著一书，以公世之为愈矣。马君唯唯。未几，复出示《回教要指》，简要精详，乃马君应安徽通志馆之请，刊入《安徽通志·宗教门》者。及马君赴汉皋，又适粤，分别几三年。一日，邮寄《中国回教史鉴》于余，余受而读之，且喜马君之不负夙诺，成此聚精会神之巨著也。向来宗教之书，恒偏于理论，而略于事实，此书则仿《通鉴纪事本末》，分类纂成，自唐迄今，记载咸备。又顾宁人

而回教人遵从所在国家法令,固属天命也。

六、回回历法,失传久矣。明贝宗器、唐荆川、袁了凡、周述学、黄太冲,清时吾省梅定九、江慎修、戴东原,均有论述,可得而考也。今择其要者言之。

七、明清一统志,记载各省回教寺墓不详,而各省地方志,屡修则屡易其辞句,今采《古今图书集成》言之。至人物志,曩见南阳水君子立所撰《回教名人传》,搜辑甚富,可参证也。

八、回教殡葬之礼,外无棺椁,掘土穿圹,所谓土葬也。既经埋藏,岂可再使骸骨暴露,仁人尚掩骼埋胔,惟望贤正有司,哀而矜之,则长眠人之报,又岂衔环而已耶。

九、自维不才,承教于师友者甚多,然而未能也,《周易》为黄岗万君玉拂耀崑,休宁余子德民,均县萧子纫秋萱,大兴苏子济瀛大钧,武进蒋竹庄先生维乔。德民纫秋,均精形家之学,而德民又知《遁甲》。济瀛识《易》之《象数》,竹庄通道家之玄。《春秋》为相成杨师亮甫敬锡。《小学》为怀宁吴师季白传绮。《史学》为进贤胡子庶同道绎。庶同于历代疆域典章,治乱兴替,了如指掌。古文为怀宁丁师述明景炎。《乐至》谢子无量。《天文》为南昌徐遯斋先生,先生于《勾弧》、《壬遁》、《堪舆》、《星命》之学俱臻精微。书画为江阴张小楼先生枬,缙云楼子辛壶虚,桐城潘寄岑先生淇。小楼善《章草》,娴内典。辛壶精金石。寄岑擅《书谱》,而私淑泾县包慎伯世臣。慎伯服膺乡先辈邓石如完白山人,称其篆隶真书,为神妙之品,清代一人,盖其习书历八载寒暑而不辍。高义为怀宁潘先生受祉怡然,潮安卢子少帆,台山刘君子清,潮阳陈君乙豪、乙华昆季,此古人所谓内有贤父兄而外有严师友也。

十、是书初稿简略,择精汰芜。继思考证之作,取材亦未可过简,计分八章,附表三。所引书目,凡二百余部。然为人之诮,亦不免焉。属稿未竟,适闻亡侄肇起之丧,恻恻心痛,置笔数月。今虽补缀成书,然犹未能忘情,且索居甚久,孤陋寡闻,尚乞博雅君子教之。

中国回教史鉴序

余性好《易》，每以为《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其范围曲成之义，显仁藏用之道，儒者致其通达，百家传其委曲。若欲溯流知本，极深研几，必旁搜博采，紬绎贯通，而后《易》之精蕴，可得而见也。昔在京师，识怀宁马先生以愚，几案间，多《易》说与《图纬》之书，心窃异之。别后十年，遇于香港，一日偶及坤艮易位之说，相与往复，始知以愚举历象推步占验风鉴，皆识其旨，因从问《六壬》，略知其意，未数数然也。以愚新著《中国回教史鉴》，出以示余。自回教入中土以来，千有余年，历代史乘与私家著述所载，或未该备，甚至差误。以愚之书，于回教原始沿革，教名教义，以及在中土之寺墓遗迹，先贤懿德，其称引之博，辨证之审，叙述之详，回教史乘中所仅见也。又于回回历法，推其本原，揭其领要，证以中西今昔之历，差其同异而明其旨归，非所谓既知历法又知历理者乎。中国自伏羲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黄帝造干支，协律吕，迎日推筴，历法以兴。至于唐虞，尧命义和，舜齐七政，皆治历之事。三代历法，渊源于《易》，故夏用《连山》，历以寅月为岁首，因《连山》首艮也；殷用《归藏》，历以丑月为岁首，因《归藏》首坤也；周用《周易》，历以子月为岁首，因《周易》首乾也。古圣人治历明时，以前民用，皆所以致中和而赞化育者也。历与天地准，然后可以致天地之中和，《易》与天地准，故历必准于《易》，此中国历法之大原，亦治历之特征。尧之禅舜曰，天之历数在尔躬，以大位相授受，不言政而言历，其故可知矣。后王德薄，罔识天道，所谓历数，掌诸太史氏记时日而已。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夫

《书》始尧舜之《典》,《诗》存《七月》之章,《春秋》揭《春王》之义,为邦垂夏时之训,要皆大义之所存,未可视为偶然也。回教圣人穆罕默德,生于西土,聪明天亶,作君作师,政教律历,巍乎大成,此与中土圣帝明王,盖无二致。以愚因述回教史而进论回历,思深哉,思深哉。张平子有言,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又言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观此可知《易象》、《数理》之学,在汉已微,学者乐尚空谈,又未知道器之辨,存乎其人,形上形下,初无畛界,徒慕玄远,致成疏阔,索隐行怪,更无论已。大抵学《易》之道,师资为先,径途既明,锲而勿舍,于姬孔之后,上考汉学,而下综宋世先天之《理数》,以观其会通,洁静精微之旨,其庶几乎。以愚与余志同,所学博而用力甚勤,余益友也。读其书,爰为叙而论之如此。

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均县萧萱

中国回教史鉴序

怀宁马君以愚,其先出自天方。大父绍文先生精彻性命之学,临终神应赫然,端坐而逝。尊人介泉先生以文学起家,所考证回教史文,传于学者。以愚自髫丱之时,承过庭之训,弘通淹洽,多能艺事,凡阴阳、图纬、方术、秘记,过目默识,兼采百家,无不综贯,盖所自得者深矣。尝念回教流入中夏,已逾千稔,而其渊源教义,及古德应化事迹,往往传闻异辞,疑莫能明。乃躬赴浙、苏、闽、粤,周访刹墓,求其碑牒,核其时代,游踪所至,载笔而书,遂成卷帙,命曰《回教史鉴》。此虽仅以愚之余事,然其详且勤,已为不可及也。又因是研习回回太阴历法,知阴阳历之辨。至其论谟罕垂教之旨,归本于道德仁义,与吾国玄儒之所以教人者不殊。呜呼,斯道也,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谟罕之为教至刚,可以摧伏奸邪,振涤昏滞,其徒姓守其戒敕,至于今无敢或越,盖圣之彊者也。天下滔滔,群言淆乱,弥于六合,安得大人巨子一起而廓之拨而正之乎。余羁旅疾病之余,以愚与纫秋萧子,频过我于穷岛寂寞之滨,相与上下议论,以忘其忧,是亦不可无记也,并因序以愚之书而发之。

民国二十八年六月乐至谢无量

序

太史公曰，予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孔子庙堂，低回留之不能去，何其感人之深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予既述《回教要指》，言其体要，复考诸史志，道其所历，而著于篇，为《中国回教史鉴》，并论其历法，以究其归。六艺于治一也，予又何让焉。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岁次庚辰春三月怀宁马以愚序于香港

第一章　至圣纪要

〔至圣世系〕 回教之入中国久矣。而论者多殊。谓自陈隋之间者，则未必察也。谓以回纥之为回教而名之者，亦不之思也。陈宣帝太建三年，岁辛卯（飞历元年三月十二日，耶历 571 年 4 月 20 日，太建三年三月十一日戊午），至圣穆罕默德，生阿拉伯之默加。父曰阿卜敦拉。母曰阿密奈。生而失怙。六岁，慈母见背。大父曰阿卜杜勒·孟特里卜，育之成立。未几，大父卒，为世父艾卜它立卜所教养。此孟子所谓天之将降大任者也。天生圣人，年四十。隋炀帝大业六年（耶历 610 年），作之君，作之师，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唐高祖武德五年（回历元年元旦，耶历 622 年 7 月 16 日，武德五年六月初三日癸丑），奉天立极，化成天下。开国纪元，天下归心。时播迁阿拉伯之默德那。遂以是而奠都。《诗》曰："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至圣有焉。太宗贞观六年，岁壬辰（回历十一年三月十二日，耶历 632 年 6 月 7 日，贞观六年五月十四日丁卯），年六十三，升遐，以默德那为山陵。子三，俱早丧，亦伯鱼先孔子而丧欤。

〔哈里发〕 继至圣而弘大道者，为哈里发。第一世曰阿布伯克，二世曰奥玛，三世曰鄂斯曼，四世曰阿力。阿力者，至圣之婿也。

〔东大食〕 阿力之丧，而翁米亚代兴。翁米亚，为哈里发，鄂斯曼之族。都叙利亚之大马色。时为高宗龙朔元年（回历四一年，耶历 661 年）。所谓白衣大食。传十四世，及玄宗天宝八年（回历一三二年，耶历 749 年），至圣之裔阿蒲阿拔斯者，颠覆之而自立。

都报达。报达，今属伊拉克之美索不达米。是为阿拔斯代。衣尚黑，故曰黑衣大食。亦曰东大食。

〔西大食〕 而翁米亚之族阿布的拉曼，西走西班牙，都哥尔多华，时肃宗至德元年也（回历一三九年，耶历 756 年）。故白衣大食，亦曰西大食。

〔南大食〕 至五代梁太祖开平三年（回历二九七年，耶历 909 年），法狄玛代以兴。法狄玛者，至圣之女，阿力之室也。有惜哈里发，阿力之丧者，遂与阿拔斯代分立，故以是为号，都埃及之开罗，色尚绿，为绿衣大食，亦曰南大食。此著之于史者也。

清俞正燮理初，《癸巳存稿》曰："其地王尚绿，言天授山原草木正色。"是不知有尚白、尚黑、尚绿之殊也。

魏源默深《海国图志》曰："天方居昆仑之阳，处二洲之极中，为圣贤首出之地。阿丹生育子孙，圣圣相承，其修道立教，皆阿丹奉真宰明谕，定制传世。穆罕默德，以天方帝胄，生而神灵，以大德王天下。西域诸国，共上尊号曰倍昂伯尔。其受命行教，特受大典，总革前圣之经，为天下万世率由之准者。谓之至圣，惟穆罕默德一人而已。其未生也，父额有珠丸之相，既生而胸有天使之文。及长入山，得玄石之端。其生平灵异材艺，不可殚述。"

洪钧文卿《元史译文证补》曰："天方教创始于谟罕默德。陈宣帝太建三年，生于阿剌比，麦喀之地，或谓太建二年。其族曰柯勒奚施，其父曰阿白塔拉，其母曰阿米那。其本名，曰阿蒲而喀生·本阿白塔拉，犹言阿蒲而喀生，为阿白塔拉之子。本，谓子嗣。谟罕默德，乃阿剌比人赞美之词。幼时亲丧，四十岁时，僻居寂处，默思冥索，谓天帝宣召，亲承真诰。唐高祖五年，自麦喀避难往牙脱里，是为天方教纪历之始年。为黑蚩拉大节日。黑蚩拉，译义谓逃奔也。改牙脱里，为麦地拿。造礼拜堂为天方教第二圣殿，远近归附。太宗贞观六年，卒于麦地拿。无子，惟生数女。有女曰法梯昧，嫁阿里为妇。谟罕默德，居麦地拿时，凡他适，必命一人代司教

事，名之曰哈里发，义谓代天治事。此哈里发之称所由起也。病时未定所传，卒后公议立阿部倍壳耳，为哈里发。在位二年，卒于报达。临没，以倭马耳嗣位。倭马耳，能兵，亦讲求文治，以黑蚩节日为元旦。贞观十八年，奥自蛮嗣位。高宗显庆元年，阿里嗣位。在位四载，阿孛堵阿满害之。阿里长子哈山嗣位。谟阿费牙，为倭马亚族人，夺其位。先是哈里发皆居麦地拿，至是迁于丹马斯克，故称倭马亚朝。谟罕默德，伯叔之裔，曰阿拔斯。其后人衣尚黑，称谟斯阿费达。《唐书》所谓黑衣大食是也。阿拔斯之孙，辖呼拉商部，自以义得缵承统绪，以属其子。阿蒲阿拔斯继立。天宝八年，即哈里发位于苦法，远近响应。即位之四年，迁都于盎拔耳城，是为阿拔斯朝。肃宗宝应元年，始建报达。德宗贞元二年，迁都报达。第三十七代，国亡。"阿剌比、麦喀、麦地拿，为阿拉伯、默加、默德那之对译。阿部倍壳耳、倭马耳、奥自蛮、阿里，亦阿布伯克、奥玛、鄂斯曼、阿力之对译。倭马亚，为翁米亚。法梯昧，为法狄玛。丹马斯克，为大马色。然至圣之子早丧，谓无子者误也。

徐继畬松龛《瀛环志略》曰："陈宣帝大建元年，有摩哈麦者，生于麦加，不识字而性聪敏。唐高祖四年，逃难于麦地拿，土人靡然从教，即以是年为元纪，回教遂蔓延西土。当其盛时，尝翦灭波斯，荐食罗马，据阿非之北境，裂欧罗之西垂，纵横三土，几于无敌。"摩哈麦者，至圣之译名也。麦加者，默加也。而所纪之年皆误矣。

玛吉士《外国地理备考》曰："美加城马何美者，布传新教，去美加城，入美的纳邑。居无何，名溢遐迩。授徒甚众，遂即位为君。敷布新教，通国皆从风而靡。及薨，嗣君复以新教流布于亚细亚、亚非里加、欧罗巴三洲。"美加、美的纳，为默加、默德那之异译。而又称至圣为马何美矣。

李凤苞《四裔编年表》曰："陈后主至德二年，穆罕默德以是年纪元。"又曰："唐高祖武德五年，是年七月十六日，为回教纪年之始。"此后之说是，而前之说非。所误与归曾祁《四裔制作权舆》

同也。

徐松星伯《西域水道记》曰:“西方有墨克,及墨德那诸国。始汗曰青吉斯汗,其裔孙派噶木巴尔,倡回教,为第一世初祖。生四子皆夭,以女妻阿里,嗣教为第二世。”此言之误矣。青吉斯汗,殆为元太祖成吉思汗,其裔孙伯勒克崇信回教。墨克、墨德那,当为默加、默德那之异译。派噶木巴尔,犹《明史》之别谙扶尔,《海国图志》之倍昂伯尔,为波斯语,西域诸国尊称至圣者。然阿力非二世也。王曾翼敬之《回疆杂咏》曰:“相传始立回教者,名吗哈木膂敏,回人以圣称之。其墓在喀什噶尔城东五里,甃以碧瓦。”喀什噶尔,地属新疆,是误以新疆为阿拉伯,而译至圣名为吗哈木膂敏也。

〔**阿拉伯疆域**〕 且阿拉伯处亚洲之西南。东接波斯湾及俄曼海,西枕红海,南滨印度洋,北界叙利亚,西部高而东低下。分六部,东曰俄曼,西曰黑札斯,东南曰海达拉毛,西南曰也门,北曰亚玛麦,中曰内几德。默加、默德那,俱属黑札斯。默德那,盖昔名牙脱里,而易之也。《瀛环志略》曰:“阿剌伯,回教初兴之国也。其地西南滨海一带有腴壤,中央皆戈壁。地分六部,首部曰黑德倭斯。都城曰麦加,建于山谷之中,厦屋云连,街衢阔直,海口甚大。次曰也门,曰亚达拉毛,曰阿曼,曰剌沙,曰内德惹。其海口在西方者,曰热他,富商所萃。在东方者,曰木甲。”黑德倭斯等名,犹黑札斯等之对译也。《外国地理备考》曰:“亚拉鼻亚国,又名天方,在亚细亚洲之西。其国土在北极出地十二度起,至三十四度止。经线自东三十度起,至五十七度止。长约六千里,宽约五千里,地面积方约八十万里。沙漠甚多,丘陵甚少,东南滨地,颇为膴腴。通国分为六城。黑德倭斯,首郡美加。也门,首郡三那。亚达拉毛,首郡马来波。痾曼,首郡马斯加德。剌沙,首郡亦曰剌沙。内的惹,首郡德勒业。”亚拉鼻亚,为阿拉伯之对译,若阿拉伯语,当译为阿剌比。洪钧文卿之言得之,此读史者不可不知也。

第二章　回教之道

〔**孔圣之道**〕　窃尝论之，各教之入中国，莫始于佛。然其盛衰之迹，亦已数矣。若至圣先师孔子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所谓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

〔**穆圣之道**〕　至圣穆罕默德，和其光者，独何欤。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此两圣之志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言顾行，行顾言。此两圣之旨也。其教人者，文、行、忠、信，志道、据德、依仁、游艺，行己也恭，事上也敬，养民也惠，使民也义。及得天下而不私其身，若舜禹之不与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是以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夫以周之德，历八百余岁而斩矣。此岂非盛德之至欤。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天道**〕　而两圣所不同者，孔子于天于命，盖尝言之，而未详也。故曰："天何言哉。"谓造化未尝有言。然对王孙贾之问，则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于子路，则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又曰："吾谁欺，欺天乎。"微服过宋，则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畏匡，则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颜渊死，则曰："天丧予。"于子贡之问，则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惟子贡未达，故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中庸》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且天人并言之。斯皆非天地之天，造化者是也。降及孟子，则

道性善,尧舜性之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又曰:“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故《易》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非与孔子之言,有所异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世道衰乱,人心惟危矣。伯牛有疾,孔子曰:“亡之,命矣夫。”对子服、景伯之言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庆也与,命也。”又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此言天之所赋,非造化之赋而谁欤。明道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天之赋予万物者,谓之天命。”伊川程子曰:“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又曰:“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晦庵朱子曰:“天地以此心,普及万物。”又曰:“心,主宰之谓也,动静皆主宰。”可知程朱诸子,于天人之道,知之深矣。心者,身之宰。而造化者,天地万物之主宰也。明黄宗义太冲,《破邪论》曰:“《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又曰:“上帝临女,无贰尔心。其凛凛于天如此,天一而已。四时之寒暑温凉,总一气之升降为之,其主宰是气者,即昊天上帝也。”又曰:“《易》言天生人物,《诗》言天降丧乱,盖冥冥之中,实有以主之者。不然,四时将颠倒错乱,人民禽兽草木,亦浑淆而不可分擘矣。”李颙中孚曰:“念念存天理,言言循天理,事事合天理,小心翼翼,时顾天命。”又曰:“终日钦凛,勿纵此心,此心纯一,便是上对天心。”故道一而已矣。其于主宰,言之亦何切耶。清梅文鼎定九曰:“谓天有主宰,无影无形,不宜以降生之人为主。其说近正。”魏源默深曰:“其教以真宰为主。真宰者,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纲维理数,宰制万有,人之性命,皆所赋予。故必生时以主宰为趋向,而后没时归根复命,仍还于主宰。”祁韵士鹤皋《藩部要略》曰:“回部相传祖玛哈麻教,以事天为本。”《新疆图志》曰:“其教祖摩罕默德,不祀天神人鬼,以敬上帝为宗。”是皆知回教之笃信主宰,可谓知言也。

〔圣使〕 壬戌岁夏,美利坚人李佳白博士至皖,倡各教会议。

为孔、为回、为耶、为佛、为老，至盛也。博士为耶稣教。予之言曰，夫教也者，道也。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纳民轨物，止于至善而已。生乎孔子之前者，不闻以教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世，其民皞皞如也，孔子当周之末世。（周灵王二十一年，岁庚戌，耶历前551年，孔子生；敬王四十一年，岁壬戌，耶历前479年卒。）周室东迁，以道之不行也。退而授群弟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作《春秋》，而绝笔于获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释迦牟尼（周灵王十五年，耶历前557年生。）老聃与孔子并世而生也。后五百余岁而耶稣生（汉平帝元始元年纪元，哀帝建平三年生）。再五百有余岁，而至圣穆罕默德生。生乎至圣之后者，亦未闻有教也。天道既明，人伦有序矣。故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清赵翼耘松《二十二史札记》曰："天下大教四，孔教、佛教、回回教、天主教也，皆生于亚细亚洲。"夫亚洲之人，居圣人之邦，习闻仁义道德之说，犹邹鲁之民，其有行圣人之道，推己及人者乎。故相需则相生，相贼则相祸。圣人《序卦》，需之后为讼，讼之后为师。其垂戒者，不亦至欤。

或曰至圣穆罕默德，武而未仁；至圣先师孔子仁而不武。此诚不知天命，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亦不思而已矣。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又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又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子贡问政，则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又曰："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由是观之，谓之不武可乎。然非好勇斗狠也。汤放桀，武王伐纣，非富天下也。《诗》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莒，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恭行天罚，拯民水火，乌得而谓之不仁也。

〔回教命名〕　且回教之称，阿拉伯语为伊斯兰母，其义和平

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两圣人叹天下之溺,而后援之以道。虽行有殊,而其趋一也。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孟子曰:“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是故圣人皆有所感而为也。盖两圣之所同者,得其名,得其寿。而所异者,孔子未得其位,未得其禄。故孟子谓仲尼不有天下。然则回教之入中国,盖亦有道矣。

〔乾方先圣〕 明太祖《文集》曰:“大将入胡都,得秘藏之书,数十百册,乃乾方先圣之书。我中国无解其文者,闻尔道学本宗,深通其理,命译之。”此诏敕翰林编修马沙亦黑、马哈麻之文。谓至圣为乾方先圣者,以生中国之西,为天方圣人,与孔子而并称也。呜呼,明太祖以布衣而王天下,重整乾坤,所见诚有过人者矣。《万国地理全图集》曰:“独一真主上帝,而摩哈麦,乃其所差之圣人。”近吴蔼宸《新疆纪游》曰:“其教专祀上帝,为惟一之真主。穆罕默德,为从真主向人间传达命令之天使。”圣人者,先知先觉,而同乎人,出于其类,拔乎其萃也。

〔十叶派孙尼派〕 夫回教既以崇信主宰,遵行圣训。然自哈里发阿力之丧。有哀其死者,则谓当兼信阿力。此崇之者之过也,是为十叶派,别大宗孙尼派而言。然东周之祧,谓非周室不可也。孙尼派以哈里发,由古来氏继绪。古来氏者,犹唐书之孤列。翁米亚、阿拔斯俱古来氏也。十叶派以哈里发由至圣亲属及阿力之裔哈申族继之。阿拔斯为哈申族,犹唐书之奚深。翁米亚为伍曼耶族,犹唐书之末换。洪钧文卿谓至圣之族曰柯勒,奚施者。即古来氏,哈申也。若哈瓦立及、麦尔吉阿、穆阿台及勒,虽于哈里发,有所持异,然其信心,原无差忒。

至谕法典者,为哈乃斐、沙斐尔、马立克、韩百黎。此属之学说,亦非信心也。

魏源默深曰:“至天方教,则阿丹志中,既言回教中分为二。一曰色底特士教,一曰比阿厘教。阿厘者,穆罕默德兄子。传教而小

别其宗。乃各国志中,但概称为马哈默教,无一曰比阿厘者。”色底特士、比阿厘,为波斯语,犹孙尼、十叶也。洪钧文卿曰:“阿里后人一派,曰十叶教。阿拔斯后人一派,曰素尼教。今土耳其,为素尼教。波斯,为十叶教。”又曰:“大抵天方教在东土者,尽系阿里一派,所谓十叶教也。”其论波斯为十叶派则是,而东土为孙尼也。

清何秋涛愿船,《朔方备乘》曰:“由斯教,亦曰由教。即西域婆罗门旧教,回教之一。”此误以印度教而为回教,而论之谬者。《西域闻见录》曰:“其说以天高覆我,地厚载我,日月明照临我,皆当礼拜。”不知回教之拜,为造化天地万物者,而非天地日月也。《回疆风土记》曰:“讲性命清净之理,大旨宗诸释氏,而得其糟粕。”朱一新鼎甫《无邪堂答问》曰:“其教人念摩哈默德,犹释氏之教人念佛也。其始固同出于一源。”诚不知回教、佛教之所以异。而魏源默深曰:“西域三大教,天主、天方,皆辟佛,皆事天。其教皆起自上古,稍衰于佛世,而复盛于佛以后。然吾读《福音》诸书,无一言及于明心之方,修道之事也,尚不及天方教之条理。”祁韵士鹤皋《西陲要略》曰:“回俗不信佛书,事天为本。”《瀛环志略》曰:“以佛教拜偶像为非,入其教者,焚香礼拜念经。”洪钧文卿曰:“专主崇奉上帝,力辟偶像之非。”由是可知其别矣。故子贡曰:“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之不可不慎也。”近徐珂仲可《大受堂札记》曰:“天方教徒之在华者,祀谟罕默德之寺,曰礼拜寺。”谢彬晓钟《新疆游记》曰:“其教专祀摩罕默德,圣诞圣忌皆祭之。”而又误矣。甘肃《固原州志》曰:“其敬奉者为天,不祀他神。呼天曰户大,尊崇者为穆罕默德。”是也。户大,为波斯语称主宰,而回教无祭礼也。《无邪堂答问》又谓:“回与天主,皆以坚忍立教,亦老、墨二氏之余绪。”然老氏之清净虚无,原非坚忍。墨氏则爱无差等。而回教施由亲始,同乎儒者之旨也。又谓:“回教有七行。于五行外,以气为一行,风云雷电之类是也。灵活为一行,飞潜动走之类是也。观此,可知回教西教,皆出于释教。”不知五行之说,始自《洪范九畴》,而

非释氏。而回教之言，为风、火、水、土，以金为肃杀之气也。忽老，忽墨，忽释，言不由衷，盖不知其本也。

〔元宗室信回教〕 元代武功，远过汉唐，而其宗室笃信回教者亦多矣。《瀛环志略》曰："元起北方，最崇佛教。太祖宪宗，取印度建为外藩，乃其地已半从回教，不特不能改革。而蒙古居其地者，亦改从回教。"《元史译文证补》曰："有元一代，释氏称极盛。而西北三藩，则又渐染土俗，祇奉谟罕默德，与天子异趋。"又曰："伯勒克，朮赤诸子。兄拔都薨，以伯勒克主国事。信天方教，常集教士鄂尔多，讲论教律教理。太祖后裔人天方教者，自伯勒克始。"《新元史》曰："伯勒克，朮赤第三子。信天方教，常集教士于斡尔朵。"鄂尔多，犹斡尔朵，为汗与诸妃所居之庐帐也。近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伯勒克，为别里哥。多桑《蒙古史》曰："拔都死，朮赤第三子别里哥继立。别里哥，奉回教，曾传布其教于国内。埃及王赠有哈里发斡思蛮手写《可兰经》全部。"斡思蛮，为鄂斯曼之对译。又曰："朮赤后王，忙哥帖木儿死，以位传其弟脱脱蒙哥。脱脱蒙哥，信仰回教，与从前两汗同。"其附录曰："脱脱蒙哥，信教颇笃，持斋甚严。"脱脱蒙哥，拔都之孙，忽秃罕子也。《元史译文证补》曰："脱脱薨，忙哥帖木儿，孙月思别嗣。"《新元史》曰："月思别，父曰土古儿。月思别奉回教。"多桑《蒙古史》作月即伯。多桑《蒙古史》曰："月即伯，脱黑鲁哲之子，忙哥帖木儿之孙。其诸父脱脱死，继汗位。"脱黑鲁哲，为土古儿之异译。此太祖长子钦察汗，朮赤之裔也。多桑《蒙古史》曰："哈剌旭烈兀子，木八剌沙，主察合台汗国事。木八剌沙，回教也，性情温和，为人正直，抑治所部士卒横暴剽劫。"哈剌旭烈兀，察合台之孙也。又曰："忽必烈，命八剌合主其祖察合台，之兀鲁思。遂在不花剌城改信回教，而自名算端嘉泰丁。"其注曰："八剌(合)，察合台曾孙，木阿秃干孙，也速笃哇子。"忽必烈为元世祖，兀鲁思，所统之部落也。《元史译文证补》曰："宗王亚索伏儿，亦奉天方教。"多桑《蒙古史》作"牙撒吾儿，为月即伯帖木

儿子”。此太祖次子察合台汗，察合台之裔也。《新元史》曰：“台合塔儿，阿八哈母弟也。以素奉天方教，改名牙世摩特。不称汗，而称苏而滩。”多桑《蒙古史》，台合塔儿，作塔兀答儿。多桑《蒙古史》曰：“旭烈兀第七子塔兀答儿，就汗位。塔兀答儿，奉回教。乃取算端之号，改名阿合马。”旭烈兀，为拖雷之三子。拖雷之元妃生子四，曰蒙哥、曰忽必烈、曰旭烈兀、曰阿里不哥。《元史译文证补》曰：“合赞，阿鲁浑长子，先奉佛，后入谟罕默德教，且诋斥释氏。学塾书院养济孤贫施治疾病之所，以及桥梁道路井治，无不备举。谙阿剌比、波斯、印度等处方言，通古今各国风土人情。”《新元史》曰：“合赞，乃于迭马温山，阿鲁浑之行宫入教。洗澡毕，至座位前，宣诵信教之文。厚赐教士，并赴礼拜寺祈祷上帝焉。”多桑《蒙古史》曰：“合赞，在剌儿秃马温草原中，昔日其父阿鲁浑所居行宫附近。大开盛会，沐浴易新衣，入宫立于宝座下，数诵司教所授奉教之词。其将卒亦随之改从回教。”又曰：“合赞，性质坚决，行为果敢。在位之时，谨守回教教规，以重利贷为诸乱之源，以敕令禁之。悉阿剌壁、波斯、印度、迦叶弥儿、土番、中国、富浪等语，熟知古今帝王历史。凡百技艺，曾亲手为之。”合赞，为旭烈兀之曾孙，阿八哈之孙也。《元史译文证补》曰：“合儿班答，阿鲁浑次子，亦奉教嗣位。”《新元史》曰：“合儿班答，嗣位后，仍称鄂尔采。国中教令多称鄂尔采·谟罕默德·呼塔奔特。呼塔奔特，译言上帝之奴，国人称为鄂尔采苏尔滩。”多桑《蒙古史》曰：“合儿班答，阿鲁浑第三子。诸臣上尊号曰完者都算端。公文中则作完者都·谟罕默德·忽答班答。忽答班答者，犹言上帝之仆也。”呼特，忽答，犹固原州志之户大。苏尔滩，算端，犹苏而滩。又曰：“不赛因，合儿班答子，承汗位。”其注曰：“此王颇著名当世，庄严仁厚聪明，善书法，谙悉乐歌，品行端正，曾废止数税，禁酒，所奉者为哈涅菲派之教。”哈涅菲，为孙尼派哈乃斐教长。此太祖四子伊儿汗，拖雷之裔也。又曰：“阿难答，归依回教，信之颇笃。因传布回教于唐兀之地，熟悉《可兰经》，善写

阿剌壁文。"阿难答,为忽必烈孙,忙哥剌子。唐兀,为元时黄河以西,陕西、土番、川北之地。噫,何其盛也。此孟子曰:"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第三章　礼法制度

〔经典〕　回教经典为阿拉伯文，右行，古来氏语也。字母二十有八，分七音，凡百十有四章，计六千二百三十六节。（第一、二册二九三节，第三册二〇〇节，第四、五册一七七节，第六册一二〇节，第七册一六五节，第八册二〇六节，第九册七五节，第十册一二九节，第十一册二三二节，第十二册一一一节，第十三册九五节，第十四册二二七节，第十五册二二一节，第十六册二三三节，第十七册一九〇节，第十八册二五九节，第十九册三二〇节，第二十册一五七节，第二十一册一九七节，第二十二册一八二节，第二十三册三四五节，第二十四册一三九节，第二十五册二三八节，第二十六册二二五节，第二十七册三六九节，第二十八册一三七节，第二十九册四三一节，第三十册五六四节，惟第三十册第八十六章之第九节，一云可作二节。）三十二万三千六百七十一字。（马注作五十万一千一百零九字），主宰默谕至圣而笔成之。历时二十有三载。为哈里发阿布伯克所集藏。至哈里发鄂斯曼时，由才德撒比特、伊本祖白尔、赛德阿斯三人所分录。阿拉伯语为《古尔阿尼》，今译《可兰经》或作《古兰经》。云南《宣威县志》曰："字母凡十有八，今昔略有变易。其起于圆点者，为古字母；起于圆圈者，为今字母。变化错综，万字以出，书法横衍，右行。习用刀笔，如木版竹签。"《西域水道记》曰："其字曰哈特凡，凡二十八头，右行。"《新疆图志》曰："其字二十八母，横行直书。"《新疆纪游》曰："阿剌伯字由右而左，形如蝌蚪，长短参差，不易识别。"《海国图志》曰："经，即真宰降与前圣，自穆罕默德出，真宰悉命裁革，乃授之以《甫尔加尼》经，包括

前古经文于其中。《甫尔加尼》者，华言宝命真经也。"《癸巳存稿》曰："穆罕默特经曰《甫尔嘉尼》。"《无邪堂答问》曰："其经最大者，名《甫尔加尼》。"《西域闻见录》曰："回教之始立教者，曰玛哈木音。所传经一卷，曰《阔尔罕》，凡三十篇，经内皆教人敬天积福行善。"《西域水道记》曰："梵书曰《库鲁安》。"《瀛环志略》曰："入山读书数年，著书曰《可兰》。"《元史译文证补》曰："以上帝所谓，告门徒书之，是为《可兰经》。"《新疆纪游》曰："《可兰经》一书，共一百十四章，为回教之基本。举凡人生一切动作以及婚葬礼仪，无不明白规定，教徒视为金科玉律，不敢少有抵触。回教能在世界成一独立系统者，亦当赖此。"《甫尔加尼》，为《可兰》之别称。若阔尔罕、库鲁安，则误矣。《回疆风土记》曰："回字如鸟迹，如蝌蚪，横读，而连断处尤不易辩，字头二十九。"《西陲要略》曰："回字，凡二十九字头，或兼数音而成一字，或联数字而成一音。其字书曰《阿里卜》，童子能书记者，谓之墨噜，至阿浑则能解其文义，众皆敬信之。"阿浑，为波斯之称学者。土耳其为二十九字母也。《新疆图志》曰："读者自右之左，用阿剌伯音。缠回用法尔西音，教授经典者，曰阿浑，号召大众者，曰满耳金，诵经者，曰海提卜。"法尔西，为阿拉伯语之称波斯。明马欢宗道《瀛涯胜览》作吧儿西。穆耳金，犹穆安静，职司赞礼。海提卜，为宣道者。然经典非波斯音也。《新疆纪游》曰："缠回中能书者，谓之毛喇。通文理者，谓之阿訇。"毛喇，犹墨噜，为土耳其语。阿訇，犹阿浑，或作阿衡，若阿拉伯语，为尔令也。

〔功令〕 而功令之属天常者五。曰信念，曰礼拜，曰斋戒，曰捐廉，曰觐见。信念者，念兹在兹，无贰尔心也。而礼拜有必行者，属天常也；有当行者，遵圣示也；有可行者，其功副也。一日之拜五，七日而一聚，一岁之会二。开斋节，为斋毕之日。牺牲节，觐见之礼成。是为一岁之二会也。拜之式四，为敬立、鞠躬、稽首、静坐。而先有举手于耳之仪。拜之时，身必净，大净为浴身。男女遗精交接，女子月信生育，此四者之浴，乃天常也。小净为浣洗手口

鼻以达面肘首耳项及足。如厕辄涤其私焉。斋戒者，每岁回历九月行之，日入而食，昧旦而止，匝月乃终。捐廉者，以客岁之所余，四十而去一，于岁首计之，犹千分之二五。去其所当与者，而后所有谓之廉也。觐见者，于回历十二月往默加，终其身而必一行之。《海国图志》曰："如斋拜婚丧律度权衡，大而朝庙禋祀，小而饮食起居，以及天地山海礼乐文章，皆总前圣之精微，而集其大成。一日五礼，七日一聚，一年二会。惟大人有明礼，有夜功，有礼亲之礼。敬服五功，天道尽矣。敦崇五典，人道尽矣。五典同儒。五功者，一念真，二礼真，三斋戒，四捐课，五朝觐天阙也。时念真宰，日礼五时，岁斋一月，岁捐课财，终身一觐天阙。天阙，即天方，凡修教之人，无论何国，终身必往天方，瞻礼圣墓，亲抚玄石。以示归敬。"《万国地理全图集》曰："欲奉事上帝，必每日定期，祈祷念经，赒济贫乏。每年一次，连月守斋，日间不食。必须终年一次往摩哈麦，生死之两邑，附近其墓，烧香礼拜，固守死后，即升上界。"而《无邪堂答问》曰："至其以五功治耳目口鼻身，即释氏六贼六尘之说也。"不知释氏六尘六贼，为色声香味触法，以眼不视色，耳不听声，鼻不受香，口不味味，身离细滑，意不妄念，此释氏之寂灭。而其本之不同也，亦言之玷矣。

〔**信念**〕《海国图志》曰："穆罕默德，以其教传子孙，传弟子，分适殊异，广行教化。其为教也，以默识主宰为宗，以敬事主一为功，以归根复命为究竟。"是言天常之信念。阿拉伯语以玛里者也。

〔**沐浴**〕《回疆风土记》曰："男女悉以净水遍身洗濯，而后行礼。"《新疆图志》曰："回部澡浴，以绳佻大腹细颈沙玛，灌顶至踵，谓之密什雀可。"又曰："汙浊之水，不以沐浴。"《新疆纪游》曰："即赴浴，亦不用澡盆。"此为大净也。《新疆图志》曰："哈萨克，晨起男妇趋水滨，浣手涤面，浴下体。行路者，届时觅水盥沐，无水则撮土代之。礼拜诵经，无日敢怠忽。"无水之处，始可土净，及见水也，仍以水净之。《新疆纪游》曰："缠头习惯，每早起床后，即提水壶赴

厕，洗涤私处。再用提壶，浇灌头面。盥洗不用盘匜。总以用过之水，不再使用。”净之为言洁也，用过之水，已不洁矣。此为小净也。

〔礼拜〕《海国图志》曰：“聚礼十拜，会礼二拜。”

〔聚礼之拜〕 宋周去非直夫《岭外代答》曰：“吉慈尼国，皆大山围绕。其国有礼拜堂百余所，内一所方十里，国人七日一赴堂礼拜，谓之除幭。”赵汝适《诸蕃志》曰：“吉慈尼国，自麻罗拔国，约一百二十程可到。有礼拜堂二百余，官民皆趋堂礼拜，谓之厨幭。”除幭，厨幭者，为阿拉伯语主牧尔之异译，谓聚礼也。《瀛涯胜览》曰：“古里国中，大半皆奉回回教门，礼拜寺有二三十所，七日一次礼拜。至日，举家斋浴，百事不干。巳午时，大小男子到寺礼拜，至未时方回。祖法儿国，如遇礼拜之日，上半日市绝交易。”黄省曾勉之，《西洋朝贡典录》曰：“古里国，国人修回回教者十之六。凡七日一礼拜，巳而往，未而归。”沈德符景倩《野获编》曰：“哈烈，惟重拜天之礼。凡拜天，若聚会，则择日行之。择日每七日为一转，周而复始。聚拜之所，筑以大土屋，众列班，其中一人大呼，则皆拜。”然谓择日者误也。《西域图志》曰：“每七日赴礼拜寺诵经一次，务集四人合诵，不论贵贱贫富皆然。”盖四人合而成聚礼也。《西陲要略》曰：“有礼拜寺而无像设，诵经其中，每七日辄为众诵经祈福一次。”《新疆图志》曰：“缠回，其教专祀天，七日礼拜，入寺诵经，谓之朱穆。汉回，七日一小会，谓之朱穆耳。”《固原州志》曰：“每七日一住麻。”朱穆、朱穆耳、住麻者，为主牧尔之对译，若波斯语，为阿的那也。《新疆纪游》曰：“七日礼拜，入寺诵经，于星期五行之。”《地球图说》曰：“至礼拜日期，亦以七日为例，但与耶稣教不同，回教礼拜日，在耶稣教礼拜后之第五日也。”七日为例者，亦《易》之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此为七日之聚礼。

〔五时之礼〕《海国图志》曰：“晨礼四拜，晌礼十拜，晡礼四拜，昏礼五拜，宵礼九拜。”《瀛涯胜览》曰：“忽鲁谟斯，国王国人皆奉回回教门，尊敬诚信，每日沐浴斋戒，五次礼拜。”《西洋朝贡典

录》曰:“忽鲁谟斯,其王修回回教,日五度而拜天,恒斋沐。”《西域图志》曰:“回人尊敬造化之主,以拜天为礼,每城设礼拜寺,日诵回经五次。初次寅时,二次未时,三次申时,四次酉时,五次戌时。拜毕则宣赞,其义略云,至尊至大,无极无象,无比无伦,大造化天地主。凡有职之人,与夫诚心守教法者,莫不如是。”《回疆风土记》曰:“阿浑人等,西向礼拜讽经,谓之纳马兹。其纳马兹,均于日将入,及五鼓并巳未等时。日凡五次,率以为常。”纳马兹,为波斯语礼拜也。《西域水道记》曰:“每日寅、未、申、酉、戌,五时诵经咒。”《新疆图志》曰:“每日五次诵经,谓之奶玛子。日未出谓之傍不得,未时谓之撇绳,酉时谓之的格尔,日落后之沙玛,戌时谓之火不得。入寺礼拜,必解履门外,此西俗之大同者。”奶玛子,犹纳马兹,兹非云诵经也。傍不得、撇绳、的格尔、沙玛、火不得。皆波斯语,犹晨、晌、晡、昏、宵五礼。若阿拉伯语,为乌剌伐吉剌、乌札租哈剌、乌剌阿夏剌、乌剌麻古里布、乌剌伊夏。又曰“哈萨克,一日五诵经,游牧无寺院,面西方礼拜”。面西而拜者,以阿拉伯之克尔白,在中国之西故也。在其西者则东向,南则北,而北则南矣。《新疆纪游》曰:“每日五次诵经拜祷,谓之纳马兹,观之如同跪拜,活动筋骨。日昧旦即起,按照经典所昭示,黎明之拜祷,最为重要,无非劝勉后人,夙兴而已。”黎明为平旦之气,然五时之礼,皆属天常也。又曰:“礼拜谓之纳马兹,第一次于日未出时行之,最不可阙。其礼拜手续,为举意、抬手、站立、念经、鞠躬、叩首、归坐。男女老幼行之。”举意在拜之先,犹定性也。此为五时之礼,是皆言天常之礼拜。阿拉伯语萨拉特者也。

〔斋戒〕　宋周密公谨《癸辛杂识》曰:“凡把斋月,但见新月则把起。次月,见新月则开斋。”《野获编》曰:“哈烈,每岁二月十月为把斋月,昼不饮食,至暮乃食,周而始食。”斋期为回历九月,此言之误也。《回疆风土记》曰:“回民过年之前一月,即把斋。凡男女十岁以上,皆黎明后不得饮食,甚至津液亦不敢下咽,方为善把。日

落星全，方恣意饮啖，但不得饮酒近妇人。至次月初一或初二，总以望见新月如钩，则开斋过年矣。”女子成年以九岁为始，男子为十二岁，而斋期又误矣。《西陲要略》曰：“过年节谓之入则，先期三日必把斋，不茹荤，不杀生。把斋，于日出闭斋，至日落星全，方饮啖。”入则，为波期语斋戒，言三日者牺牲节也。《元史译文证补》曰：“致斋一月，终日不饮不食，不浴不唾，屏退妇女，谢绝世务，或缄默竟日，至暮乃饮食，次晨亦如之。正月初十日，谓之阿叔喇节，致斋一日。”正月初十日为回历，谓不浴者非也。《新疆图志》曰：“有长斋期，一月始毕。期内早晚不饮不食，必日落星灿，始敢授餐。禁食之末日，开斋过年，谓之小年。越七十日，始过大年。男女老少，著新衣美服。依麻目，率众西向诵经。祷祝礼毕，握手相庆。”依麻目，犹以玛牧，阿拉伯语为一方教导者。越七十日为牺牲节矣。又曰：“汉回，弥月斋事毕大会，越七十日又大会。会之日无贫富贵贱长幼，皆澡身盛衣冠，入寺序跪，听赞颂。缠回，先期四十五日，以葫芦然膏，悬之高杆。阿浑诵经，众人罗拜，谓之巴把提。又十五日斋戒，昼禁饮食，谓之若兹，言斋期也。弥月开斋度岁。如是者七日，谓之若兹，爱依提。又七十日刲羊祭教祖先世，谓之古尔巴，爱依提，即一岁之终也。”巴把提，为波斯语赦日。若兹，犹入则。爱依提，阿拉伯语为会之义。古尔巴，为亲临。刲羊非祭也。《固原州志》曰：“扣足一岁，先期必封斋一月，昼不炊饪，见星而食，请阿訇诵经，谓之而的。开斋百日后，入寺行礼，谓之小而的。”而的，犹爱依提，七十日后为牺牲节，谓百日者误也。《新疆纪游》曰：“每十二月中，斋戒一月，白昼禁止饮食，弥月开斋度岁。”此误以九月为岁腊，是言天常之斋戒，阿拉伯语苏屋木者也。

〔捐廉〕《诸蕃志》曰：“有番商，曰施那帏，大食人也。轻财乐施，有西土气习。”《瀛涯胜览》曰：“忽鲁谟斯，风俗淳厚，故无贫俗之家，或一家遭祸致贫，众皆赠以衣食财物而救济之。”《回疆杂咏》曰：“三五成群，沿门求乞，无弗与者。吗哈木音敏，遗教布施此等

人也。"《新疆图志》曰:"其教重爱群合众,有不能自存活者,相与助赀财,谋生聚。遇糊口远人,赀而遣之。"是言天常之捐廉,阿拉伯语则卡德者也。

〔觐见〕《西域图志》曰:"回部西有默克、默德纳,为回回祖国。回人凡终身必亲往礼拜一次,以答鸿庥。办装裹粮,往还期以三年。"《瀛环志略》曰:"麦加、麦地拿,皆在红海之滨。每岁诸回,来两地礼拜,南洋、西域、泰西、阿非利加,近者数千里,远者数万里,接踵膜拜,以数万计。"《新疆图志》曰:"其走谒摩罕默德墓者,谓之阿吉。"阿吉者,汉直之异译也。又曰:"朝汗之地,有二处。一,麦加,即摩罕默德降生之地。其地有大黑石,周里许,作殿其上,规模宏敞。殿中开瓦櫺,上使日月之光,透临圣座。墙周一百五十丈,高七尺有奇。正殿门四十有一。燃玻璃灯以六七千计。地铺氍毹,庐苑相属,附殿多建礼拜寺,四面浮屠七,中空有路,可盘旋而上。凡进殿礼拜,必沐浴裸体缠白布。殿侧有甘井涌流,谒圣者,又必先饮而后膜拜。四方往朝男女,每岁无虑数十万。叩祝以五日为期。距殿六十里许有一山。曰儿勒巴特,有大阿浑乘白驼独上绝顶,团坐念经。往朝者,皆罗拜其下,傍晚咸还,憩于距殿四十里之山,曰密喇。叩祝之日,天气清明,虽雨必霁。殿内侍香火者三百人,燃灯拂尘者千余人,敛尸骸者七百家。有依麻目,三百六十人。墨总,七百人。发信念经者,皆由土耳其政府按给衣粮。额设防兵三千,并派土著头目协洽。殿宇三面依山,一面濒水,沙淤土瘠,不产五谷,惟松柏槐杨葡榴枣果,蔚然扶疏而已。一,默德那,即摩罕默德墓茔所在。其地城郭高巩,周四十余里,涂以白垩,堞以赭石砌之。门十,皆衣以铁。风景人物,与麦加同,惟地临海湾,半属沮茹薮泽。坟上以铜铁铸栏杆围之,上建重阁,环建礼拜寺,各高十丈,并竖玉柱十八根。四面宝塔五座,晚间内外燃琉璃灯以三千计。坟前设巨燎二,各重五百斤,铁肩架之,地铺丝毡千幅,华丽炫目。寺内依麻目与墨总七百二十人,侍墓三百

人，燃灯扫地铺毡者一千五百人，收尸敛骸者百人，寻常礼拜领拜者三百六十人，侍茶水者五百人，额设防兵一万二千人。防兵饷糈侍墓人役衣粮，暨油烛器用，皆出自土耳其政府。此二处彼教均称圣地，教徒以得瞻拜为荣。"墨总，犹穆安静。默加、默德那，今属汉志国矣。朝汗者，往觐也。以玛牧率领而拜，科头跣足，不著缝制之衣，以布二幅，一披于肩，一围于腰，所谓遂我初服。是言天常之觐见，阿拉伯语汉直者也。

〔**嘉礼**〕 至婚丧之礼。《瀛涯胜览》曰："忽鲁谟斯，凡婚姻丧祭之礼，皆导依教规而行。如娶妻，先用媒妁以通，礼讫，其男家即置席请加的。加的者，掌行规矩之官也，即主婚人乃与亲族长者。写两家三代乡贯来历为婚书。写定，然后方择日成婚姻之礼。否则官法皆以犯奸论罪。"《新疆图志》曰："缠回，配偶之制，惟同出不婚。纳采纳征，丰约视家有无。事定，则延阿浑诵经。"又曰："汉回，婚姻皆家长主之，行媒缔之。问名纳聘，以茗一缄银一器为礼，纳征丰俭，视家有无。父母诫女于室，女拜辞，以幪巾幂首登车。抵家，下车入室，夫妇并坐帏中，延老妇之通经典者，为教夫妇之道。"回教婚礼，父母主之，媒妁缔之，男女同心，纳征成之。及结缡之时，而礼拜寺教长诵经以证之。教以妇事翁姑及相夫之道，而为夫者当率其妇以孝其亲也。《固原州志》曰："回民议婚，先请媒妁通姓氏，惟不避同姓。议妥纳茶果耳环，祇告寺神，不立庚帖。更择日送衣料奁物，告以婚期。至期，媒妁至女家接婚，送羊麦清油等物，多不亲迎。其用车轿马驴，视富贫有差。婚之夕，先告上天，必请阿訇念回经，然后合卺。次日，子妇均先盥沐，用水壶自顶至足，以水直盥毕，见翁姑尊长邻右以揖，吃喜筵油香，并分送戚党。"此误以主宰而为寺神上天也。《绥远归绥县志》曰："回俗须媒妁三人，掌教一人，方能议婚。男女主婚人如同意，握手为信，不立婚约，不亲迎，无鼓乐。新妇下轿，由其兄弟行抱人洞房，不见亲友，待阿衡来为之诵经、赞圣。及夕，新郎询新妇以八句原根，能答，始

行成礼。”《黑龙江志稿》曰：“回族婚娶，初由媒妁通议，继则阿訇主盟，男家请阿訇及媒妁往女家订结婚之议。阿訇为两家订盟，有渝此盟，神明殛之。盟毕，乃过小礼，给手镯耳环脂粉茶果等物。次过大礼，仍用手饰成衣布匹米面羊只等物。吉期行亲迎礼，新郎披红插花乘马，拜阿訇。至岳家，入门之际，男女童皆持喜果，递于新郎。迎妇至家，两家主婚者及媒妁，分左右入座，新夫妇同跪，阿訇遍书经名，且讲演结夫妇之义。诵经一通，用喜果遍掷屋内，新夫妇谢阿訇就宴，亲友相继入席。新妇入洞房，坐炕上面墙，谓之坐福。傍晚，男女集新房，陪新夫妇食长寿面。翌晨，仍宴亲友，新妇依次拜谒。亲友尊长，皆有赐予，钱物不一，亦与民籍之所谓上拜者礼同。”然非其制也。

〔冠礼〕《归绥县志》曰：“回俗，子生之日，报礼拜寺，阿衡为诵经，起圣名。弥月百日或周岁，家人具酒食，延戚友为汤饼会。戚友备茶食衣料，若女婴则兼备首饰为贺仪。男女九岁沐浴礼拜，男子并行割礼。”沐浴礼拜，幼而学之，非自九岁始也。《新疆图志》曰：“汉回，男子年十二，女子八岁，谓之出幼，犹世所谓成年也。届期延师诵经，以谢造我之主，生我之亲。教之礼拜诸式，责以成人之礼。”成年之期，男子年十二以至十六，女子九岁而至十二也。

〔凶礼〕《癸辛杂识》曰：“回回之俗，凡死者专有浴尸之人，以大铜瓶自口灌水，荡涤肠胃，秽气令尽。又自顶至踵净洗，洗讫，然后以帛拭干，用纻丝或绢或布作囊，裸而贮之，始入棺敛。棺用薄松板，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其棺即日便出，瘗之。或间有至瘗所脱去其棺，赤身葬于穴，以死面朝西云。”谓荡涤肠胃者诬矣。面之朝西，犹礼拜之西向，示返本也。《瀛涯胜览》曰：“至若人死，则皆用极细白番布，以为大敛小敛之衣。用瓶盛净水，将死者之尸，从头至足，浇洗三次。洁净，却以麝香片脑填尸口，方敛毕。舁入棺内，即日埋葬。其坟则以石砌，穴下铺净沙五六寸。舁至，则去其棺，止将尸置石穴内，盖以石板，筑厚土为坟，甚简净也。”是沙

地而不能成圹，故先砌以石，再藉以沙铺之。《西洋朝贡典录》曰："忽鲁谟斯，丧礼以细白布为大小敛衣，瓶盛净水，三灌尸，以麝脑填口鼻，服衣入棺。坟以石砌，圹藉净沙五六寸，棺至出尸入圹，石板盖土，筑成隆阜。"又曰："西洋埋葬之礼，征举者鲜矣，此独能行焉，且往往符情合制，可尚也已。然居中国彝伦之地，有火其亲者，不有愧于斯邪。"《野获编》曰："哈烈男子缠以白布，丧则易以青黑。居丧百日，葬不用棺，以布囊裹尸瘗之。"《回疆风土记》曰："人死之日或次日，即舁至郊外瘗之。无棺椁，衣衾唯白布缠尸而已。所属亲戚往吊念经，各以所有，尽力资助，请阿浑人等念经。凡亲戚之所资助及死者所遗衣物，尽散于众，以邀冥福。以冥福之厚薄，在物散之多寡也。"《西陲要略》曰："居丧无服制，惟屏红绿，著黑布而已。贫者以白布缠尸，舁而瘗之，富者或敛以棺，起坟多肖棺形，或开穴，或绿琉璃为饰。率在孔道之旁，谓往来人多为之念经祈冥福。"云有棺者误也，回教以土葬，固无棺也。中国汉时有行之者，《后汉书》曰："庐植，字子干，涿郡涿人也。能通古今学，初平(献帝)三年卒。临困，敕其子俭葬于土穴，不用棺椁，附体单帛而已。"是即土葬者也。《新疆图志》曰："其丧葬之制，人死延海兰达尔诵经，犹汉俗香火道人。即日以白布绞尸纳穴中，阿浑诵经，家人皆纯素冠带。"又曰："丧葬不棺，不立主，不献不祝。既属纩，诵经更衣，迁尸于床，覆以白巾。设浴床，浴者盥手撤衾，迁尸于浴池，以布覆下体，焚香传炉，执瓶沃水以浴。不梳发，不齐髭，不剪爪。妇人梳发，析二辫以绳束其末。覆衾袭敛，设袭床，藉席奠枕。敛者盥手，铺大敛，用布三幅，长等身，上下羸七寸，广四尺五寸。铺小敛于大敛上，布长如身齐，施香屑，铺衬衣，移尸于上，掩衬衣，涂冰片于额鼻手足及膝，加冠巾覆面，乃敛。妇著亵衣，施裹胸布一幅，络头用细白布，裂布为带，绷束以葬。葬不出三日，穿穴奠户，闭隧封墓。父母生没之日，诵经刲羊以祭，取膏煎麦馍为饦饦。分遗戚党，谓之油饷。死亡未有不收瘗者，不信堪舆巫觋，不演剧，不置木

偶。”身没则葬，不出三日者，以至圣奉安，未及三日，故皆不敢逾之也。《固原州志》曰：“回民凡遇丧事，始死，其子夫必告知舅岳之家来视。以水洗尸，请阿訇诵经。敛不用棺，不著衣，惟以布缠之。缠毕，有公置木匣一具，名曰塔布儿，葬于各寺公地。有名望者，或建拱拜，每祭日周年，必请阿訇诵天经，散油香，祭用羊。葬不择期，不得逾三日。请阿訇多各从门宦。其葬首必北枕，面必西向。亲丧三年释服，期功均如例。至助葬费名曰念经钱，更请阿訇写字经一幅，横贴尸前者，名曰都娃。”都娃，为阿拉伯语祈求之意也。《归绥县志》曰：“回俗，人将死及已死，俱由阿衡诵经，并以樟脑麝香红花，置水中浴尸。浴毕，取白布或白绫裹之，以公用棺舁赴公墓。无鼓乐冥器之属，葬不得过三日，墓无昭穆，以葬之先后为序。葬后，阿衡复来诵经，亲友亦来奠。死者衣物，子孙忌服用，上者送阿衡，次则施贫乏，亦有施财产于寺为亡人祈冥福者。丧主于日之出没，必赴墓向日拜，二年半乃止，少者亦必七日。”以净水浴尸，浴毕，涂以麝香。衣物施赠，子孙非忌之也。回教无祭礼之礼，谓赴墓向日而拜者，谬矣。《黑龙江志稿》曰：“回族丧事，孝服与汉人略同，惟无扎彩焚箔各仪式。初丧，炷香尸前，覆面以布，丧主哭于礼拜寺，谓之报寺。领取清水一盂，并请净匣，暨副木二具，形如棺，其底木可抽动，若箱屉然。副木不审木名，俗语谓之水溜子、干溜子。先置尸水溜子上，木中凹有孔，便于泄水。请清洁者二人，不饮酒吸烟者，为之脱去衣衾，此衣分给阿訇及浴尸之人，本家不留寸缕。浴尸之制，男尸男浴，女尸女浴，阿訇临亲，默诵经文。浴毕，移于干溜子上，熏擦香料，继团粳米饭塞鼻耳诸窍，敛以白布，或白绸缠裹之，覆以净匣。净匣者，上棺也，即棺之盖与墙也。干溜子者，净匣之底也。三日即殡，亲友咸吊发引，六人或十数人舁净匣加笼罩，阿訇前导，送至公立墓地埋葬。圹宽四尺，长六尺，或宽六尺，长则八尺。以木板为墙壁，亦有砌砖作甕圈式者。临圹去笼罩，张布为幕，乃启净匣入圹。孝子举哀，一人立圹中，人立墙

外,持曳裹布,即裹尸白布,纳尸圹中,或抬至圹上,抽底而落其尸。首北足南,面微西向,覆板加席。将覆土,孝子止哭,阿訇诵经,丧主前跪,谓之跪经。封土成冢,作长方式,上锐下宽。葬毕,还净匣于寺,亲友赙物,悉馈阿訇。葬后三日,再及七日,均请阿訇诵经,谓之走坟。富者诵至四十日,以经期之多为尽情。再阅四十日,期功之亲,咸薙发除孝。孝子服丧三年,祭祀请阿訇念经,此外别无祭法。平时不祭墓,如远行旋里,或送他人丧,经过先茔,则请阿訇诵经一通,以申哀慕。"丧制终年,谓以粳米饭塞窍者非也。《五大洲述异录》曰:"凡遇将死之人,其子孙必先尽去其衣,以衾覆之,慰以一心归主也,不必他虑。死后则幂厥面目,虽骨肉不能揭视。然后向寺中请教师至,取寺中水一担,为死者自顶至踵,洗剃洁净。富者以丝绵缠体,如裹粽状,贫者则用洋布代之。敛竣,孝眷始准入帷,共舁死者下棺。棺以四板合成,洞其底可以开合,不问贵贱老少,皆同此棺。盖俟舁至山中,下土后,仍可舁之回家,贮待再用也。坟如西式,用砖石为之,四周藏以檀香等末,以防尸化。坟前有教师数辈,为之诵经,并无七旬之礼,香烛之费,即遇大祥小祥,亦只请教师为死者诵经二天而已。"洗剃,殆为洗涤之讹也。《新疆纪游》曰:"死者速葬,取净水洗尸,以白布缠身,掘地为穴,舁尸其中,头北足南,面西向,垒土为墓,诵经而后返。"又曰:"缠回,丧葬之制,人死,延阿訇诵经,即日以白布绞尸,置木匣中,外饰锦罩。葬法先掘方井,深丈许,临井倒启匣,出尸掷下,视其向背。向上者吉,向下者凶,侧身者命不该尽,魂尚飘流。封土为坟。"何前后之说,相异之甚也。回教既不尚形家之言,焉有为人后者,遭父母之丧,哀毁之不遑,而忍以其亲之遗体而卜之者乎。

〔宾礼〕 而相见之礼。《西陲要略》曰:"见人无跪拜之礼,见尊长交手当胸,而顿其首,谓之阿斯拉木,惟纳马兹始跪拜。"《新疆图志》曰:"其仰天祈祷,跪而端手平胸诵经,谓之斗瓦。平民相见无跪拜礼式,遇尊长交手抚胸,俯首诵赛那玛坤,贴斯列海。"又曰:

“回民相庆吊,无叩首礼。”斗瓦,犹都娃。跪而端手者,诵经毕而祷之也。《新疆纪游》曰:“缠头相见礼,用双手交握后,再自摸其须,以为亲敬。下颔无须者,亦用手摸之。”又曰:“平民相见无跪拜礼式,遇尊长交手抚胸,俯首诵赛拉母,犹问安之意,再合手摸须,以为亲敬。”阿斯拉木赛那玛坤,赛拉母,为安色拉木而勒库目之异译也。

〔缠冠〕 宋周辉昭礼《清波别志》曰:“层檀,南海旁国也。贵人以好越布缠头,人之言语如大食。”《藩部要略》曰:“回人自呼白帽,曰达斯塔尔。”《新疆图志》曰:“阿浑之帽,上锐而高,檐以白布绽之,厚二三寸,脱帽为敬,入门必解履。妇女必以罳罽障面。皆古制也。”又曰:“惟寺中礼拜,戴棱冠,上锐下圆,五色皆备,而白者为多,以羊鹿皮及布褐为之,有古皮弁之遗风。市中贸易之徒,率戴白帽。”帽则以布缠首,称达斯塔尔。谓上锐而高,上锐下圆者,非阿拉伯之制,云脱帽者误也。《固原州志》曰:“阿訇,由各庄公送四角尖顶冠,长领袍,尚绿色,而回民寻常帽式,则多用白色者。”《新疆纪游》曰:“食必盥手,头必冠。”首之有冠者,中外礼之所同矣。

〔禁戒〕 其所禁者,物之死者,生物之血及豚彘也,皆以其浊而不食。《周易说卦》,坎为豕,为血卦也。贪狠暴戾者亦不食。饮酒、利贷赌博,所当禁者。烟所戒也。唐杜环《经行记》曰:“大秦国,有大食法,不食猪狗等肉。”又曰:“末禄国,不食自死肉及宿肉。”《西陲要略》曰:“俗忌食豕肉,他牲非其人自杀去血净者不食。”《新疆图志》曰:“不食彘,不饮酒。”清陶保廉拙存《辛卯侍行记》曰:“彼教不啖豕,恶其不洁,且有碍生育。医经、本草,多言豕性寒损人。彼教戒食之物甚多,如不饮酒,不吸烟。”《新疆纪游》曰:“惟禁食豕肉,并戒烟酒。”又曰:“性恶者不食,如虎鹰豕犬蛇蟹等类。《可兰经》所谓八戒者是,性乱如烟酒,性腐如自死物,皆所戒绝。”其言戒者是,而谓所戒为八者非也。《新疆图志》曰:“以醉

酒为耻，以贷贫民取息为大恶。"《新疆纪游》曰："缠民以醉酒为耻，以高利借贷为恶。"酒能乱人之性。利贷则蚀人以自肥，是故周公作《酒诰》，而孔子恶冉有之聚敛也。

第四章 历代史志

〔**回回**〕 阿拉伯回教国,西史名之曰萨拉森,而中国之称异矣。《唐书》、《宋史》曰大食。大食之名,始见《述异记》,而《唐书》录之。《宋史》采之《诸蕃志》。《辽史》则曰回回大食部。此回回之名所自始也。

〔**回回教**〕 《明史》曰天方。曰默德那,曰阿丹,称其教曰回回教,而所录者为《岛夷志略》、《咸宝录》诸书。

〔**天方教**〕 清季以《明史》为天方,亦称之为天方教。天方者,阿拉伯默加之克尔白,即《西使记》之天房。《岛夷志略》之天堂,盖称其地者而以名其国耳。

〔**史籍所载**〕 《旧唐书》曰:"大食国,本在波斯之西。永徽(高宗)二年,始遣使。其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腻,自云有国已二十四年,历三主矣。其国男儿色黑多须,鼻大而长,妇女白皙,亦有文字,好事天神,土多沙石,不堪耕种。龙朔初,击破波斯,又破拂菻,始有米面之属。又将兵南侵婆罗门,吞并诸胡国,胜兵四十余万。开元(玄宗)初,遣使来朝。其使谒见,唯平立不拜,自云在本国唯拜天神,虽见王亦无致拜之法。其时西域康国、石国之类,皆臣属之。其境东西万里,东与突厥施相接焉。"《新唐书》曰:"大食,本波斯地,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皙,出辄障面,日五拜天神,银带佩银刀,不饮酒,有礼堂容数百人。土硗砾不可耕,猎而食肉。灭波斯,破拂菻,始有粟麦仓庾。南侵婆罗门,并诸国,康、石皆往臣之。其地广万里,东距突骑施,西南属海。永徽二年,大食王瞰密莫末腻始遣使者,自言王大食氏,有国三十四年,传二世。开元初,复遣

使，谒见不拜，有司将劾之。中书令张说谓殊俗慕义，不可寘于罪。玄宗赦之。使者又来辞曰，国人止拜天，见王无拜也。"噉密莫末腻，为阿拉伯语，乃回教之领袖。而洪钧文卿谓为"信从者之愿"。然大食非姓也，立国三十四年，当为第三世哈里发鄂斯曼时。《新唐书》谓传二世者误矣。《宋史》曰："大食国，据有波斯之西境，其王盆泥末换之前，谓之白衣大食。阿蒲罗拔之后，谓之黑衣大食。广州言大食国人无西忽卢华，百三十岁，耳有重轮，貌甚伟异，其国部属各异名，故有勿巡，有陀婆离，有俞卢和地，有麻啰跋等国，然皆冠以大食。其国地雄壮广袤，天气多寒，民居屋宇，略与中国同。市肆多金银绫锦，工匠技术，咸精其能。"洪钧文卿谓"其俗谓子曰本统，子孙则曰本泥"。盆泥末换，为翁米亚代。阿蒲罗拔，乃阿蒲阿拔斯之异译也。《辽史部族表》曰："耶律大石，率众西去，自立为帝，所历诸部，有回回大食部。"耶律大石者，辽太祖八世孙，世号西辽也。《元史》曰回回，曰西域，以其居中国之西故也。《明史》曰："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曰默加。天方于西域为大国，四时常似夏，无雨雹霜雪，惟雾最浓，草木皆资之长养。土沃，饶粟麦黑黍。人毕颀硕，男子削发，以布缠之。妇女则编发盖头，不露其面。相传回回设教之祖，曰马哈麻者，首于此地行教，死即葬焉。墓顶常有光，日夜不熄，后人遵其教，久而不衰。故人皆向善，国无苛扰，亦无刑罚，上下安和，寇贼不作，西土称为乐国。俗禁酒，有礼拜寺，月初生，其王及臣民咸拜天号呼称扬以为礼。寺分四方，每方九十间，共三百六十间，皆白玉为柱，黄甘玉为地。其堂以五色石砌成，四方平顶，内用沉香大木为梁，凡五。又以黄金为阁，极其壮丽，其崇奉回回教如此。马哈麻墓后有一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飓风取水洒之，即息。"又曰："默德那，回回祖国也，地近天方。相传其初国王谟罕蓦德，生而神灵，尽臣服西域诸国，诸国尊为别谙抚尔，犹言天使也。国中有经三十本，凡三千六百余段，其书旁行，兼篆草楷三体，西洋诸国皆用之。其教以事天为主，

而无像设，每日西向虔拜，每岁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易常处。隋开皇中，其国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始传其教入中国。迄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不替。国中城池宫室市肆田园，大类中土。有阴阳星历医药音乐诸技。其织文制器尤巧，寒暑应候，民殷物繁，五谷六畜咸备。尝以白布蒙头，虽适他邦，亦不易其俗。"是以默加、默德那而分纪之。马哈麻，谟罕蓦德，皆至圣之译名也。别谙扶尔乃别谙拔尔，为波斯语。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犹言圣人之徒，斡葛思之子撒阿的。然是时至圣尚潜德幽光，未乘六龙，谓隋开皇中者误也。所谓圣陵在默加，经为三千六百余段者，亦非也。寺之四方者，示天下以中极，四方之人，所拜之向，当趋于是。譬如北辰，而众星共之。斯即默加、克尔白之所在矣。宋王溥斋物《唐会要》曰："大食，本在波斯之西，其王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尼，文字旁行，日五拜天神。"清龙文彬筠圃《明会要》曰："阿丹、默德那，皆天方也。而《明史》分三传，盖方其盛时，皆并于天方，其后分为数国，而教仍一教。"阿丹，属阿拉伯，南部滨海之地，东接海达拉毛，西连也门，扼红海之口，今作亚丁。《明史》曰："阿丹，在古里之西，顺风二十二昼夜可至。王及国人，悉奉回回教。"是也。

〔类书〕　唐杜佑君卿《通典》，宋郑樵渔仲《通志》，马端临贵与《文献通考》，皆曰："大食国，在波斯之西，初王已死，次传第一摩首者，今王即是第三，亦有文字，与波斯不同。"第一摩首者，殆者谓第一世哈里发，阿布伯克也。《续通典》则以大食、天方、默德那，而分言之。不知《明史》之天方、默德那，犹《唐书》之大食。而又译至圣之名曰玛哈穆特，默德那为默德讷。《续通志》录《宋史》而言。《续文献通考》曰："默德讷，回回祖国也。以《一统志》考之，回回土地已隶入版图。"不知默德那在默加之北，相距六百里，固未尝入中国之疆场也。《清通考》曰："《两汉西域传》，于城郭诸国，皆备述其风土之异，而独未详回教所自始。唐时于阗国，灭莎车，服疏勒，于山南诸国中为最大。《唐书》谓其俗重佛法，王尤信，当设斋日必亲自

洒扫馈食。石晋唐居诲使《于阗记》谓其喜鬼神而好佛。已近于今之回教矣。”是误以于阗为阿拉伯，误佛教而为回教。一代典章，纰缪甚矣。《太平御览》曰：“大食国，西邻于大海。”《册府元龟》曰：“大食国，本在波斯国之西，后众渐盛，遂据波斯西境。”又曰：“大食国，在南海中。”《渊鉴类函》分记大食、天方、默德那。《古今图书集成》以苏门答腊附大食之后，而天方、默德那，别言之。《正字通》曰：“回回，国名，西域大食国种也。”

〔**地志**〕 明《一统志》曰：“天方国，古筠冲之地，旧名天堂，亦名西域。风景融和，四时皆春，有回回历，与中国历前后差三月。”又曰：“默德那国，即回回祖国也。初国王谟罕蓦德，生而神灵，有大德，臣服西域诸国。诸国尊号为谙拔尔，犹华言天使云。隋开皇中，国人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始传其教人中国。其地接天方国，国人尊信其教，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清《乾隆一统志》，以天方国附土鲁番之后，为西域古迹。默德那，属叶尔钦，即古于阗国。《嘉庆一统志》以天方国附痕都斯坦，谓：“天方国为回人祖国，在今回部之西，其地绝远，附载卷末，以资考证。”略默德那而不言，然其谓：“痕都斯坦，汉以来为罽宾国，在拔达克山西南，爱乌罕东南，与北印度国交界。”爱乌罕，为阿富汗，是诚不知天方与土鲁番、于阗、罽宾，相去其几何里也。”

〔**私家撰记**〕 唐杜环《经行记》曰：“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其士女瑰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断饮酒，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坐为众说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法唯从宽，葬唯从俭，郛郭之内，里闬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琉璃器皿，输石瓶钵，盖不可算数，粳米白面，不异中华。其气候温，土地无冰雪。今吞灭四五十国，皆为所役属，多分

其兵,镇守其境,尽于西海焉。"杜环曾亲至其地,故其言之详也。《辛卯侍行记》谓:"暮门都,为至圣谟罕蓦德之名急读之音。亚俱罗,即阿剌伯。"《新唐书》谓"大食之西有苫者,亦自国,有大川,东流入亚俱罗"。近冯承钧《史地丛考》谓"亚俱罗为苦法,苫为叙利亚之对音"。《经行记》已不传,谨载《通典》中。杜佑君卿谓:"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玄宗)十载至西海。宝应(肃宗)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其居大食也,盖十余载矣。贾耽敦诗《四夷述》曰:"隋开皇中,大食族中有孤列种,代为酋长。孤列种中,又有两姓,一号盆尼夷深,一号盘泥末换。其夷深后有摩诃末者,众立之为王。摩诃末后十四代至末换,残忍其下。有呼罗珊,举义兵,求夷深种阿蒲罗拔立之。末换以前,谓之白衣大食,阿蒲罗拔以后,改为黑衣大食。"摩诃末者,译至圣之名也。《四夷述》今亦不传,然《唐书》、《唐会要》俱录其文。惟《旧唐书》谓"一号盆泥奚深,一号盆泥末换"。《新唐书》谓"一曰盆尼末换,二曰奚深"。此其不同也。宋乐史子正《太平寰宇记》曰:"大食国,其境东西万里,与突厥骑施相接。"周去非直夫,《岭外代答》曰:"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余所,知名者,特数国耳。有麻离拔国,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博买、苏木、白锡、长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此国。国王官民皆事天,以金银为钱,巨舶富商皆聚焉。"又曰:"麻离拔,为大食诸国之都会。有麻嘉国,自麻离拔国西去陆行八十余程乃到。此是佛麻霞勿出世之处,有佛所居方丈,以五色玉结甃成墙屋,每岁遇佛忌辰,诸国前来就方丈礼拜,并他国官豪,不拘万里,皆至瞻礼。方丈后有佛墓,日夜常见霞光。有白达国,系大食诸国之京师,其国王则佛麻霞勿之子孙也。"赵汝适《诸蕃志》曰:"大食,其国雄壮,其地广袤,国都号密徐篱,或作麻啰拔,据诸番冲要,街阔五丈余,就中凿二丈,深四尺,以备骆驼牛马驮负物货。左右铺砌青黑石板,尤极精致,以便来往。民居屋宇,与中国同,但瓦

则以薄石为之。市肆喧哗,金银绫锦之类,种种萃聚。王与官民皆事天。有佛名麻霞勿,七日一削发剪甲,岁首清斋念经一月,每日五次拜天。"又曰:"麻嘉国,自麻啰拔国西去陆行八十余程方到,乃佛麻霞勿所生之处。佛居用五色玉甃成,每岁遇佛忌辰,大食诸国,皆至瞻礼。其居后有佛墓,昼夜常有霞光。"又曰:"白达国,系大食诸国之都会。有麻啰拔国约陆行一百三十余程,过五十余州乃到。国极强大,军马器甲甚盛。王乃佛麻霞勿直下子孙,相袭传位,至今二十九代,经六七百年,国人相尚以好雪布缠头及为衣服。七日一次削发剪爪甲,一日五次礼拜天,遵大食教度,以佛之子孙,故诸国归敬焉。"麻霞勿,异译至圣之名也,然谓佛者皆误矣。麻嘉,为默加。白达,为报达。麻离拔,麻啰拔,《诸蕃志校注》谓海达拉毛之马来波。密徐篱,为阿拉伯语称埃及为密苏尔也。洪遵景严《钱志》曰:"大食国,钱以金为之,面文象形,形制甚小,余至南海尝见之。"而《西清古鉴》,录其文也。元刘郁《西使记》曰:"报达之西,马行二十日,有天房,内有天使神,胡人之祖葬所也。"马可孛罗《游记》曰:"阿丹国,有港口,由印度所来之船,皆寄泊港内。"汪大渊焕章《岛夷志略》曰:"天堂,地多旷漠,即古筠冲之地,又名西域,风景融和,四时皆春也。田沃稻饶,居民乐业,有回回历与中国授时历前后至争三日,其选日永无差异。气候暖,风俗好善,男女辫发,穿细布布衫。"明马欢宗道《瀛涯胜览》曰:"天方国,自古里国开船,投西南申位,行三个月到本国。马头,番名秩达。自秩达往西行,一日乃到。其王所居之城,番名默加国,其圣人始于此国阐扬法教,至今国人悉遵教规行事,纤毫不敢有所违犯。其国人物皆丰伟俊美,男子长衣缠头,其足著皮鞋,妇人则俱戴盖头,而莫能得见其面。说阿剌卑言语,国法禁酒,民风和睦,无贫难家,皆遵教规,犯法者少,实乃极乐之界。婚丧之礼,皆依教规而行,家无异俗。自此再行大半日,到天堂礼拜寺。其堂番名恺阿白,外周垣城。其城有四百六十六门。其门之两旁,皆用白玉石为柱。其柱共四百

六十七个。前计九十九个，后计一百一个，左一百三十二个，右一百三十五个。其堂以五色石垒砌，四方平正，用沈香木五条为梁，以黄金为阁。每年十二月十日各番回回人，甚至路远一二年者，皆到此堂礼拜。其处气候四时常热如夏，并无雨电霜雪，夜露甚浓，草木皆藉露水滋养。又西行一日，到一城名蓦底纳，有马哈麻，圣人灵寝，正在城内，至今墓顶毫光日夜侵云而起。墓后一井，水清甜，番名阿卜糁，凡下番之人，取其水藏船内，或遇飓风，即以此水洒之，风浪随手顿息。”又曰：“阿丹国，开船投正西兑位，好风行一月可到。其国边海，去山颇远，国富民饶，其言语习阿剌壁。”言之亦已详矣。秧达、恺阿白、蓦底纳，为热他、克尔白、默德那之对译。阿剌卑、阿剌壁，犹阿拉伯。十二月十日为牺牲节，即觐见也。阿卜糁井，在默加，克尔白之东南。而误记为默德那矣。《四库全书总目》，以马欢作马观，其《题要》云：“《涯瀛胜览》一卷，明马观撰，观不知何许人。”然黄勉之自述其《典录》曰：“西洋之迹，著自郑和，永乐(成祖)初，为内侍，命和为使，贰以侯显，妙择译人马欢辈从之行。”由是观之，马欢亲至其地，从郑和行也。勉之为明武宗正德时人，其言可信，而明史《艺文志》亦作马观。可见考证之非易矣。费信《星槎胜览》曰：“天方国，其国自忽鲁谟斯四十昼夜可至，其国乃西海之尽也。有言陆路一年可达中国。其地多旷漠，即古筠冲之地，名为西域，风景融和，四时皆春也。田沃稻饶，居民安业，男女穿白长衫。男子削发，以布缠头，妇人编发盘头。风俗好善，酋长无科扰于民，亦无刑罚，自然淳化，不作盗贼，上下安和。古置礼拜寺，见月初生，其酋长与民，皆拜天号呼称扬以为礼，余无所施。其寺分为四方，每方九十间，共三百六十间，皆白玉为柱，黄甘玉为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余，曰汉初时天降也。其寺层次，高上如塔之状，每至日落，聚为夜市，盖日中热故也。”又曰：“阿丹国自古里国顺风二十二昼夜，可至其国。傍海而居，草木不生，田肥种植，粟麦丰盛。垒石为城，砌罗股石为屋，三四层高，厨房卧室，皆在其

上。风俗颇淳,民下富饶,男女卷发,穿长衫。妇女出则用青纱蔽面,木帽兜头,不露形貌。”黄省会勉之《西洋朝贡典录》曰:“天方国,在古里西南,可二万里,王城本名默加国,而又谓之天方。其王修回回教,其俗和美而富。见月之初生也,上下皆稽首而礼天。男缠首长衣,足有皮鞋,女盖首,面不露。其语用阿剌毕,国有酒禁,其婚丧悉用回回礼。其礼拜之寺曰天堂,其堂四方而高广,谓之恺阿白。以黄金为佛像,以玉为座。堂之周如城,以五色石垒砌成之。门四百六十有六,其堂以沉香为梁,以白玉为柱。柱凡四百六十有七。前之柱九十有九,后之柱一百有一,左之柱一百三十有二,右之柱一百三十有五。他国至堂而焚香也,岁一至,不远万里而来,以十二月十日为期。每年此日诸国回回人,虽海行一二年远道者,亦至此堂礼拜。其土气恒燠,无雨雹霜雪,草木常不零落。其国西行百里,曰蓦底纳城,城之东,曰谟罕蓦德神人之墓。墓顶有五色光,旦夕辉煌不绝。墓后有井,其名阿必糁糁,其味甘美,能息波涛。泛海者必汲藏于舟,遇飓风而洒之也,波涛随息。宣德(宣宗)中,使郑和至西洋,并画天堂图一册回京。”又曰:“国史以默德加,别于天方。而欢云即其地,余详考之。谟罕默德,默德加王也。而天方之西,有其墓焉。则一国二名者矣。”又曰:“阿丹,在古里西可六千里。其国滨海,以石为城。”默德加,为默德那之异译。圣陵在城之中,乃寺之东南。谓克尔白,有佛像者非也。然谓天方、默德那,一国二名者信矣。

〔**教门**〕　丘濬仲深曰:“默加国者,即所谓天方也。城中人物,大异于常,俗尚和美,民物繁富,而无贫苦者。物产珍美,色色有之,罔有欠缺,且地无雨雪霜雹,惟夜霔浓雾,以滋物生。浮屠氏所谓极乐世界,似指是欤。”又曰:“回回国,在玉门关外万里。陈隋间入中国,金元以后,蔓延滋甚,所至辄相亲,守其所谓教门者尤笃。”谓陈隋间入中国,亦言之未审矣。《徐霞客游记》曰:“其家(马云客)乃教门,举家用牛不用豕。”又曰:“闪(继迪)、马(元中)俱教门,

不食猪而食牛。”回教而称教门者，又权与于明。茅元仪止生《武备志》曰：“天方谓古筠冲地，旧名天堂，又名西域。俗用回回历，风景融和，即回回祖国。初国王谟罕蓦德生圣灵，诸国尊为别谙拔尔，国中有佛经三十藏。”谓佛经者误也。艾儒略《帜方外纪》曰：“回回，中国之西北，出嘉峪关，过哈密、土鲁番，曰加斯加尔。自此以西，曰撒马儿罕，曰革利哈大乐，曰加非尔斯当，曰杜尔格斯当，曰查理，曰加木尔，曰古査，曰蒲加剌，皆回回诸国也。”又曰：“百尔西亚西北诸国，皆为度尔格所并，内有国曰亚剌比亚。”度尔格，为土耳其。亚剌比亚，为阿拉伯。百尔西亚，为称波斯之异译也。清魏源默深《海国图志》曰：“巴社国，又名巴尔齐亚。”以大食附之。巴社，亦称波斯也。又曰：“阿丹国，一作阿兰，一名阿腊比阿。”阿腊比阿，为阿拉伯之异译。

〔记载之异〕　而说之异者。梁任昉彦升，《述异记》曰：“大食王国，在西海中，有一方石，石上多树，干赤叶青。枝上总生小儿，长六七寸，见人皆笑，动其手足，头著树枝，使摘一枝，小儿便死。”此孟子所谓齐东野人之语也。然彦升为南朝梁武帝时人，而阿拉伯回教国纪元于唐武德，相距近百载，《唐书》竟录其文，而称其国为大食，亦已异矣。《旧唐书》曰：“又尝遣人乘船，将衣粮入海，经八年，而未及西岸。海中见一方石，石上有树，干赤叶青。树上总生小儿，长六七寸，见人皆笑，动其手脚，头著树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儿便死。收在大食王宫。”《新唐书》曰：“传言其国西南二千里，山谷间有木生花，如人首，与语辄笑则落。”此非不察之故欤。而洪钧文卿《元史译文证补》谓：“古时阿剌比人，游牧西里亚者，西里亚人称之若曰大抑，继而波斯人称之若曰大希，其后阿昧尼亚人、突耳基斯单人，称之若曰塔起克。大抑、大希、塔起，与大食音类。《唐书》大食之称，盖由于此。”《新元史》从其说。西里亚，为叙利亚。突耳基斯单，为土尔其斯坦。此故为之辞，不同而强之同也。近冯承钧译费琅《苏门答剌古国考》曰：“大食一名，固为阿剌

伯之称，但似亦为南海或恒河以东一地之号。”宋叶隆礼渔林《契丹国志》，有大食国、小食国。《岛夷志略》曰：“特番里国，居西南角，名曰小食。宫场深遂，前有石崖，当关以守之，后有石洞，周匝以居之。”是大食国而又有小食国矣，其将何辞以解之也。《癸辛杂识》且谓：“刘汉卿尝随官军至小回回国，去燕数万里。”盖唐时人以阿拉伯在中国之西，西尽于海，而《述异记》谓大食王国在西海中，其地同也，故误以名之。

〔**记载之谬**〕 而其谬者，明罗曰褧尚之《咸宾录》曰：“默德那，即回回祖国也。初国王谟罕蓦德，生而神灵，臣服西域诸国，尊为别谙援尔，华言天圣也。国中有佛经三十藏，书兼篆草楷。隋开皇中，国人撒哈八·撒阿的斡葛，始传其教入中国。其地接天方，城池宫室，田园市肆，大类江淮间。寒暑应候，亦有阴阳星历医药音乐诸技艺。”又曰：“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其地风景融和，四时皆春，居民安业，俗好善，无科扰于民，故无贫难，无盗贼，故自然淳化，乃极乐之界也。国内有礼拜寺，寺分为四方，方各九十间，皆白玉为柱，黄玉为地。地中黑石一片，每岁十二月十日各番回回人，虽万里之外，亦来礼拜。其山川古迹，蓦底城内，有前国王墓，墓顶日夜放光，侵云而起。墓后一井，名阿必糁，水可止风，与圣水同。”又曰：“苏门答腊，汉之条支，唐之波斯、大食，皆其地也。大食王者，其先亦波斯人也。唐永徽初，复遣使者，自言王姓大食氏，波斯国人。大食族中，有摩诃末者，众立为王，号白衣大食，传十四世，故王孙阿蒲罗拔为王，更号黑衣大食。”又曰：“有默加国，其先荒野，大食有祖师蒲罗哞居其地，取妻生子，曰司麻烟。生时以足蹙地，清水涌出，顷之，遂成大井。后泛海遇风波者，以此水洒之，无不顿止。”是以大食、天方、默加、默德那，而四记之，其误可知矣。然《唐书》未尝云至圣为波斯国人，且白衣大食为翁米亚代，亦非至圣时也。苏门答腊，属马来群岛，在亚洲之南，印度之东，而阿拉伯在印度之西。谓苏门答腊曾属大食则可，谓大食为苏门答腊，亦未

可也。张燮《东西洋考》曰："哑齐，即苏门答剌国，一名苏文达那，西洋之要会也。其先为大食国，盖波斯西境也。"此误大食为苏门答腊，又谓其在波斯西境。清陆次云云士《八纮译史》曰："苏门答腊，一名须文达那，汉条支，唐波斯、大食地也。有白衣大食、黑衣大食二种。默德那，即回回祖国。天方，古筠冲地。货物甚多，至夜方市，以日中极热故也。"陆凤藻《小知录》，以大食为苏门答腊。天方，古鞣鞨地，乃西海尽处。此皆由《咸宾录》之误之也。邵远平戒三《元史类编》、《续弘简录》皆曰："大食国，本波斯西境。默德那者，在西域之西。元太祖十九年师薄其城。天方国，旧名天堂，在默德那界。"然元师所至者，东大食之报达也。顾祖禹复初《读史方舆纪要》曰："元太祖铁木真时，又并西域。十五年入回回等国。回回，今西域默德那国也。"所误《元史类编》同矣。明顾炎武宁人《天下郡国利病书》曰："大食国域，在占城之西洋中，南接目连所居宾童龙国，东北接雪山葱岭，皆佛境也。"又曰："天方，即狮子国，不可知也。"其说又不同矣。清张玉书素存《外国纪》曰："天方国，在哈密西北，与回族近，不属于回，语言类回人，而性情各别。"此误解《职方外纪》回回在中国之西北故也。方式济屋源《龙沙纪略》曰："俄罗斯，古大食国。"盖指其南境而言。尤侗展成《外国竹枝词》曰："天方，古大食国。月初生，其王及民皆拜天叫佛。"谓天方为大食信矣，然谓叫佛者非也。纪昀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曰："相传回部祖国，以铜为城，近西之回部，云铜城在其东万里。近东之回部，云铜城在其西万里。彼此遥拜，无人曾到其地。"然清《嘉庆一统志》谓铜城在甘肃崇信县西，接平凉界，故魏源默深辨之曰："回部祖国，为天方、阿丹、默德那等地。在西印度西，红海之间。其地有教祖穆罕默德之墓，凡各国回人，皆岁往礼拜焉。在西藏之西八千余里，并非渺茫之城。《笔记》虽小说家言，然纪文达负张华博物之名，巩惑观听，故录而辨之。"

第五章 回纥源流

回纥,为突厥之别族,其先匈奴也。元魏时,号高车部,或曰敕勒。凡十有五种,有部落曰袁纥,亦曰乌纥,隋曰韦纥,《旧唐书》曰迴纥,《新唐书》曰回纥,其可汗尚肃宗宁国公主。德宗时,自请易纥为鹘,言捷鸷犹鹘然,故又称回鹘。回纥九姓,曰药罗葛、曰胡咄葛、曰咄罗勿、曰貊歌息讫、曰阿勿嘀、曰葛萨、曰斛嗢素、曰药勿葛、曰奚耶勿。药罗葛,可汗之姓也,新、旧五代史因之。《辽史》别为甘州、和州、沙州、阿萨兰、回鹘等称,以其散居耳,宋因之。宋洪皓光弼《松漠纪闻》曰:"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真破陕,悉徙之燕山、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惟居四郡外地者,颇自为国。"《元史》曰回鹘,而不分其处。清李光廷恢垣《汉西域图考》曰:"《唐书·回纥传》云,余众稍依庞特勒,时已居甘州称可汗,是甘州回鹘庞特勒种也。懿宗时,大酋仆固俊自北廷击吐蕃,尽取西州轮台等城,是西州回鹘仆固种也。《突骑施传》云,大历中,臣于葛罗禄,余众入回鹘,及其灭也。有庞特勒居焉耆地称叶护,是焉耆回鹘,又突骑施庞特勒种也。《长春西游记》云,赛蓝城三日,又行至一城,其王亦回纥也。此即石国,为唐末葛罗禄之地,是赛蓝回鹘,又葛罗禄种也。《辽史》本纪,有回鹘,有阿萨兰回鹘,其单称回鹘者,则甘州之族,其称阿萨兰者,则高昌之种。《宋史·高昌传》云,六年其王始称西州外生师子王阿厮兰汉。此即阿萨兰,盖以名为号。徽宗宣和四年,辽耶律大石西走北廷,假途回鹘至大食,亦即西州回鹘矣。此其大较也。

〔**道路**〕 而《新唐书地理志》曰:"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

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又曰：“广州东南海行，至乌剌国，乃大食国之费利剌河。南入于海，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罗国，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缚达者，东大食之都报达。此通大食、回纥道路之歧也。

〔**客馆**〕　宋庞元英懋贤《文昌杂咏》曰：“主客所掌诸番，西方有九，其四曰回纥，本匈奴别裔，居甘、沙、西州。其六曰大食，在波斯国之西，其人目深，举体皆黑。”盖神宗元丰时，曾官主客郎中，故知之详。此大食、回纥客馆之别也。

〔**译馆**〕　《四夷馆考》曰：“回回馆：回回在西域地，与天方国邻。其先即默德那、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旧隶本馆译审。高昌馆：其地有回鹘杂居，故又名回鹘。元号畏兀儿，隶马哈木，入国朝号火州。字书亦有真草，颇似鞑靼字，亦常借用回回语言。”此回回、回鹘译馆之异也。

〔**文字**〕　清叶昌炽《语石》曰：“畏吾儿，省文亦曰畏兀，亦曰卫兀，即回鹘之转音也。其字无单行之碑，惟祥符大相国寺，有至元三年圣旨碑，以蒙古、畏兀、汉字三体书之。居庸关佛经，蒙古、畏兀、女真、梵、汉五体，今尚在关沟。”此文字之殊也。由是以观，道路、客馆、译馆、文字，固无一而相同耳。

〔**正名**〕　而明顾炎武宁人，《日知录》曰：“大抵外国之音，皆无正字。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是也。《唐书》回纥，一名回鹘，《元史》有回回、畏兀儿部，畏即回，兀即鹘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鹘之转声也。其曰畏吾儿者，又畏兀儿之转声也。”清钱大昕晓徵《二十二史考》异辨之曰：“回纥，唐时旧名，后称回鹘，唐末失其土，而迁于北庭，元时音转为畏兀，或作畏吾儿。《元史·太祖纪》，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国。《明史·哈密传》，其地各种落杂居，一曰回回，一

曰畏兀儿,一曰哈剌灰。回纥与回回,不宜混而一之明矣。"其《元史·氏族表》曰:"畏吾儿者,本回鹘之裔,音转为畏吾,或云畏兀,或云伟兀,或云衙吾,其实一也。回鹘牙帐,本在和林之地,唐末衰乱,徙居火州,统别失八里。凡史言高昌北庭者,皆畏吾部族。回回者,西北种落之名,其别曰答失蛮,曰迭里威失,曰木速鲁蛮,曰木忽,史称大食。"《新元史》宗其说。钱晓徵考核精审,通天人之道,非剽窃目论者比。故段玉裁若膺,序其文曰:"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实年齿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裨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诚非过论也。且俞浩《西域考古录》谓畏吾儿,非回纥。然则畏吾儿非回纥,而回纥非回回也可知矣。《东华续录》载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曰:"粤稽回始,肇自天方,又名默克,一曰天堂,大食见元,回鹘见唐,是皆仿佛,所传费详。"其果何所云耶。有清一代,圣祖、高宗,号称盛世。由是观之,清之高宗,不若圣祖远甚。而当时词臣,亦卑卑者矣。《甘肃新通志》曰:"回回为大食种故国。回鹘者,匈奴别部袁纥之裔。畏兀儿,吐谷浑素和贵之裔。是三种人者,古则类别区分,今则混而为一矣。"而《瀛环志略》曰:"自回教兴于唐初,由天方渐传东北,不特玉门以西多花门种类,而佛法最盛之五印度,亦大半舍牟尼而拜派罕。"花门者,回纥也。唐杜甫子美,《诗》曰:"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则又误天方而为回纥。《汉西域图考》曰:"回回之来,远自唐末,大食既兼两国,直逾葱岭而东。《元史》已有回回军,《明史·哈密传》亦有回回种。由此推之,西域久已布居,重以玛穆特西来,群以圣裔,共相推奉,天山以南,遂称回部,而实则衍传于派罕,非留种于花门。东西夐绝,不得混而一之。"此名之应正也。

〔**辨教**〕 唐宪宗元和二年,回纥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摩尼者,波斯人,创摩尼教,与回教敬礼主宰者异。近冯承钧

译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曰:"九姓回鹘为崇奉摩尼教之信徒,且经德国探考队在吐鲁番发现写本壁画。"又曰:"十世纪间,甘州、高昌、和阗等地,皆有摩尼教徒。"而清杭世骏大宗《续景教考》曰:"末尼,因回回以入中国,独回回之教,种族蔓延,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至于天方,则古筠冲地,其国本与回回为邻。"此沿顾宁人之误也。王昶德甫《金石萃编》辨之曰:"杭氏《续考》,专论回回之教,其说亦详。然谓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说亦未然。唐之回纥,即回鹘,其地与薛延陀为邻,距长安只七千里。若回回有祖国,以今职方诸书考之,在古大秦国之东,一名伯尔西亚,今称包社,与回纥隔远,亦不能合为一也。"包社者,《海国图志》作巴社,即波斯也。近丁益甫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曰:"回回者,回纥、回鹘之转音。以唐元和时,始进摩尼,当时未悉源流,因其来自回纥,遂以回回教称之。"此沿杭大宗之说,误也。又曰:"摩尼,即回教师。观唐人舒元舆《崇岩寺碑》,以摩尼与大秦、袄神并列,其指摩哈默特教甚明。"然舒元舆《鄂州重岩寺碑铭》曰:"国朝沿近古而有加焉,有容杂夷而来者,有摩尼焉,大秦焉,袄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钱大昕晓征曰:"摩尼,即末尼也。大秦,即景教也。袄神,即波斯也。"俞正变理初《癸巳类稿》曰:"唐建中(德宗)二年,大秦寺僧景净,立《景教流行中国碑》,言大秦寺始贞观十二年七月。按《通典职官》二十二,视流内,有萨宝、萨宝府袄正。视流外,有萨宝府袄祝、萨宝府率、萨宝府史。注云:武德四年置,群胡奉事,取火呪诅。贞观二年,改波斯寺。开元二十年,禁民习摩尼法。天宝四年,改波斯寺为大秦寺。"《归绥县志》曰:"唐有摩尼教,创于波斯,兴于回纥。宪宗朝从回纥之请置摩尼寺于各境,故回人亦有信奉之者。"谓回人信之者非,然摩尼非回教也明矣。《松漠纪闻》曰:"回鹘,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像其中,每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金元好问裕之《遗山集》曰:"太宗尝出猎,恍惚

间见金人挟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视，因罢猎而还。敕以所见者，物色访求，或言上所见，殆佛陀变相，而辽东无塔庙，尊像不可得，唯回鹘人梵呗之所有之。因取画像进之，真与上所见者合。”元欧阳玄原功《圭斋集》曰：“回纥，即今伟兀也。伟兀者，回鹘之转声也。今伟兀称高昌，地则高昌，人则回鹘也。高昌王有印，曰诸天敬护护国第四王印，即唐所赐回鹘印也。言诸天敬护者，其国俗素重佛氏，因为梵言以祝之也。”是其后犹信佛教耳。《外国纪》曰：“回回，与畏兀儿、哈喇灰，俱为哈密属部。哈剌灰，语言嗜好，皆与回等。畏兀儿，则饮酒食肉，与回差别。”而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曰：“有僧来侍坐，使译者问看何经典。僧云，剃度受戒，礼佛为师。盖此以东昔属唐，西去无僧道，回纥但礼西方耳。”又曰：“礼西方谓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于是而知回纥崇信回教，殆始于元，故《元史译文证补》曰：“回纥人自元以后，大率尽人天方教。”《史地丛考》曰：“昔之佛教西域，至是一变而为回教之土耳其斯坦。”然则回教之名，非自回纥也，盖可知矣。闻道无先后，而论史者不可不知其故也。《辛卯侍行记》曰：“唐时其教自西而东，回纥多从之，后人因呼为回教。”又曰：“宋元以来，中国人因回鹘奉是教，遂名之曰回教。其谟罕之民，自大食来者，则别于回鹘，而名之曰回回。”谟罕，为至圣之名省译也。《甘宁青史略正编》曰：“于是回教蔓延，遍于内地，中国人亦有信其教者。然是为回教徒，而非回种人，即回纥亦系回教徒，而非回种人也。”《新疆游记》曰：“回回者，古大食之种也。宋元以来，中国人因回鹘皆奉摩罕默德教，遂被以回教之名。”《新疆纪游》曰：“穆罕默德教，名为伊斯兰，意即和平之谓。中国因其由西域回纥传来，因名之曰回教。”《大受堂札纪》曰：“回回，乃教名，本曰伊斯兰教，其国名则回纥也。”皆说之误矣，此教之宜辨也。

〔新疆沿革〕 然以地稽之，高昌居中国之西陲，属今之新疆吐鲁番。新疆以天山界分南北，南路为回部，亦曰回疆，北路为准噶

尔。西史概称之为东土耳其斯坦。斯坦者,为波斯文,谓土地也。《东华续录》曰:"乾隆二十六年,回部设立阿奇木,共三十一城,其大小酌为三等。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阗为四大城。乌什、英吉沙尔、库车、辟展为四中城。沙雅尔、赛哩木、拜、库尔勒、玉古尔、牌租阿巴特、塔什巴里克、哈喇哈什、克勒底雅、玉陇哈什、齐尔拉、塔克、阿斯腾哈喇图什、阿剌古、玉斯腾阿剌图什、英额齐盘、巴尔楚克、沙尔呼勒、鲁克察克、托克三、喀喇和卓、洋赫、克勒品为二十三小城。"松筠《新疆识略》曰:"天山以南,是为回疆。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后,建城八,曰喀什噶尔、曰英吉沙尔、曰叶尔羌、曰和阗、曰阿克苏、曰乌什、曰库车、曰喀喇沙尔。其城在汉时为城郭诸国。喀什噶尔为疏勒国,英吉沙尔为依耐国,叶尔羌为莎车国,和阗为于阗国,阿克苏为温宿国,乌什为尉头国,库车为龟兹国,喀喇沙尔为焉耆国,今地名皆沿回语,从其俗也。喀什噶尔,辖回庄十六处。英吉沙尔,所属回庄九。叶尔羌,所属回庄三十五处。和阗,回城村六。附伊里齐城,回庄三。哈拉哈什城,回庄四。玉陇哈什村,回庄二。克里雅城,回庄二。塔克努喇村,回庄三。阿克苏,所属回庄二十二。赛里木回城,所属回庄九。拜城,所属回庄十八。乌什,有奇里克、胡什齐两部。库车,所属回庄九十七。沙雅尔回城,所属回庄三十二。喀喇沙尔,所属回城二。土鲁番,属邑二十有九。哈密,属邑十有三。"《西陲要略》曰:"喀什噶尔,旧城回众居之。英吉沙尔、叶尔羌、阿克苏、喀喇沙尔、土鲁番、哈密,旧有城。和阗,旧称六城。乌什,依山为城。"洪亮吉君直《乾隆府厅州县图志》曰:"哈密,在嘉峪关西北一千六百里,本古伊吾庐地。城西五里余,即哈密回城,所辖回城六。辟展,在哈密西七百七十里,当属汉车师国高昌壁地。其西二百六十里,为所属土鲁番回城。又西南五百余里,为贺卜诺尔回城,即世传黄河之源星宿海也。库车,在辟展西,本汉龟兹国地,以其地为回疆门户。乌什,在库车西北千里,亦汉时城郭诸国,其东二百里为阿克苏回城。叶尔羌,在土

鲁番西南二千余里,葱岭之北,即古于阗国地,所辖回城十处。和阗,在叶尔羌南七百里,和阗即于阗,所属回城六。喀什噶尔,在西域极边。”光绪十年甲申,冬十月设省,以迪化为省治,裁撤两路办事大臣,更官制,定府二,真隶州四,直隶厅十一,县十一。今府厅州制俱废,为县七十一,设治局七,而省治仍之。此新疆之沿革也。

〔胜迹〕《新疆游记》曰:“哈密回城,位汉城南二里,回王受封始祖曰额贝都拉,八传即今沙木胡索特。出西门,瞻王陵,为伯锡尔王所筑,费时二十年,极其壮丽。左右二碑屹立,上刻《可兰经》。”《西域水道记》曰:“叶尔羌,城内东南隅,有古浮图一,高三十余丈,回人名曰图特,谓是喀喇和台国人所造,惟以砖甃,不施檽槛。城之南,有古冢,松伯数十株,是喀喇和台国人之墓。”《新疆纪游》曰:“莎车城中间,阿敦麻札,为回族古墓所在,青冢垒垒,下通隧道。于阗,有古麻札,为回教始祖摩罕默德之女,嫁阿札提阿里,生子亦麻木·玉逊。玉逊曾孙甲拔萨依的克,于回历一百五十二年因行兵至此,身死,遂葬其地。”吐鲁番,南山麓之礼拜寺,昔为阿都拉汗讲道之地。此新疆之胜迹也。

〔人口〕 人口计三百四十余万,民族凡十有四,亦云盛矣。一曰喀什噶尔族,二曰塔兰其族,三曰哈萨克族,四曰克而柯孜族,五曰塔其克族,六曰乌孜别克族,七曰塔塔尔族,是皆用维吾尔族文字。维吾尔,为喀什噶尔今之易名也。八曰甘回族,此八族乃回教人也。九曰汉族,十曰蒙古族,十一曰满族,十二曰锡伯族,十三曰索伦族,十四曰归化族。

《西域水道记》曰:“阿里传至二十五世,曰玛木特额敏,产四子,长曰哈色木,迁布哈尔国。仲曰木萨,迁拜勒哈国。叔曰墨敏,居故地。季曰玛木特·玉素布,迁喀什噶尔。喀什噶尔之有回教,自兹始也。”魏源默深《圣武记》曰:“当隋唐之际,其国王谟罕蓦德者,传二十有六世,曰玛墨特者,当明之末年,与其兄弟分适各国,始自墨德,逾葱岭,东迁喀什噶尔,是为新疆有回酋之始。其回部

旧汗,本元太祖次子哈萨岱之裔,世封回部。及玛墨特自西方至,各回城靡然从之。"此推论其故,虽闻道之后,然笃信主宰者一。元太祖次子,为察合台汗也。

〔习俗〕 至其习俗,《藩部要略》曰:"回部不详其世系,大部二,曰哈密回部,曰吐鲁番回部。二部错居西域,以天方为祖国,或城郭处,或逐水草徙,尝以白布蒙头,故曰缠头回,又称白帽回。别有红帽回,辉和尔哈拉回诸族,然缠头回为著。"《辛卯侍行记》曰:"畏兀儿、哈喇灰,同奉摩哈默教。衣服亦同,初以白布束头,故称白帽回。后有用杂色者,称红帽回。各族久无分别,惟通称之为缠头回。"缠头回者,喀什噶尔族,平居以布缠首也。《新疆游记》曰:"缠回者,高鼻深目,多髭须。"《新疆纪游》曰:"缠回为新疆土著,因其头缠白布,遂称之曰缠头,彼辈自称为穆士满。"穆士满,《辛卯侍行记》作墨斯儿满,为穆士林满尼之异译,阿拉伯语信徒也。王树枏《新疆礼俗志》曰:"畏罪循法度,不报无道,柔而易制,缠回有焉。"故《辛卯侍行记》谓缠回朴诚也。塔兰其族,亦曰隋兰西子族,多散居塔城、伊犁、迪化、喀什一带。哈萨克族,散居阿尔泰、塔城及伊犁以北,专事游牧,逐水草。克而柯孜族,亦曰吉尔吉思族,散居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蒲犁、叶城、乌什诸地。塔其克族,亦曰达辑克族,居于蒲犁。甘回族,亦曰汉回族,一曰东干族,以其来自甘肃,故《明史》谓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辛卯侍行记》曰:"其唐代留居中土,改用汉装者,谓汉回,亦称回回。"《新疆游记》曰:"汉装回,多从河湟迁徙来新,居食衣服,皆从华制。"《新疆纪游》曰:"新疆回回。多来自陇省,以西宁、河州为最多,亦有来自陕省者。服装与汉人同,故别之曰甘回,亦称曰汉回,欧洲及缠回,统称之为东干回回。分居古城、阜康、迪化、昌吉、呼图壁、绥来、伊犁、焉耆、乌什、吐鲁番、鄯善、哈密等处。"《新疆礼俗志》曰:"回民以无信为辱,无礼为耻。"《新疆游记》者:"其民重信,敬老亲仁。"信者,五常之一。故孔子谓"民无信不立"也。

第六章　回回历法

中国,天下文明最古之国也。自尧迄今,历四千二百余岁矣,伏羲、神农、黄帝,亦二千余岁。草昧荒遐,莫之考也。衡以希腊、罗马,何如哉。贤哲相继,典谟蔚然,万物皆备,猗欤休矣。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礼失而可求之野欤。中国昔行之历,原太阳太阴而兼之也,然言历者,始于《书》,详于《史》,杂见于百家。书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史记》曰:“黄帝考定星历,尧立义和之官,明时正度。”此历法之始也。

〔天地〕 谓天地之分者,为二气之所成。《淮南子》曰:“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汉许慎叔重《说文解字》曰:“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魏张揖稚让《广雅》曰:“气之轻清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

〔天体〕 而言天体者,宋徐锴楚金《说文系传》曰:“天周地外,阴阳日月五星,回薄其中。”邢昺叔明,《尔雅疏》曰:“浑天形如弹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犹鸡卵白之绕黄。桓谭、张衡、蔡邕、陆绩、王肃、郑玄之徒,并所依用。”晦庵朱子曰:“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尔。”又曰:“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宋史》曰:“浑天之学,遭秦而灭,洛下闳、耿寿昌晚出,始物色得之。”由是而知,浑天之说,中国亦已久矣。而《周髀》曰:“天象盖笠,地法覆槃。”《北史》,《信都芳传》曰:“浑天覆观,以灵宪为文,盖天仰观,以《周髀》为法,覆仰虽殊,大归是一。”清梅文鼎定九,《历学疑问补》曰:“盖天,即浑天也。其云两家者,传闻误耳。天体浑圆,故惟浑天仪为能惟

肖，然欲详求其测算之事，必写记于平面，是为盖天。故浑天如塑像，盖天如绘像，总一天也。总一周天之度，岂得有二法哉。"又曰："《周髀》言曰，日运行处极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正极东，东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极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极西，西方日中，东方夜半。盖惟地体浑圆，与天体相似，太阳随天左旋，绕地环行，各以其所到之方正照，而为日中正午。其对冲之方，在地影最深之处，而即为夜半子时矣。"是盖天浑天之说，其理一也。

〔测天器〕 至测天之器，《书》曰："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宋史》曰："测天之事，见于《经》者，惟有玑衡一事。玑衡者，即今之浑仪也。"《晋书》曰："今史官候台所用铜仪，立八尺圆体，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占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可知古人非仅知天体之圆，且有测天之器矣。地球体圆云者，始于哥伦布航海，继以麦哲伦环游，然距今四百年而已耳。天圆地方，天动地静者，阴阳动静刚柔内外之谓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卦德而非卦体，阳刚为动，阴柔为静。康节邵子曰："阳之类圆，成形则方。阴之类方，成形则圆。"江永慎修曰："《易大传》曰，坤至静而德方。方言其德，则形体非方可知矣。"动静方圆者，皆以其德而言之也。

〔七政〕 昔以日月五星为七政。五星者，金、木、水、火、土也。岁星，木星也。辰星，水星也。萤惑，火星也。镇星，土星也。金星，晨见曰启明，昏见曰长庚，一名太白。《诗》有之"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史记》曰："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察刚气以处萤惑，历斗之会，以定填星之位。察日行以处位太白，察日辰之会，以治辰星之位。"此以运行而察陵犯顺逆者也。

〔行星〕 近以日为恒星而月为地球之卫，名五星，地球、天王、海王，而为八大行星。行乎地球轨道之内者，为内行星，亦曰下行星，水、金星也。行乎地球轨道之外者，为外行星，亦曰上行星，火、木、土、天王、海王星也。天王星，清高宗乾隆时始见。海王星，见

于宣宗道光时。民国十九年，方知冥王星，亦外行星。是为九大行星矣。

〔**太阳历**〕 太阳历者，以地球绕日左旋一周，三百六十五日又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而计之也。《书》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内经》曰：“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行有分纪，周有道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盈闰焉。”《周髀》曰：“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汉班固孟坚《白虎通义》曰：“岁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万物毕死，故为一岁也。”盖始以岁星经行躔次十二岁一周，而以之纪年也。而论经行者，《汉书》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戴震东原曰：“日循黄道右旋，斜络乎赤道而南北者，寒暑之故也。其随大气而左，准赤道为出没者，昼夜之故也。”《明史》曰“中国当赤道之北，故北极常现，南极常隐”也。

〔**节气**〕 四时者，春、夏、秋、冬也。《传》曰：“分至启闭，必书云物。”分者，春分秋分也。至者，夏至冬至也。立春立夏之谓启，立秋立冬之谓闭。《白虎通义》曰：“春之为言偆。偆，动也。夏之为言大也，秋之为言愁，冬之为言终也。”《周髀》曰：“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启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凡为八节二十四气。注云，二至者，寒暑之极。二分者，阴阳之和。四立者，生长收藏之始。是为八节。”《汲冢书》曰：“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气以著时应。春三月中气，雨水、春分、谷雨。夏三月中气，小满、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气，处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气，小雪、冬至、大寒。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月将之说，即始于中气，以日躔次与斗杓所指相对而言也。清赵翼耘松，《陔余丛考》曰：“二十四节气名，其全见于《淮南子天文篇》及《汉书·历志》，三

代以上。《尧典》,但有二分二至,其余多不经见,惟《汲冢周书时训解》,始有二十四节名。其《序》曰,周公辨二十四气之应,以顺天时,作《时训解》。则其名盖定于周公。今按《国语》,楚范无宇曰,处暑之既至。韦昭注,七月节也。《管子》亦有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之语。可见皆周制也。然《大戴礼》、《夏小正》,已有启蛰、雨水等名目,则夏时已有之。第三代以上,惊蛰在雨水前。《左传》桓五年,启蛰而郊注。夏正建寅之月,郑康成《月令注》,亦曰《夏小正》,正月启蛰。汉初亦有惊蛰为正月,是汉初惊蛰犹在雨水前,其后改雨水在正月,惊蛰在二月者。邢昺《疏》,谓始于刘歆作《三统历》。然《淮南子》已有雨水后惊蛰,则汉武时已改。顾宁人谓起于《四分历》,当是也。"又曰:"汉已改雨水在惊蛰之前,而新旧唐书又先惊蛰后雨水。至《宋史》,始雨水在前,惊蛰在后。《汉书·历志》先谷雨后清明。新旧唐书则先清明后谷雨。"江永慎修《翼悔》曰:"惊蛰者,本《夏小正》之启蛰,月之蛰虫始振也。雨水者,本《月令》之始雨水也。芒种者,本《周礼》,泽草所生,种之芒种也。小暑者,本《月令》,小暑至也。处暑者,本《楚语》,处暑之既至也。白露者,本《月令》,白露降也。霜降者,本《荀子》,霜降杀内。《月令》,霜始降也。大寒者,本《鲁语》,大寒降也。"《癸巳存稿》曰:"旧法二十四气,平分十五日二十一刻有奇易一气,每年积余十一日。明徐光启兼采西洋算法,冬至节气,十四日八十四刻有奇。夏至节气,十五日七十二刻有奇。以日行距地远近不同,行有迟速,此本夏历《洪范》云。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故《周髀》曰:"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极下常有日光。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极下常无日光。故春秋分日之日,夜分之时,日光所照,适至极阴阳之分等也。冬至夏至者,日道发敛之所生也,至昼夜长短之所极。"又曰:"冬至从坎,阳在子,日出巽而入坤,见日光少,故曰寒。夏至从离,阴在午,日出艮而入乾,见日光多,故曰暑。"《白虎通义》曰:"夏节昼长,冬节夜长。夏日宿在东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牵

牛，出辰入申。”寅、戌为艮、乾，辰、申为巽、坤。由是可知，中国以农事者，历尚节气。尚节气，则宗太阳矣。中国昔以冬至为历数之元，宫分起星纪，星纪丑宫，为七政之所会也。而时起子正，《周髀》曰：“日复星为一岁，冬至日出在牵牛，从牵牛，周牵牛，则为一岁也。”《汲冢书》曰：“日月俱起于牵牛之初。”牵牛星，即星纪丑宫，而以立春之日，为一岁之始，改岁元日为元旦。故清冯澂《历学杂识》曰：“中历冬夏致日，春秋致月，履端于始，历有常经。”

〔岁差〕　然不可得而泥者，岁差也。明黄宗羲太冲，《南雷文定集》曰：“尧时春分日躔在昴，入于酉地，则星宿当午。夏至日躔在星，入于酉地，则房心当午。秋分日躔在房，入于酉地，则虚宿当午。冬至日躔在虚，入于酉地，则昴宿当午。《尧典》之分四仲，纤毫不爽。自尧至今，已退将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变，中星亦从而变。春分日在壁昏之当午者，为井矣。夏至日在参昏之当午者，为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当午者，为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当午者，为室矣。是故有岁差，而后见天地之变化。中星以日躔为主，日在酉地某宿，则中星隔三宫而东。日在卯位某宿，则中星隔三宫而西。”梅文鼎定九曰：“天上有十二宫，宫各三十度，每岁太阳以一中气、一节气，共行三十度，满二十四气，则十二宫行一周。故历家恒言太阳一岁周天也。然而实考其度，则一岁日躔所行，必稍有不足，虽其所欠甚微，积至年深，遂差多度，是为岁差。”戴震东原曰：“周人以斗牵牛为纪首，命曰星纪。自周而上，日月之行，不起斗牵牛也。然则十有二次之名，盖周时始定，唐虞冬至日在虚，玄枵次也。今冬至日在箕初，析木之津也。”玄枵在子，析木在寅，而今之差者已二宫，计六十度有余矣。《野获编》曰：“岁差之法，上古无闻，始于洛下闳，以六十六年差一度。”而梅文鼎定九曰：“今定为七十年差一度数。”故今之计岁差者，每岁为五十秒零二也。

〔三正〕　三代之历不同，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此月建先后之异也。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乾为首,周因之而为《周易》,得天统,故建子,一阳初动,复卦也。坤为首,商因之而为《归藏》,得地统,故建丑,二阳已动,临卦也。艮为首,夏因之而为《连山》,得人统,故建寅,三阳皆动,泰卦也。故《易》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此天地之交感也。康节邵子曰:“天地既立,人物乃生,出丑入寅,开物之会,无者趋有,阍者向明,象犹夜而旦,冬而春也。”而汉伏胜,《尚书大传》曰:“夏以十三月为正,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以夜半为朔。”十三月,即建寅。晋杜预元凯《左传注》曰:“夜半者,子也。鸡鸣者,丑也。平旦者,寅也。”则月建之异,而时有不同矣。昔颜渊问为邦,孔子曰:“行夏之时。”大哉言乎,本乎天者亲上,兑、巽也,本乎地者亲下,震、艮也。山泽通气,雷风相搏,此交感之道也。乾坤如天地,故乾上而坤下。坎离如日月,故离东而坎西。《易》所谓先天而天而天费违,后天而奉天时,惟秦无道,亥为岁首,阴极阳伏,八卦也。违天而悖人,秦之后无行之者。汉兴,武帝太初元年,用夏正,以寅月为岁首,盖圣人垂教后世者远矣。故《隋书》曰:“历者,纪阴阳之通变,极往数以知来,可以迎日授时,先天成务者也。”《宋史》曰:“律历既正,寒暑以节,岁功以成,民事以序,庶绩以凝。万事根本,由兹立焉。”夫历算为专门一家之言,非道听途说者,可得而能也。然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明天道以正人伦,是故《宋史》谓“儒者之通天人,至律历而止”也。

〔闰月〕 然太阳年,为三百六十五日又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而太阴年,为三百五十四日又八小时四十八分三十四秒,相差十日二十一小时,故置闰。闰月无中气,年为三百八十三日又二十一小时三十二分三十七秒,此闰月也。《汲冢书》曰:“闰无中气,斗指两辰之间。”三年而一闰,五年而再闰,十九年而七闰。《周髀》曰:“十九岁为一章,四章为一部,二十部为一遂,三遂为一首,七首为一极,极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岁。”

〔**太阴历**〕 太阴年者，太阴历也，以月之运行计之。月绕地球一周，凡二十七日又七小时四十三分余，与太阳相会，为二十九日又十二小时四十四分余。《汉书》曰："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周髀》曰："月与日合为一月，日复日为一日，从旦至旦。"月建者，斗杓之所指也。《史记》曰："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朔者，日月相会也。望者，日月相对也。《说文解字》曰："朔，月一日始苏也。望，月满也。"晦庵朱子论月之盈亏曰："月之望，正是日在地中，月在天中，所以日光到月四畔，更无亏欠。及日月各在东西，则日光到月者，止及其半，故为上弦，又减其半，则为下弦。"日光到月，是月之无光，假日之光而为光也。上弦为月之初八、初九日，下弦为月之二十二、二十三日，谓月之状如弓弦也。

〔**日月食**〕 若朔之日，月行地球与日之间，日为月掩者，则为日食。望之日，地球行乎日与月之间，月为地球掩者，则为月食。偏者为带食，四围有光者，为金环食，全尽者为既食。计十有八年，而日之食四十有一，月之食二十有九。《诗》曰："彼月而食，此日而食。"此之谓矣。

〔**潮汐**〕 而航海者，以潮汐则尚太阴。宋赵彦卫景安《云麓漫钞》曰："方其气升而地浮，则海水溢上而为潮。及其气降而地沉，则海水缩下而为汐。计日十二时，由子至巳，其气为阳，而阳之气又自有升降，以运乎昼。由午至亥，其气为阴，而阴之气又自有升降，以运乎夜。一昼夜合阴阳之气，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间，潮汐皆再焉。然昼夜之晷系乎日，升降之数应乎月，月临于子，则阳气始升，月临乎午，则阴气始升。故夜潮汐之期，月则临子，昼潮之期，月皆临午焉。昼潮自朔后迭差而入于夜，此所以一日午时，二日午末，三日未时，四日未末，五日申时，六日申末，七日酉时，八日酉末。夜潮自朔后迭差而入于昼，此所以一日子时，二日子末，三日丑时，四日丑末，五日寅时，六日寅末，七日卯时，八日卯末。时有交变，气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为大小。当卯酉之月，则阴

阳之交也，气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异于余月。当朔望之后，则天地之变也。气以变而盛出，故潮之大也，异于余日。"今之论潮者，以日月之吸力，而海水为之起伏盈缩。月与地球正对，则海水被吸而为潮。月与地球反对，而地球被制亦为潮。朔望则日月吸力相衡，故潮为高大。吸力之消长，即阴阳盈虚之道也。

〔**回回历**〕　回回历者，宗太阴也。以月见为朔，约迟合朔二三日。《后汉书》曰："日月相推，日舒月速，当其同谓之合朔。"故其与中国之为朔者异矣。岁凡三百五十四日，大建三十日，小建二十九日，每岁大小建皆六，奇月大而偶月小。

〔**闰日**〕　闰日之年，于岁终增一日，为三百五十五日，此闰日也。第二、五、七、十、十三、十六、十八、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九等年，皆置闰。三十年为一周，计闰十一日，三十年后以三十二年起闰，六十年而后，则为六十二年，以此递推，与太阳历约三十三年差一岁。唐高祖武德五年壬午，迄今民国二十八己卯，为千三百十有八年，而回教纪元为千三百五十有八年，相距四十岁矣。

中国昔采用之。《元史》曰："世祖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鲁丁。"《新元史》曰："至元八年，置回回司天台，以札马丁为提点。"札马丁，即札马鲁丁。《明史》曰："洪武元年，诏征元回回司天监黑的儿等，寻召回回司天台官郑阿里等，至京议历法。十五年，诏译回回历书，改监为钦天，设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统历、曰回回历。回回科推验西域九执历法，仍遣官至各省候土圭，以测节气。"清谷应泰赓虞《明史纪事本末》曰："洪武元年，征元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剌，司天监丞迭里月实，修定历数。二年，征元回回司天台官郑阿里，至京议历法，占天象。三年，改司天监为钦天监，其习业者分四科，曰天文、漏刻、大统历、回回历。"《历代职官表》曰："回回星学，始见于唐之《九执历》。元则有扎玛里鼎作《万年历》，设回回司天监，以传衍其术。明亦别置回回科，与《大统》参用。迨本朝顺治二年裁撤，今汉军秋官正，专司日月五星相距等事，盖犹其旧职

也。”是清时其法犹存。扎玛里鼎,为扎马鲁丁。而言历法之详者,《新元史》曰:“扎马鲁丁之《万年历》,实即明人所用之回回历。《明史》详矣,不具论。”《明史》曰:“回回历法,西域默狄纳国王马哈麻所作。其地北极高二十四度半,经度偏西一百零七度。其历元用隋开皇己未,即其建国之年也。洪武初,得其书于元都,太祖谓西域推测天象最精,其五星纬度,又中国所无,命回回大师马沙亦黑等译其书。其法不用闰月,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岁,岁十二宫,宫有闰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宫闰三十一日。以三百五十四日为一周,周十二月,月有闰日。凡三十年,月闰十一日,历千九百四十一年,宫月日辰再会。”又曰:“积年起西域阿喇必年,隋开皇己未下至洪武甲子,七百八十六年。”然回教纪元于唐武德五年壬午,谓建国隋开皇己未者,自洪武甲子上溯七百八十六年得之,不知回历无闰月,不可以年计之也。默狄纳,《新元史》作默特纳,为默德那之对译。阿喇必,《新元史》作阿剌必,为阿拉伯之对译,误以国名而为积年也。《明史》曰:“宫度起白羊,节气首春分,命时起午正,午初四刻属前日。白羊戌宫三十一日,金牛酉宫三十一日,阴阳申宫三十一日,巨蟹未宫三十二日,狮子午宫三十一日,双女巳宫三十一日,天秤辰宫三十日,天蝎卯宫三十日,人马寅宫二十九日,磨羯丑宫二十九日,宝瓶子宫三十日,双鱼亥宫三十日。所谓不动之月,凡三百六十五日,乃岁周之日。遇宫分有闰之年,于双鱼亥宫加一日,凡三百六十六日,是为太阳年。”洪钧文卿曰:“西域宫分历,以春分为岁首。《明史》但言节气首春分,犹未尽也。”命时起午正,为今之天文时,与中国时起子正者异矣。

〔十二宫〕 白羊至双女,为南六宫,即巳至戌宫也。天秤至双鱼,为北六宫,即亥至辰宫也。磨羯、天秤、巨蟹、白羊,为四转宫。转宫者,即丑、辰、未、戌四宫也。宝瓶、天蝎、狮子、金牛为四定宫。定宫者,即子、卯、午、酉四宫也。人马、双女、阴阳、双鱼为二体宫。二体宫者,即寅、巳、申、亥四宫也。阴阳宫,一名双子。双女宫,一

名室女。磨羯宫,一作摩蝎,亦作磨羯。十二宫白羊星次等名,俱见《武经总要》,是书为宋仁宗庆历时,会公亮明仲、丁度公雅及杨惟德等奉敕撰。仁宗之《序》曰:“考星历,辨云气,刑德孤虚,推步占验,行之军中,阙一不可。命司天监杨惟德等参考旧说附之。”《武经总要》曰:“雨水日入双鱼宫,其神登明。春分日入白羊宫,其神天魁。谷雨日入金牛宫,其神纵魁。小满日入阴阳宫,其神传送。夏至日入巨蟹宫,其神小吉。大暑日入狮子宫,其神胜光。处暑日入双女宫,其神太乙。秋分日入天秤宫,其神天罡。霜降日入天蝎宫,其神太冲。小雪日入人马宫,其神功曹。冬至日入磨蝎宫,其神大吉。大寒日入宝瓶宫,其神神后。”登明十二神,惟六壬占卜用之,盖壬课以日宿之宫中气而为将也。十二宫名,犹中国之降娄戌宫、大梁酉宫、实沉申宫、鹑首未宫、鹑火午宫、鹑尾巳宫、寿星辰宫、大火卯宫、析木寅宫、星纪丑宫、玄枵子宫、娵訾亥宫。《礼纪》曰:“孟春之月,日在营室。郑玄康成注云,日月会于诹訾。仲春之月,日在奎。注云,日月会于降娄。季春之月,日在胃。注云,日月会于大梁。孟夏之月,日在毕。注云,日月会于实沉。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注云,日月会于鹑首。季夏之月,日在柳。注云,日月会于鹑火。孟秋之月,日在翼。注云,日月会于鹑尾。仲秋之月,日在角。注云,日月会于寿星。季秋之月,日在房。注云,日月会于大火。孟冬之月,日在尾。注云,日月会于析木之津。仲冬之月,日在斗。注云,日月会于星纪。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注云,日月会于玄枵。”《尔雅》曰:“寿星,角亢也。大火,谓之大辰。析木,谓之津,箕斗之间汉津也。星纪,斗牵牛也。玄枵,虚也。娵觜之口,营室东壁也。降娄,奎娄也。大梁,昴也。柳,鹑火也”。诹訾、娵觜,犹娵訾也。则又以二十八宿而列布之。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者,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故《周髀》曰“立二

十八宿,以周天历度之法"也。而今之历家,犹沿回回历白羊十二宫名。江永慎修曰:"中国则有星纪、鹑首等名,西国则有磨羯、巨蟹等名,皆以星象定之,古今不变者也。"《明史》又曰:"日有大小,凡十二月,所谓动之月,三百五十四日,乃十二月之日。遇月分有闰之年,于第十二月内增一日,三百五十五日,是为太阴年。"十二月内增一日者,以闰日而为岁除也。而洪钧文卿曰:"天方并波斯,而民间耕获赋纳,究以太阳为便。波斯之地,遂有宫分月分二历。"又曰:"西书谓颁朔之令,在避难出奔后十七年,倭马耳始废闰月。"若以纪元十七年论之,则易朔当为第二世哈里发奥玛矣。

〔**求闰法**〕 至求宫分月分闰日法,《明史》曰:"求宫分闰日法,置西域岁前积年,减一,以一百五十九乘之(一百二十八年内闰三十一日,故以总数乘),内加一十五(闰应),以一百二十八屡减之,余不满之数,在九十七以上(闰限),其年宫分有闰日,以下无。于除得之数,加五(宫分立成起火三,故须加五),满七去之,余即所求年白羊宫一日七曜(有闰加一日)。求月分闰日法,置西域岁前积年,减一,以一百三十一乘之(总数乘),内加一百九十四(闰应),以三十为法屡减之,余在十九以上(闰限),其年月分有闰日,以下则无。于除得之数,满七去之,余即所求年第一月一日七曜也。"屡减者,除也。太阳年,积八万年而差一日。太阴年,积二千四百年始差一日。而明贝琳宗器《七政推步》曰:"置西域岁前积年,减一用之。"减一者,犹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千有九也。然《七政推步》谓宫分闰法之余数,当在九十六以上。月分闰法之余数,在十八以上。而清薛凤祚仪甫,校《西域回回》历,所言与《七政推步》同,其实一也。回回历法,幸是书犹存,庶可得而考也。清顾观光尚之《回回历解》曰:"求宫分闰日,此积年谓太阳年也。回历纪日,不用干支,而用七曜。置岁实三百六十五日一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以七约之,余一日三十一分,通分纳子,得一百五十九,与距算相乘,为历元春分至所求年之岁余分也。又加闰应十五,是历元春分

在白羊宫一日之十五分也。以一百二十八除之,所得为历元至所求年之岁余日。又加五日,是历元白羊宫一日起木五也。其余分在九十六以上者,再加三十一,即盈日矣。故以九十六为闰限。”又曰:“求月分闰日,此积年谓太阴年也。置十二朔策三百五十四日三十分日之十一,以七约之,余四日十一分,通分纳子,得一百三十一,与距算相乘,为历元合朔至所求年之岁余分也。又加闰应一百九十四,是历元第一月一日起金六,与总年立成合,而合朔又在一日之十四分也。以三十除之,所得为历年月分闰否,当以客岁纪年为基数,乘以一百三十一,加以一百九十四,而以三十除之,余数在十八以上者闰也。知来年闰否,则以今岁纪年为基数,而其算法同也。故第一、四、六、九、十二、十五、十七、二十、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等年,余数均在十八以上,而第二、五、七、十、十三、十六、十八、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九等年皆闰矣。三十年而后之余数同,故以三十年为一周也。

而阐明回回历者,明周述学继志之《历法通议》、《历宗中经》,袁黄了凡之《历法新书》,陈壤星川之《天地人三元法》,雷宗之《合璧连珠历法》,黄宗羲太冲之《回回法假如》。唐顺之应德,亦深明其要,有所论述。皆会通回回历,以入授时者也。而论之者,沈德符景倩曰:“中国历法,本不及外国之精密,以故前元钦天监外,又有回回钦天监,本朝亦设回回司天监,有正仪大夫、司朔大夫、司元大夫等官。”然元制为回回司天监也。黄宗义太冲曰:“崇祯历书,大概本之回回历。当时徐文定亦言,西洋之法,青出于蓝,冰寒于水,未尝竟抹回回法也。”梅文鼎定九《古今历法通考》曰:“在唐则有《九执历》,为西法之权舆。在元则有扎马鲁丁《西域万年历》。在明则有马沙亦黑、马哈麻之《回回历》。以算陵犯,与《大统》同用者三百年。”其《回回历补注》曰:“回回历法,刻于贝琳,然其布立成。以太阴年而取距算,以太阳年巧藏根数。泰西本《回回历》、《经纬度》及其《算法》,共四卷。并洪武时翰林吴伯宗、李翀,受诏

与回回大师马沙亦赫、马哈麻同译。而顺(明英宗)时,钦天监正贝琳所刻也。”马沙亦赫,即马沙亦黑。其《四省表景立成》曰:“《四省表景立成》者,为友人马德称氏作也。德称系本西域,远祖马沙亦黑、马哈麻,两编修公,以善治历,见知洪武朝,受敕译西书,其文御制,称为不朽之智人,钦天监特寘专科肄习,子孙世其官,皆精其业,西域之言历者宗焉。余既稔知西域之以天为教,以历为学,经数百年,能守其旧俗不变,可谓有恒。而德称氏又能不牵于习见,踵事加详,以致其恪恭郑重之意,深为可敬,遂力疾为之布算以归之。”又曰:“表景生于日轨之高下,而日轨又因于里差。四省者,陕西、河南、北直、江南也。今回回所在多礼拜之寺,不知何以只有此四处表景之传。庚申岁,余养疴白下,西域友人马德称儒骥,以此致询,遂为订定,并附用法,以补其缺。”其《三十杂星考》曰:“回回历书,有三十杂星。如贯索,在回回历为缺椀,在西洋则为冕旒,即此见西占之年出回回也。”又曰:“西域天文中有杂星三十之占,然未译中土星名。余尝以岁差度考之,得其二十余。以巨蟹第一星证之回历刻本,似尤确也。”清代知历学者,梅定九为巨擘矣。惜今已成绝学,良可慨已。

梅文鼎定九又曰:“回回历,既以十二个月为太阴年,而用之纪岁,不用闰月。然如是则四时之寒燠温凉,错乱无次,因别立太阳年。以周岁日躔匀分三百六十度,又匀分为十二月,以为耕敛之节,而起算春分,是亦事势之不得不然。但彼以春分为太阳年之第一月第一日,遂不得复用古人分至启闭之法,及春、夏、秋、冬正名。故遂借白羊等第十二宫,以名其太阳年之月。彼非不知天度有岁差,白羊不能板定于春分,然以其时春分正在白羊,始借此名之,以纪月数。欧逻巴历法,因回历而加精,大致并同回历,故遂亦因之耳。”又曰:“欧逻巴,又从回历加精,必在回历之后。彼见回回历之太阴年、太阳年,能变古法,以矜奇创,故复变此西月日,立恒星年以胜之。”可谓深明历法之源也。又曰:“其太阳年,则谓之不动的

月,其法以一百二十八年而闰三十一日,皆以太阳行三十度为一月,即中历之定气。"江永慎修曰:"回回历法,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岁有十二宫,宫有闰日,一百二十八年闰三十一日。然则一岁闰一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正西法之岁余也。回回历,以春分为岁首,其岁余由累测春分得之,欧逻巴历遂用之,至今因之。"戴震东原曰:"百二十八年闰三十一日,是每岁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余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冯澂曰:"中历以冬至起算,以岁前冬至,距今年冬至,计其小余时刻,并入大余,以为岁实。殊不知冬至距冬至所得者,活之岁实,而非经恒之岁实也。欲得经恒岁实,宜于春分时测之。故论其立术无差,则西历实优于中历也。西历以春分为岁首者,本回回法也。其岁余由累测春分得之,定岁余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与经纬度一百二十八年闰三十一日之率正合,虽分下之四十五秒,未必无朓朒,当亦甚微。戴东原谓西洋新法袭回回术也。"此论太阳年也。

梅文鼎定九曰:"回回国,太阴年,谓之动的月。其法三十年闰十一日,而无闰月,惟以十二个月为一年。故遇中国有闰月之年,则其正月,移早一月,其每岁斋月。又不在第一月,而在第九月。满此斋月,至第十月一日,则相贺如正旦焉,不特此也。其所谓月一日者,又不在朔,不在望,而在哉生明之后一日。"哉生明,为月之始生光也。钱大昕晓征《潜研堂集》曰:"回回术,有太阳年、太阴年,而其斋期,则以太阴年为准,又不在第一月,而在第九月。满斋一月,至十月一日则相贺,如正旦焉。其所谓月一日者,又不在朔,而以见新月为准。"此论太阴年也。《癸辛杂识》曰:"回回之历,岁月但以见新月为一月之首,每岁则以把斋,满日为庆贺,谓之开斋节。如把正月,则一并三年,皆把正月。次年则退把十二月,又三年。周而复始,凡三十六年,则一周也,皆例退。"《西域水道记》曰:"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为彼中第一千二百三十三年之终。按回回术,有太阳年,有太阴年,斋期以太阴年为准,数至第十二月则

斋，斋满日相庆为正旦，斋月即彼中十二月。所谓月一日者，又不在朔，以见新月为准。历十二月为一岁，有闰日，无闰月，故岁首无定月，大率每间二年，递早一月。今以初二日为岁除，是用太阴法，见新月为岁首也。"此皆论太阴年而不知其故矣。

〔计斋期〕 回教纪年及斋戒之月，均依太阴年。今世界各回教国及各国回教人，皆仍遵之。中国昔用夏正，有闰之年，年为十三月，故斋戒之月，遇闰则递退。如今岁斋戒值夏正之九月，岁逢闰，改岁当以八月为斋。然入斋之日，以月见为始。致斋一月，及出斋之日，以月见而终。《癸辛杂识》谓三年例退者非也，习之久，知其故者鲜矣。清嘉庆二十四年己卯，迄民国二十八年己卯，相距为百二十有一岁，以十九年而七闰计之，已闰四十有五。回历无闰月，当除四十五闰月之数，今斋期值夏正之九月，于是而知。嘉庆二十四年，适值五月为斋戒之期，六月初二日，乃斋毕之日，开斋节也。此闰月不闰月之故。《水道记》所谓岁除者误也。回历一月，曰穆哈兰母；二月，曰色法尔；三月，曰热必·敖吾里；四月，曰热必·敖喝勒；五月，曰祝马得·敖吾里；六月，曰祝马得·敖喝勒。七月，曰热折不；八月，曰设而八乃；九月，曰勒墨作乃；十月，曰设哇勒；十一月曰都而·喀尔得。十二月，曰都而·汉直。勒墨作乃，为斋戒之月。汉直，为觐见之月。此阿拉伯语也。而《西域回回历》曰："一月为法而斡而丁，二月为阿而的必喜世，三月为虎而达，四月为提而，五月为木而达，六月为沙合列干而，七月为列黑而，八月为阿班，九月为阿咱而，十月为答亦，十一月为八答慢，十二月为亦思番达而麻的。"此波斯语也。

而论之未尽者，《癸辛杂识》曰："回回俗，每岁无闰月，亦无大小尽。相承以每月岁首，数三百六十日，则为一年。"明黄瑜廷美，《双槐岁钞》曰："今世所谓回回历者，相传为西域马可之地，年号阿剌必，时异人马哈麻之所作也。其法当以三百六十日为一岁，以三百五十四日为一周，其用以推步分经纬之度，著陵犯之占，历家以

为最密。”马可，为默加之异译也。《西洋朝贡典录》曰：“阿丹国，以十二月定一岁，以哉生明为一月。”清查慎行初白《人海记》曰：“回回人，用回回历，不限十二月为一年，别有岁朝，每年不同。”李心衡巽廷《金川琐记》曰：“回人于正朔、长至、令节外，复于岁中扣满三百六十日为一周，是日互相往来，登堂称贺。不计闰，不计大小尽，不计冬夏，总以周天为度。”《回疆风土记》曰：“无正朔，以望见新月为月初，三十日为一月。无小建，十二月为一年。无闰，然算其一岁之终，皆三百六十四日，每七日，八栅尔一次，每八栅尔五十二次为一年，以故三百六十四日。”八栅尔，谓集市也。《西域闻见录》曰：“以三百六十日，分十二月，有十二支，无天干。每月以初见新月，次日为朔，单月为大建，双月为小建，无闰月。每十二月毕，再加六日，以补足小建。”《西陲要略》曰：“其纪年有地支，而无天干，三百六十日为一年，月无小建，岁无闰，满三百六十日，谓之大年。”天干地支，始于黄帝，而以纪日，回回历固无之也。宋刘恕道原，《通鉴外纪》曰：“大挠探五行之情，占斗刚所建，始作甲子，甲乙谓之干，子丑谓之枝，枝干相配以名日。”斗刚者，斗也。干枝，即干支也。《无邪堂答问》曰：“摩哈默德，创教在隋开皇十九年己未，故宫分年，以己未为历元。其即王位在唐武德壬午，故月分年，以壬午为历元。”此误以历元而为二也。《固原州志》曰：“回民岁时，均用回回历，按三百六十日为一岁，不计闰。”《新疆游记》曰：“纪年无甲子，数以十二月，不置闰，以三百六十日为一载。”《新疆纪游》曰：“纪年十有二月，不置闰。”

〔七曜〕 近徐珂仲可《可言》曰：“回教之礼拜，例以阴历每月朔起，至初七日止，以下递推，七日一次。”此误回历而为夏正。而《明史》曰：“以七曜纪日，不用甲子。日一，月二，火三，水四，木五，金六，土七。”则是矣。七曜之名，今犹用之。《西域回回历》称七曜：“曰也闪别，曰都闪别，曰写闪别，曰察儿闪别，曰盘闪别，曰阿的那，曰闪别。”盖波斯语也，其说之异者，皆不明回回历法也。故

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故为学之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然古之为学者难，今之为学者易，载籍之富，见闻之广，行旅之便，皆古人希冀而不可得。而其成就不若古人者何哉，反古之道者非也，不通古今者亦非也。

〔仪象〕 而其仪象，有混天仪，测验周天星曜器，春秋分晷影堂、冬夏至晷影堂、浑天图、昼夜时刻器、地理志。《元史》曰："至元四年，扎马鲁丁造西域仪象，咱秃哈剌吉，汉言浑天仪也。其制以铜为之，平设单环，刻周天度，画十二辰位，以准地面。侧立，双环而结于平环之子午，半入地下，以分天度。内第二双环，亦刻周天度，而参差相交，以结于侧。双环去地平三十六度，以为南北极，可以旋转，以象天运，为日行之道。内第三第四环，皆结于第二环。又去南北极二十四度，亦可以运转。凡可运三环各对缀铜方钉，皆有窍以代衡箫之仰窥焉。"又曰："咱秃朔八台，汉言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外周围墙，东面启门，中有小台。立铜表，高七尺五寸，上设机轴。悬铜尺长五尺五寸，复加窥测之箫二，其长如之。下置横尺，刻度数，其上以准挂尺。下本开图之远近，可左右转而周窥，可以高低举而遍测。"又曰："鲁哈麻亦渺四只，汉言春秋分晷影堂也。为屋二间，脊开东西，横罅以斜通日。晷中有台，随晷影南高北下。上仰置铜半环，刻天度一百八十，以准地上之半。天斜倚锐首，铜尺长六尺，阔一寸六分，上结半环之中，下加半环之上，可以往来窥运，侧望漏屋晷影，验度数，以定春秋二分。"又曰："鲁哈嘛亦木思塔余，汉言冬夏至晷影堂也。为屋五间，屋下为坎，深二丈二尺。脊开南北，一罅以直通日。晷随罅立壁，附壁悬铜尺，长一尺六寸。壁仰画天度半规，其尺亦可往来规运，直望漏屋晷影，以定冬夏二至。"又曰："苦来亦撒麻，汉言浑天图也。其制以铜为丸，斜刻日道，交环度数于其腹，刻二十八宿形于其上。外平置铜单环二，刻周天度数，列于十二辰位，以准地面。侧立单环，一结于平环之子

午，以铜丁象南北极。一结于平环之卯酉，皆刻天度，即浑天仪而不可运转窥测者也。”又曰：“兀速都儿剌不定，汉言昼夜时刻之器也。其制以铜，如圆镜而可挂，面刻十二辰位，昼夜时刻，上加铜条，缀其中可以圆转。铜条两端，各屈其首，为二窍以对。望昼则视日影，夜则窥星辰，以定时刻，以测休咎。背嵌镜片三面，刻其图凡七，以辨东西南北日影长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异。故各异其图，以尽天地之变焉。”《新元史》录其文也。梅文鼎定九曰：“《元史》载扎马鲁丁，有所谓兀速都儿剌不定者，其制以铜，如圆镜而可挂，面刻十二辰位，昼夜时刻，此即浑盖之型模也。又云，上加铜条，缀其中可以圆转，铜条两端，各屈其首，为二窍以对。望昼则视日影，夜则窥星辰，以定时刻，以占休咎。此即浑盖上所用之窥筒指尺也。又言背嵌镜片二面，刻其图凡七，以辨东西南北日影长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异，故各异其图，以尽天地之变，此即浑盖上所嵌图片。依北极出地之度，而各一其图，准天顶地平，以知各方辰刻之不同。与夫日出入地，昼夜之长短，及七政躔离所到之方位，及其高度也。其圆片有七，而两面刻之，则十四矣。西洋虽不言占法，然有其立象之学，随地随时分十二宫，与推命星家立命宫之法略同。故又曰，以占休咎也。虽作史者，未能深悉厥故，而语焉不详。今以浑盖征之，一一吻合，以彼之星图观之，皆依稀仿佛，有相似之象，故因象立占。”又曰：“扎马鲁丁所用仪器，法最奇，理最确，而于用最便。行测之第一器也。”《元史》曰：“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此即今世所用之地球仪也。《明史》曰：“西域历术，见于史者，在唐有《九执历》，元则有扎马鲁丁之《万年历》。其人之隶籍台官者，类以土盘布算，仍用其本国之书而明之。”黄省曾勉之曰：“国初司天监，外设回回司天监，取回回人世官之，用本国土板历，并兼推算。常闻之长老云，月蚀非回回历算，安

得不谬。”

〔周天〕 然《新唐书》谓：“《九执历》度法六十，周天三百六十度，无余分。”而《明史》谓：“回回历法，天之周度三百六十，十二宫，宫三十度，度六十分，分六十秒，秒六十微，微六十纤。日二十四时，时六十分，日九十六刻，刻十五分。日一千四百四十分。”此亦今世用之而不废也。中国昔以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晦庵朱子曰：“其天居地上见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亦三十六度。”梅文鼎定九曰：“历家所以有天周、岁周之名，天上星辰匀分十二宫，共三百六十度，是为天周。每岁太阳中气，共行三百六十度微弱，是为岁周。”又曰：“三百六十立算，实本回回，至欧罗巴乃发明之耳。”宋濂景濂曰：“余闻西域远在万里之外，有扎马鲁丁者，其测候之法，但用十二宫，而分为三百六十度。至于二十八宿次舍之说，皆若有所不闻。及推日月之薄蚀，颇与中国合者，亦以理之同故也。”世皆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来中国，有功于我，由是观之，已晚于回教人矣。故曰：“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国历〕 今世所行之历，乃明神宗万历十年(耶历 1582 年)，罗马教王额我略第十三之所改也。岁为三百六十五日，大月三十一日，凡七月，第一、三、五、七、八、十、十二等月，皆大月也。小月三十日，凡四月，第四、六、九、十一等月，皆小月也。二月平，为二十八日。

〔闰年〕 每四年于二月终闰一日，为二十九日，此闰年也。四百年则多三日，又去三闰年。各国多行之，民国而后，亦援用矣，所谓国历也。民国十六年，国际联盟会又议改星期历，年十三月，月二十八日，为四周。而有闰年、平年之分。是以记时日，而不论历象躔度矣。

〔阿拉伯算学〕 阿拉伯人善历算营造理化之学，为世所称。举世数学之字，固为阿拉伯也。易蓬母萨，发明算学零号，用十进

之法，明《代数》之理。《西学启蒙》谓："泰西《代数》一学，乃天方国人穆罕偏谟撒得，自印度传布欧洲。"弧三角之正弦、正切、余切诸线，亦自阿拉伯。盖由天文历象以相通，其功于世者，不亦伟乎。

第七章 文章勋业

古者以历授官,《传》曰:“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凤鸟氏,历正也。”三代历官,太史兼掌之。汉因其制,隋曰太史监,唐置司天台,宋为司天监,元置回回司天台,复升为回回司天监,明初沿元制,设回回司天台于南京雨花台,旋改为钦天监。习业者分四科,以回回历隶焉。故回教人之至中国,多以历法而显也。唐遭安史之乱,代宗率大食等兵以平之,至元代内外职官,均置回回若干人,而以回回为色目。元陶宗仪九成《辍耕录》,谓色目有三十一种,盖元代民列四等,曰蒙古,曰色目,曰汉人,曰南人,示有所别也。世祖时,置回回国子学。仁宗延祐元年,别置回回国子监学。以其文字,便于国防。《元史·百官志》,有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蒙古回回水军万户府。而《成宗纪》曰:“大德七年五月丙申,遣征缅回军万四千人,还各戍。”则又非水军矣。大都、上都,置回回药物院。《元史》曰。“大都、上都回回药物院,掌回回药事。”大都,为今之北平。上都,属察哈尔之多伦县。《辍耕录》曰:“火失剌把都者,回回地所产药也。其形如木鳖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种证,每证有汤引。”《元史·百官志》曰:“广惠司,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元杨瑀元诚《山居新语》曰:“广惠司者,回回医人隶焉。”迨明成祖永乐五年,设四夷馆,选国子监生习译回回文。元明之际,回教人物之盛可知矣。

〔唐世勋业〕 《旧唐书》曰:“代宗时为元帅,亦用其国兵,以收两都。”其《肃宗纪》曰:“至德二载九月丁亥,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壬寅与贼将安守

忠、李归仁等，战于香积寺西北，贼军大败。癸卯，广平王收西京。十月壬戌，广平王入东京。”《新唐书》曰“代宗取其兵平两京”。其《肃宗纪》曰：“至德二载闰月丁卯，广平郡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副之。以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兵，讨安庆绪。癸卯，复京师。十月壬子，复东京。”其《代宗纪》曰：“至德二载九月，以广平郡王为天下兵马元帅。率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等兵二十万以进讨。”宋袁枢机仲《通鉴纪事本末》曰：“郭子仪以回纥兵精，劝上益征其兵以击贼。怀仁可汗，遣其叶护，及将军等，将精兵四千余人，来至凤翔。丁亥，元师广平王俶，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号二十万，发凤翔。癸卯，大军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师，与回纥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至是叶护欲如约，广平王俶，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叶护惊跃下马答拜，跪捧王足曰，当为殿下径往东京。即与仆固怀恩，引回纥、西域之兵，自城南过，营于浐水之东。己未，广平王俶，至曲沃。回纥叶护使其将引军旁南山搜伏，因驻军岭北。郭子仪等与贼遇新店，贼依山陈。子仪等，初与之战不利，贼逐之下山。回纥自南山袭其北，于黄埃中发十余矢，贼惊顾曰，回纥至矣。遂溃。官军与回纥夹击之，贼大败。壬戌，广平王俶，入东京，回纥纵兵大掠，意犹未厌。叔患之，父老请率罗锦万匹，以赂回纥。回纥乃止。癸酉，回纥叶护自东京还，上命百官迎之于长安驿。”《册府元龟》曰：“肃宗至德二年九月，回纥叶护太子领兵四千余众，助讨逆贼。元帅广平王领朔方、安西、回纥、大食之兵十五万，将收西京。癸卯，元帅广平王整军容入长安，中军兵马使仆固怀恩，领回纥及南蛮、大食等军，从城南过浐水东下营。十月壬戌，收复东京。”西京者，陕之长安。东京者，豫之洛阳。《新唐书·仆固怀恩传》曰：“回纥使叶护，得以四千骑济师，南蛮、大食等兵亦踵至。”而杜甫子美诗曰：“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鹘。其王欲助顺，其俗善驰

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回纥之兵,谨四五千人耳。唐颜真卿清臣《文忠集》曰:“当禄山强暴之初,乾巩劳谦,励精为理,推诚而万方胥悦,克己而天下归仁。恩信侔于四时,英威达于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回纥、奚霫、契丹、大食、盾蛮之属,扶服万里,决命而争先。朔方、河东、平卢、阿西、陇右、安西、黔中、岭南、河南之师,虓阚五年,椎锋而效死,摧元恶如拉朽,举两京若拾遗。”宋司马光君实《稽古录》曰:“肃宗至德二年秋,广平王俶、郭子仪、回纥叶护等,克复长安。”《资治通鉴》曰:“至德元载,上虽用朔方之众,欲借兵于外夷,以张军势。以豳王守礼之子承寀为敦煌王,与仆固怀恩使于回纥,以请兵。又发拔汗那兵,且使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从安西兵入援。冬十月敦煌王承寀至回纥牙帐,回纥可汗以女妻之。”是大食之兵,从回纥而至,故唐有以遗回纥也。《旧唐书·肃宗纪》曰:“十月,回纥叶护自东京还,宴之于宣政殿,便辞还蕃。乃封叶护为忠义王,约每年送绢二万疋至朔方。”《资治通鉴》曰:“以回纥叶护为司空忠义王,岁遗回纥绢二万匹,使就朔方军受之。”回纥因恃旧勋,每入朝所在暴钞,且与大食争长。《旧唐书·肃宗纪》曰:“三载五月,回纥、黑衣大食各遣使,至阁门争长,诏其使从左右门入。”其《回纥传》曰:“乾元(肃宗)年正月壬申,朔,回纥使多亥阿波八十人,黑衣大食阁之等六人,至阁门争长。通事舍人乃分为左右,从东西门并入。”《新唐书·回纥传》曰:“乾元元年,回纥使者多彦阿波,与黑衣大食阁之等争长,有司使异门并进。”《册府元龟》误阁之为闹文。及吐蕃犯边,复招大食。《通鉴纪事本末》曰:“贞元(德宗)三年,回纥求和亲。上曰,回纥则既和矣,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李泌对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大食,在西域为最彊,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故知其可招也。”《资治通鉴》曰:“李泌对曰,臣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接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马亦易致矣。”云南者,唐之南诏,亦称南蛮。而《资治通鉴》、

《通鉴纲目》均纪高仙芝之击大食。《资治通鉴》曰:“玄宗天宝十载,高仙芝之虏石国王也。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诈贪暴之状。诸胡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殆尽。”《通鉴纲目》曰:“玄宗天宝十载,高仙芝击大食,败绩。”《新唐书·睿宗纪》曰:“高仙芝及大食,战于怛逻斯城,败绩。”《高仙芝传》曰:“天宝九载,讨石国,其王车鼻施约降,仙芝为俘献阙下,斩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康国传》曰:“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其无藩臣礼,请讨之。王约降,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俘以献,斩阙下,于是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逻城,败仙芝军,自是臣大食。”高仙芝,高丽人,以杀降而致康国之怨。康国者,一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所谓昭武九姓。郑樵渔仲《通志》谓:“石国居于药杀水,都拓折城,本汉大宛北鄙之地。”杜环西至大食,盖于是时而从军也。至有今闻者,《新唐书》曰:“开元(玄宗)十四年,大食遣使苏黎满献方物,拜果毅,赐绯袍带。”《册府元龟》曰:“开元四年大食国黑密牟尼苏利慢遣使,授其使员外中郎将。十三年大食遣其将苏黎等十二人,献方物,并授果毅,赐绯袍银带。十六年大食首领卑提多八人,并授郎将。二十九年大食首领和萨,授左金吾卫将军,赐紫袍,金钿带。天宝十一载黑衣大食谢多诃密遣使,授左金吾卫员外郎大将。天宝十二载黑衣大食,大酋望二十五人,并授中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旧唐书》曰:“贞元(德宗)十四年,诏以大食使含嵯、焉鸡、沙北三人,并为中郎将。”《新唐书》曰:“十四年,遣使者含嵯、乌鸡、沙北三人,皆拜中郎将。”焉鸡、乌鸡,乃字之讹也。而宋王应麟伯厚《玉海》谓:“十四年丁卯,以黑衣大食使二人为中郎将。”则误矣。唐陈黯希孺《华心篇》曰:“大中(宣宗)初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得大食国人李彦升,荐

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清徐松星伯《登科记考》曰:“宣宗大中二年,进士二十三人。”范阳公为宣武节度使卢钧。钧曾任岭南节度使,此唐世之可考也。

〔宋世〕《宋史》曰:“太祖开宝四年,以其使李诃末为怀化将军。仁宗至和嘉祐间,以其首领蒲沙乙,为武宁司阶。神宗熙宁六年,授麻勿,郎将。”其《食货志》曰:“绍兴间大食蕃客啰辛,补承信郎。”予始祖依泽公,宋太祖建隆二年辛酉,自鲁木来居中国之长安,官司天监,始祖妣兰太夫人亦至。多桑《蒙古史》称鲁木地属小亚细亚,非波斯之务鲁木。马氏者,盖译音也,迄自予,三十有五世矣。马注《请褒表》曰:“所非尔,神宗时,留住淮泗间,封宁西域朝奉王。子赛严,封莒国公。赛伏丁,封昭庆王。孙苏祖沙,封宁夷侯。绍熙(光宗)二年,遣和于金,殉难。苏祖沙之子坎马丁,为统兵营帅。孙马哈目,封云中郡公。”此宋世之可考也。

〔元世〕《元史》曰:“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儿,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中统(世祖)十一年,拜平章政事行省云南,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居云南六年卒,百姓巷哭,葬鄯阐北门。交趾王遣使者齐经为文致祭,其辞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语。吊者号泣震野,赠太师,追封咸阳王,谥忠惠。子,纳速剌丁,至元(世祖)二十八年,拜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卒,赠太师中书左丞相,封延安王。忽辛,大德(成宗)九年,改云南行省右丞,下诸郡邑,遍立学,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文风大兴。至大(武宗)元年,拜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卒,追封雍国公,谥忠简。孙,伯颜察儿,童中书平章政事。卒,赠太师,中书左丞相,追封奉元王,谥忠宪。”多桑《蒙古史》曰:“忽必烈(世祖)即位之初,命不花剌人回教赛典赤综理全国财赋。赛典赤死,人皆服其廉洁。”赛典赤,义为伟大领袖。不花剌,在撒马儿罕之西。鄯阐为唐南诏蒙氏置,今云南省治。墓葬昆明松花坝,聚奎楼为其衣冠冢也。而清《嘉庆一

统志》,则以赛典赤赡思丁,作赛音谔德,齐沙木思迪音。《元史·选举志》曰:“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尚书省臣言,伊思题费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伊普迪哈鲁丁,能通其学,乞授以学士之职。”《新元史》作益福的哈鲁丁。《元史·氏族表》作“亦福的哈鲁丁,赠大司徒,追封吉国公,谥忠简”。《新元史》曰:“也黑迭儿,西域人,领茶迭儿局。茶迭儿,译言庐帐也。与大兴府尹张柔、工部尚书段天祐同行工部事,监筑宫城。初,部人凿石肖也黑迭儿像。及卒,家人谓其非法,议弃之。子,马合谋沙,袭父职,遥授工部尚书,卒。子,密儿沙,次木八剌沙,领茶迭儿局工部尚书。次忽都鲁沙,户部尚书。次阿鲁浑沙,也黑迭儿,封赵国公,谥忠敏。马合谋沙,封赵国公,谥忠靖。”《圭斋集》曰:“也黑迭儿,系出西域,唐为大食国人。世祖即祚,命董茶迭儿局,凡潜邸民匠隶是局者,悉以属之。茶迭儿云者,国言庐帐之名也。至元三年,定都于燕。八月,领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属以大业甫定,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巨丽宏深,无以雄视八表。也黑迭儿,受任劳勚,夙夜不还,心讲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昼,太史练日,冬卿抡材,魏阙端门,正朝路寝,便殿掖庭,承明之署,受厘之祠,宿卫之舍,衣食器御,百执事臣之居,以及池塘苑囿游观之所,崇楼阿阁,缦庑飞檐,具以法。岁十二月有旨命光禄大夫安肃张公柔,工部尚书段天祐,暨也黑迭儿,同行工部,修筑宫城,乃具畚锸,乃树桢幹,伐石运甓,缩版覆篑,兆人子来,厥基阜崇,庙址矩方,其直引绳,其坚凝金,又大称旨。”《元史》曰:“奕赫抵雅尔丁,字太初,回回氏,父亦速马因。仕至大都南北两城兵马都指挥使。奕赫抵雅尔丁,幼颖悟,嗜学,尤工其国字语。尝曰,读律苟不能通变,以适事宜,譬之医者,虽熟于方论,而不能切脉用药,则于疾病奚益哉。至大初,拜参议中书省事。”《新元史》曰:“典枢,西域人。性缜密,官太保,录军国重事集贤大学士,领崇祥院司天台事。延祐(仁宗)四年,诏于京师健德门外,构园亭以赐曲枢,名曰贤乐堂。后卒于官,赠太师,追封祁连

王，谥忠惠。子二，长伯都，官右丞。次伯帕木儿，官大都留守，兼少府监武术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卒赠太傅，追封文安王，谥忠宪。”而《元史·氏族表》曰：“曲枢，封应国公，赠太师，追封广阳王，谥忠惠。”《元史》曰：“迭里弥实，字子初，回回人。事母至孝，年四十，犹不仕，或问之，曰，吾不忍舍吾母以去也。以宿卫年劳，授行宣政院崇教。明兵既取福州，迭里弥实曰，报国恩者，有死而已。具公服，北面再拜毕，端坐拔所佩刀，剸喉中以死。郡人相聚哭庭中，敛其尸，葬东门外。”《明一统志》曰：“迭里弥实墓，在福建漳州府龙溪县东门。元末时，为漳州路达鲁花赤。居三年，民甚安之。”达鲁花赤，为蒙古语长官也。《嘉庆一统志》，以迭里弥实，作缔拉密什。《元史》曰：“获独步丁者，回回人，佥广东廉访司事。闲居寓福州，福州既下，获独步丁曰，吾兄弟三人，皆忝进士，然大节所在，岂可辱乎。以石自系其腰，投井死。兄曰穆鲁丁，官建康。曰海鲁丁，官信州，亦皆死国难。”《嘉庆一统志》，又以获独步丁，作图多卜鼎。《新元史》曰：“纳速剌丁，字士瞻。其父马合木，从征襄阳。纳速剌丁，乡贡进士，以舟师会诸军，屯三垛镇。贼众猝至，纳速剌丁知必死，谓其三子宝童、海鲁丁、西山驴曰，汝辈可脱走。宝童等不肯去，遂皆死之。事闻，赠淮西元帅府经历。”又曰：“伯颜子中，其先西域人，后徙江西。少好学，明太祖遣使者赍玺书，以币聘子中。使者至，子中大哭曰，死晚矣。乃以诏汙我。仰药死。”《元史》曰：“阿喇卜丹，回回氏，西域茂萨里人也。官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副万户。伊斯玛音，回回氏，西域实喇人也。善造炮，机发声振天地，所击无不摧陷，为回回炮手总管。子，本布，官回回炮手都元帅，刑部尚书，浙东道宣慰使。”《新元史》阿喇卜丹，作阿老瓦丁。伊斯玛音，作亦思马因。多桑《蒙古史》谓：“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置炮于樊城下，重一百五十斤，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元史·氏族表》曰：“瞻思丁，集贤大学士，大司徒，行秘书监事，提调回回司天台事。阿里伯，江淮行省平章政事，谥忠节。撒的迷失、阿合

马，俱赠咸阳郡公。木沙剌福丁，赠昭文馆大学士，追封吉国公，谥忠懿。扎剌鲁丁，赠平章政事，追封吉国公，谥明襄。乌巴鲁都，中书参知政事。倒剌沙，中书左丞相。乌马儿，授国史馆编修官。阿都剌、穆古必立、剌马丹、别罗沙、脱颖，俱元统（顺帝）时进士。哈八石，回回于阗人，世居大都路，以丁为氏，延祐（仁宗）年进士。”《新元史》曰：“哈八石，世居大都宛平县，子孙或居杭州路。”云南《建水州志》曰：“群节墓，在白鹤铺。元末盗起，回回剌鲁丁等四十一人，隐栖山谷中，盗胁之不从，俱被害，身首异处，经宿复合。众异之，丛葬于此。”明孝宗弘治十七年，同知冯谦祭之，缭以周垣。《乾隆一统志》谓：“群节墓，在云南建水州北。”而《嘉庆一统志》，又以剌鲁丁，作阿鲁丁。《嘉庆一统志》曰：“孟格特依，回回人。皇庆（元仁宗）中，尹福安，务农重谷，政声翕然。”福安，昔属福建之福宁府，《旧志》作忙兀歹，此元世之可考也。《明史》曰：“月娥，西域人，元武昌尹职马禄丁女也。少聪慧，长适芜湖葛通甫。未几，寇至，城陷。月娥叹曰，吾生诗礼家，可失节于贼邪。抱幼女赴水死。诸妇女相从投水者九人，方盛暑，尸七日不沉，颜色如生。乡人为巨穴，合葬之故居之南，题曰十女墓。娥弟丁鹤年，幼通经史，皆娥口授也。后通甫死于寇。”《新元史》曰：“月娥丁氏，孝子丁鹤年之姊，归葛通甫。冢妇卢见娥德逾于已，一日率诸妇诸女请曰，愿以诸妇诸女属之娣，幸蚤莫教之。月娥告以妇道，及援引古烈女，示以为则。既而豫章群盗起，城陷。月娥叹曰，吾生簪组世家，其忍出犬彘下邪。遂抱所生女赴水死。诸妇诸女咸曰，彼之死必安于义，吾可幸生乎。亦相与死水中，凡九人，时夏暑，尸七日不沉，颜色如生。郡人骇异，议曰，十节同志死，不可异圹。乃于故居之南黄池里，作巨穴，同葬焉。题其石曰十节墓。”安徽《芜湖县志》曰：“元十女墓，在县东四十里德政乡。贞烈丁月娥，率其家诸妇女死难，不为寇辱者。”《嘉庆一统志》曰：“元葛通甫妻丁月娥，当涂人。元末南北兵起，月娥携诸妇诸女僦居郡城。沔寇至，城失守，月娥抱所

生女赴水死。诸妇诸女凡九人,皆争相入水,无一敢后者。”沔寇谓陈友谅。陈,沔阳人。疾风知劲草,此元世巾帼之足称也。《元史·世祖纪》谓改回回爱薛所立京师医药院名广惠司,而近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谓爱薛为西方基督教,其译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且谓与波罗同时之基督教人也。

〔**明世**〕《明史》曰:“常遇春,字伯仁,怀远人。貌奇伟,勇力绝人,猿臂善射,沈鸷果敢,善抚士卒,摧锋陷阵,未尝败北,自言能将十万众,横行天下。吴平,进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封鄂国公。师还,次柳河川,暴疾卒。太祖闻之,大震悼,丧至龙江,亲出奠;用宋太宗丧韩王赵普故事,赐葬钟山,赠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忠武,配享太庙。裔孙延龄,有贤行,南都诸勋戚,多恣睢自肆,独延龄以守职称。国亡,身自灌园,萧然布衣终老。”柳河川,在河北龙关县西。钟山,属江苏江宁,所谓紫金山也。今江苏六合县,有其苗裔焉。又曰:“蓝玉定远人,开平王常遇春妇弟也。长身赪面,饶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多立功。”又曰:“铁铉,邓人。尝谳疑狱,立白。太祖喜,字之曰鼎石。建文初,为山东参政。铉自临邑越济南,燕兵堤水灌城,筑长围,昼夜攻击。铉以计焚其攻具,间出兵奋击,凡三阅月,卒固守,不能下。擢山东布政使,寻进兵部尚书。燕王即皇帝位,执之至,反背坐廷中嫚骂。令其一回顾,终不可,遂磔于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并安置海南。”又曰:“郑和,云南人,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

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刘家河，亦称刘河，在江苏吴县东。东经昆山、太仓，而入海。五虎门，在福建闽侯东南海中，当闽江之口，以五虎岛而名之。瓜哇、黎伐，为爪哇、黎代之误。旧港，为宋时之三佛齐。郑和，故马氏，今中国侨民居南洋各国者尚祀之，所谓三保公也。清袁树圃嘉谷《滇绎》载李至刚撰和父墓碑曰：“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配马氏。父哈只，母温氏。公生而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性尤好善，遇贫困及鳏寡无依者，恒护赒给，以故乡党靡不称为长者。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和自幼有才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太监。”碑今犹存。然与和第四次西洋同行者，为哈三也。嘉靖癸未《重修西安清净寺碑记》曰：“我国朝永乐十一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乃于是奏之朝，同往。卒之揄扬威德，西夷震詟。及回旆，海中风涛横作，几至危险，乃哈三吁天，恳恳默祷于教宗马圣人者，已而风恬波寂，安妥得济。”掌教，即教长。马圣人者，盖称至圣也。《明史》又曰：“孙继鲁，字道甫，云南右卫人。嘉靖二年进士，擢湖广提学副使，进山西参政。数绳宗藩，暨迁按察使，宗藩百余人，拥马发其装，敝衣外，无长物。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继鲁所至，以清节闻。为巡抚仅四月，山西人习其前政，冀有所设施，遽以非罪死，咸为痛惜。宗藩有上书讼其冤者，即前夺视其装者也。赠兵部左侍郎，赐祭葬，荫一子，谥清愍。”清师范荔扉《滇系》曰：“孙继鲁，字道甫，号松山。在狱中有诗云，忧国忧民意自深，谏章一上泪沾襟。男儿至死心无愧，留取芳名照古今。狱无楮，以破碗书壁。死之日，所治民聚千百于京师巷哭之。”万历《钱

塘县志》曰："孙继鲁，云南籍，钱塘人。"宋濂景濂《学士集》曰："起居注，浦君，与予同朝。浦君，西域阿鲁温人，其字为仲渊，因其自名而定以浦为姓。"起居注，隶翰林院也。《续云南通志稿》曰："哈散，瞻思丁次子，流寓河西。其曾孙政举，明正统甲子举人，易哈为合。"予始迁祖哈直公，官安庆卫指挥使。《明史兵志》谓中军都督府安庆卫五千六百人，遂以是家焉。回教人往默加者，阿拉伯语为哈直，一作哈只。指挥公曾往也，故以为字。明季家乘，黄楮而龙缘，予少时尚及见之。清樊封昆吾《南海百咏续编》曰："教门三忠墓，在流花桥北。顺治庚寅，大城既复，回民收瘗明四卫指挥使羽凤麒、撒之浮、马成祖三人者。旧碑已失，《通志》纪其缺文。盖以死报国，忠于所事者也。"又曰："三人者，本南京回民。成化时，调征猺排，有战功，奏留广州，置四卫以安插之，加指挥世职有差。永历时，三人以拥戴加都督同知衔。庚寅，大城被围，凤麒拒守南门，昼夜罔懈。及大城不守，戎服自缢于城楼。之浮及成祖亦殉。回人用其旧俗，藁葬乎此。"流花桥在广州城北，三忠墓在桥北。明唐王君臣冢，在桥南。庚寅，为清顺治七年，明永历之五年也。直隶《昌平州志》曰："默德那人，有道术，没葬于州东何家营，数显异。值闯寇之变，村野蹂躏，独其墓草无恙，民潜其间者，尽得全活。晏如也，盖见有白衣回回坐墓前，故兵革不及。"此明世之可考也。

〔**清世**〕《清史列传》曰："哈国兴，直隶河间人，父攀龙。官贵州提督，以武进士授三等侍卫，嗣授参赞大臣，没赠太子太保，谥壮武，入祀昭忠祠，图形紫光阁。"紫光阁，在北平西苑太液池之西，清室功臣，多图形其上。《嘉庆一统志》曰："许世亨，新都人。以守备从征金川，洊升贵州威远镇总兵。乾隆五十二年调剿台湾，所向克捷。台湾平，列紫光阁功臣图像，升广西提督。征安南，克黎城，封一等子，率将弁于桥南力战，死之，事闻，赠三等壮烈伯，谥昭毅，祀贤良祠。"四川《新都县志》曰："许世亨，率黔兵赴剿台湾，所向克捷，俘林爽文，加坚勇巴图鲁名号。时安南国王乞师，战于桥南，阵

亡，以其子文谟承袭子爵。安南平，于黎城立祠。"《重修成都县志》曰："许世亨，成都人，寄籍新都。由行伍中式，从征金川，奉敕撰《平定金川后五十功臣许世亨像赞》。"又曰："许文谟，父世亨，征安南战亡。文谟以武举袭爵，提督广东，调福建水师提督，渡海剿匪，斩获无算，调浙江提督。赐谥壮勇。"先慎懿公，讳大用，二十九世族祖也。《安徽通志》曰："马大用，字万宜，怀宁人。雍正丁未一甲三名武进士，授二等侍卫，陕西火器营参将，署花马池副将。乾隆初，调沅州。沅故民苗杂处，苗恃犷悍，多占民田。大用单骑直入寨峒，反复开谕，苗感而还田数千亩。擢宜昌镇总兵，转漳州镇总兵，兼都督佥事。时蔡荣夜谋不轨，大用夜骑驰二百里，入其巢缚之，余党悉散。移镇台湾，甲戌风灾，亲涉鹿耳门，拯救四千余人。累擢福建水师提督，滨海贼渠畏服。以老乞休，卒赐祭葬，谥慎懿。墓在怀宁县萧家坳。"丁未科武进士为王元浩榜，《东华续录》曰："雍正五年丁未十一月甲戌，赐王元浩等一百六十人武进士及第。"花马池，今属宁夏盐池县。时福建水师提督，驻节厦门。然台之人感公德，公之谥载清《通志》，近雷延寿《清谥法考》作慎恪者误矣。《重修成都县志》曰："周天受，字百禄，成都人，天培兄也。屡以少胜多，克复名城数十，授湖南提督，督办宁国军事。城陷战没，于宁国府建立专祠，并于四川省城建立兄弟三人祠宇，以褒忠义。周天孚，字信之，天培仲兄。周天培，字涵斋，与兄天受，从征发逆有功，授湖北提督，亲率兵丁，奋勇出战，力竭阵亡，谥武壮。"《巴县新志》曰："张应禄，字丽生。隶虎嵩林麾下，从征湖北、安徽、江西诸省，积功至总兵衔，署浙江杭州协副将。咸丰十年，统兵援嘉兴，兵败，被磔死，事闻，追赠提督，谥壮愍。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初，应禄聘温氏女，已纳征矣，从役于外，久而未娶。及应禄殉节死，温氏女丧服来归。"虎嵩林，成都回教人，湖南提督。咸同间，四川回教官提督者凡十一人，《清史列传》曰："左宝贵，山东费县人，授广东高州镇总兵，留奉天。光绪二十年，日人肇衅，侵我东藩，诏趣各

军进兵朝鲜。宝贵督师东下,至平壤,所统奉军三营,炮台峙立城北,为诸军冠。严督兵弁,奋勇与战,虽屡受枪伤,犹裹创指挥,忽飞弹洞胸,没于阵。事闻,予谥忠壮,于立功省分建祠,入祀昭忠祠。”平壤为朝鲜平安南道之首邑,殷箕子之故都,箕子之墓在焉。斯中日甲午之役殉节者。《甘肃人物志》曰:“马福禄,字寿三,河州人也。光绪庚辰武进士,保副将,加总兵衔,以统领从董福祥戍防山海关。庚子之役,及八国联军战于廊房,我师不利,敌陷正阳门。福禄援兵登城,谋夺楼,破敌卡七,会夜战中炮,没于阵。”河州今为临夏县,此清世之可考也。

〔民国〕 马毓宝,字善楚,昆明人,娴法国语文。民国三年,欧洲第一次战衅,毓宝以知兵愿参战,由法国领事送往战地,充客军,勇敢异常。及与德战,而没于军。榇归巴黎,协约各国,均深惜之。民国二十年,日人入我藩篱,东北丧地。安德馨,清苑人,二十三年驻军山海关,抗志不屈,一营尽殉。执干戈以卫社稷,亦齐义士田横五百人,不其烈欤。斯中日辛未之役殉节者。族兄桂府先生,讳吉第,善隶书,治军豫皖有声。丁丑,中日衅作,蛰居沪滨,抗怀高洁,赍志以没。

〔元时艺文〕 而艺文之流传者,《元史》曰:“西域扎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新元史》曰:“西域人扎马鲁丁用回回法,撰《万年历》。”多桑《蒙古史》曰:“波斯天文学家扎马剌丁曾进《万年历》。”扎马剌丁,即扎马鲁丁,乃波斯人也,其历本可购而得之。《元史·食货志》曰:“《回回历》五千二百五十七本,每本钞一两,计一百五锭七两。”《新元史》曰:“高克恭,字彦敬。其先西域人,后占籍大同。父亨,字嘉甫,治《易》、《诗》、《书》、《春秋》,有时名。克恭传家学,于群经奥义,靡不研究。官刑部尚书,谥文简。子秬,秘书著作郎。克恭诗自得天趣,画学米芾父子,后用李成、董元法。造诣精绝,尤工墨竹,与宋文与可齐名。”清彭蕴璨朗蜂《历代画史汇传》曰:“高克恭,字彦敬,号房山。其先西域,占籍大同,

后居燕京。墨竹不减文同,山水初学二米,后用李成、董元法,造诣尤精绝。没后购其遗墨一纸,率千百缗。"《新元史》曰:"察罕,西域板勒纥城人。官平章政事,总持纲纪,识者谓得大臣体。晚居德安白云山别墅,以白云自号,译《贞观政要》,诏译《帝范》、《圣武开天纪》及《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记》等书,后赐姓白氏。"其《氏族表》曰:"伯德那,居板纥城,亦回回族也。其子察罕,仁宗赐姓白氏。"《元史》曰:"瞻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国人。博极群籍,汪洋茂衍,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历官台宪,所至以理冤泽物为己任,平反大辟之狱,先后甚众。然未敢故出人罪,以市私恩。至正(顺帝)四年,除江东肃政廉访副使。瞻思邃于经,而《易》学尤深。至于天文、地理、钟律、算数、水利,旁及外国之书,皆究极之。所著述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诣》、《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纪》、《至大诸臣列传》、《审听要决》及《文集》三十卷。卒,赠礼部尚书,追封恒山郡侯,谥文孝。"《新元史》曰:"瞻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国人,后徙丰州,又家于真定。"《新元史》又曰:"萨都剌,字天锡,答失蛮人,后徙居河间。晚年寓居武林,每风日晴好,辄肩一杖,挂瓢笠,踏芒跻,凡深岩邃壑,无不穷其幽胜,兴至则发为诗歌。著有《雁门集》八卷,《西湖十景词》一卷。"《元史类编》曰:"萨都剌,祖父以勋留镇云代。遂为河间人。善楷书,晚年寓居武林。"近陈衍石遗《元诗纪事》曰:"萨都剌,字天锡,别号直斋。本答蛮氏,后为雁门人,登泰定丁卯进士,官至河北廉访司经历。有《雁门集》。"清钱大昕晓征,《元史艺文志补》曰:"萨都剌,《雁门集》八卷,《集外诗》一卷。"又曰:"蒲寿宬,《心泉学诗稿》六卷。"清顾秀埜,《元诗选》曰:"辛文房,字良史,西域人。与王执谦伯益,并以诗称,著《唐才子传》十卷。"又曰:"教授哲马鲁丁,字师鲁,回回人。"又曰:"马总管昂夫,色目人。官三衢路达鲁花赤,有诗名,与萨经历都刺唱和。"又曰:"伯笃鲁丁,字至道,称鲁至道,答失蛮人进士。

至元三年任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副使。"又曰:"孟昉,字天伟,本西域人,寓北平。至元十二年为翰林待制,官至江南行台监察御史。"又曰:"仇机沙,字大用,回回人。"元杨维桢廉夫,《西湖竹枝集》曰:"别里沙,字彦诚,回回人氏。早登上第,官至光州达鲁花赤,学问精明,居官有政,诗尤有唐人之风云。"又曰:"掌机沙,字密卿,阿鲁温氏,礼部尚书哈散公之孙也。学诗于萨天锡,故其诗风流俊爽,观于竹枝,可以称才子矣。"《明史》曰:"丁鹤年者,回回人。曾祖阿老丁,与弟乌马儿,皆巨商。元世祖征西域,军乏饷。老丁,杖策军门,尽以赀献。论功,赐田宅京师,奉朝请。乌马儿,累官甘肃行省左丞。父职马禄丁,以世荫为武昌县达鲁花赤。有惠政,解官留葬其地。至正(元顺帝)壬辰,武昌被兵,鹤年奉母走镇江,母没,监酪不入口者五年。避地四明,方国珍据浙东,最忌色目人,鹤年转徙逃匿。及海内大定,而生母已道阻前死,瘗东村废宅中。鹤年恸哭行求,母告以梦,乃啮血沁骨,敛而葬焉。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国。顺帝北遁后,饮泣赋诗,情词凄恻。好学洽闻,精诗律。"《新元史》曰:"丁鹤年,其先西域人。父职马禄丁,徙居武昌,因以丁为氏。年十七,通《诗》、《书》、《礼经》。至正间,从兄吉雅谟丁为定海令,徒步往依焉。省台交荐,凡九上,皆不就。既而方国珍据浙东,鹤年深匿海岛,卖药以自给。凡忧国之念,皆发之诗歌,著有《海巢集》。"《嘉庆一统志》曰:"丁鹤年,父职马禄丁,为武昌县达鲁花赤,遂为武昌人。淮兵袭武昌,奉嫡母走镇江,复避地四明。后还武昌,生母冯,已前死,不知殡处,恸哭行求,母告以梦。"其《海巢集》,自序梦得先妣墓曰:"己未夏五月,还武昌,迁葬。兵后陵谷变迁,先妣封树,竟迷所在,久寻不得,露祷大雪中。冬十一月二十日夜,忽感异梦,翼日,遂得其处。"至诚感格,故称为丁孝子也。鹤年以壬辰避兵,己未归葬其亲,流离颠沛,二十有八载矣。《元史类编》曰:"丁鹤年,父职马禄丁,徙居武昌,因以丁为氏。至正间,淮兵渡江袭武昌,鹤年奉母行,从兄吉雅谟丁,为定海令,徒步往依。既而

方国珍据浙东，鹤年深居海岛，卖药自给。”浙江《定海县志》曰：“鹤年居翁洲海岛，隆冬衣不掩胫，有馈遗者，虽馌粥费，无所受。”故戴叔能称之为高士。翁洲岛。即舟山岛也。元戴良叔能，《九灵山房集》曰：“鹤年与吉雅谟丁，甚友爱。吉雅谟丁，后以直言忤权要，谪迁江右，道里梗塞，仆隶皆惮行。鹤年乃独冲寒雪，冒险千里从之。后还越，宿留四明，或旅食海乡为童子师，或寄居僧舍，卖药自给，久处艰瘁，泊如也。当方氏之盛，幕府颇待士，士之至者踵接。鹤年独逡巡远避，门无一迹。”其题《马元德伯仲诗》后曰：“独此三诗，犹为其弟鹤年所蓄，鹤年联之为卷，且追书和答之作，并题四韵于后。元德由进士起家，尝掾南台，宰定海，守奉化、昌国，皆有善政可纪。”马元德为吉雅谟丁，后更名，至正十七年进士。为官不避豪势，民赖以安，后调昌国，卒于官。《明史·艺文志》曰：“丁鹤年，《海巢集》三卷，楚宪王为刻其集。”《元史艺文志补》曰：“丁鹤年，《海巢集》一卷，《哀思集》一卷，《方外集》一卷，《续集》一卷。”《元诗纪事》曰：“丁鹤年，以字行，一字永庚，西域人。明永乐间卒，有《海巢集》。”浙江《杭州府志》曰：“丁高士鹤年墓，在钱塘学士港之南园。”《浙江通志》曰：“丁鹤年墓，在清波门外。鹤年十八，避兵钱塘，晚年致斋，习天方法，庐于先人之墓，卒葬其旁。其裔孙丁大绶拓其地，而环葬其中，遂世为丁世垅。”清徐逢吉紫珊，《清波小志》曰：“鹤年墓，在聚景园，今石亭子下。”而湖北《武昌府志》曰：“丁鹤年墓，在县西寒溪寺后，碑云孝子墓。”寒溪寺，故名资圣禅寺，晋陶侃士行，得金像于海上，初送寒溪寺者也。《明史》谓鹤年父职马禄丁，解官留葬其地，此为其先世垅，而《武昌志》误矣。此元时之可征者。

〔明时〕　《明史·艺文志》曰：“马沙亦黑，《回回历法》三卷。”马沙亦黑，德鲁丁之子，明太祖赐马氏也。德鲁丁子三，沙亦黑，居长，其《谱系》详之。墓在南京聚宝山，碣书马回回。下为方孝孺希直茔地，不百武而近。明郑晓窒甫《今言类编》作马懿赤黑，乃异译

也。《野获编》曰:"洪武十五年,命回回天师马黑亦沙等译修历法。"马黑亦沙,盖名之讹也。《双槐岁钞》谓"马沙亦黑、马哈麻二人,在翰林凡余年"。而《明史》无传,异矣。《明史·艺文志》又曰:"马欢,《瀛涯胜览》一卷。"古朴剐弘《后序》曰:"马欢,字宗道,会稽人,西域天方教。"《明史》曰:"马文升,字负图,钧州人。貌瑰奇多力,登景泰(代宗)二年进士,授御史,历按山西湖广,风裁甚著,还领诸道章奏。母丧除,超迁福建按察使。成化(宪宗)初,召为南京大理卿,以父丧归。十一年春,总制三边军务,寻入为兵部右侍郎。明年八月,整饬辽东军务,与中官汪直抗礼,奴视其左右。直因奏文升,行事乖方,谪戍重庆卫,直败复官。明年起为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凡三至辽,军民闻其来,皆鼓舞。益禁抑中官总兵使不得朘削,众益大喜。二十一年,进右都御史,总督漕运,召为兵部尚书。孝宗即位,召拜左都御史,帝耕耤田,教坊以杂戏进。文升正色曰,新天子当使知稼墙艰难,此何为者。即斥去。明年为兵部尚书,为兵部十二年,尽心戎务。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数条上便宜。国家事当言者,即非职守,亦言无不尽,在班列中最为耆硕。帝亦推心任之,岁时赐赉,诸大臣莫敢望也。始为御史,以正直天下事,疏出,天下传诵。迨为吏部,年已八十,修髯长眉,遇事侃侃不少衰。卒年八十五,赠特进光录大夫太傅,谥端肃。文升有文武才,长于应变,朝端大议,往往待之决。功在边镇,外国皆闻其名。尤重气节,历廉隅,直道而行。虽遭谗诟,屡起屡仆,迄不少贬。子璁以乡贡士待选吏部。嘉靖初,赠文升左柱国太师。"其《艺文志》曰:"马文升著《西征石城记》一卷,《兴复哈密记》一卷,《奏议》十六卷,《文集》一卷。"钧州今禹县,墓葬县北其茨山麓。予家由陕而豫而皖,故先端肃公为豫人也。《明史》曰:"韩雍,字永熙,长洲人。正统(英宗)七年进士,授御史,负气果敢,以才略称。景泰二年,擢广东副使,巡抚江西。劾奏宁王不法事,王府官皆得罪,时雍年甫三十,赫然有才望,所规画措置,咸可为后法。四年,巡抚宣府大

同。七年,议事入觐,帝壮其貌,留为兵部右侍郎。广西猺獞,流剽广东,残破郡邑殆遍。成化元年,拜都督,改左佥都御史,赞理军务。雍驰至南京,集诸将议方略,当全帅直捣大藤峡。倍道趋全州,十月至浔州,延问父老。皆曰,峡天险,不可攻,宜以计困。雍曰,峡延广六百余里,安能使困。兵分则力弱,师老则财匮,贼何时得乎,吾计决矣。遂长驱至峡口。十二月朔,雍督诸军,水陆并进,擢团牌,登山殊死战,连破石门、林峒、沙田、右营诸巢,焚其室庐积聚,贼皆奔溃。伐山开道,直抵横石塘,及九层楼诸山。雍躬督诸军,缘木攀藤上,别遣壮士从间道先登,据山顶举炮,贼不能支,遂大败,先后破贼三百二十四砦。峡有大藤如虹,横亘两崖间,雍斧断之,改名断藤峡,勒石纪功而还。迁左副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雍洞达闿爽,重信义。抚江西时,请追谥文天祥、谢枋得。雍有雄略,善断,动中事机。临战,率躬亲矢石,不目瞬。自奉尊严,疾恶严坦,中不为崖岸,挥斥财帛不少惜,故遂令行禁止,民得安堵。两广人念雍功,尤惜其去,为立祠祀焉。谥襄毅。"其《艺文志》曰:"韩雍《奏议》一卷。"全州今全县。浔州,今桂平也。甘肃《镇原县志》曰:"明有马应龙者,字雪峰,河州八方回教也。明正德(武宗)辛未进士,历官蜀臬。高丽上诗于朝,有应龙文字实堪师之句,惜其诗不传。雪峰卒,皋兰彭少保泽为撰墓志,武功康对山海铭之。"清朱彝尊锡鬯《明诗综》曰:"金大车,字子有。其先西域默加国人,明初赐姓,居南京。中嘉靖(世宗)乙酉乡试,有《方山遗稿》。弟大兴,字子坤。"太祖时,其先世授鸿胪卿,赐姓启宇,遂为江宁人。父贤,举进士,长于《春秋》。《明史·艺文志》曰:"金贤,《春秋纪愚》十卷。金大车,《子有集》二卷。金大舆,《子坤集》二卷。"予外家金氏,亦江宁人。先外大父有申公,清德宗时,中武科乡试,然与子有之世系,不可知矣。嘉靖《仁和县志》曰:"丁锡,字佑之,号西坞。其先西域人,或谓丁野夫之后。自幼性巧,喜为画,遇纸辄挥,翎毛花草,无不尽善,而尤精于山水。"明田汝成叔禾,《西湖游览志》曰:

“锁懋坚，西域人，扈宋南渡，遂为杭人。代有诗名，懋坚尤善吟写。”《滇系》曰：“闪继迪，字允修，保山人。万历（神宗）乙酉举人，官吏部司务。以子仲俨贵，赠检讨，赐谕祭，乡人立祠报德。著有《雨岑园秋兴》、《吴越游草》。其次子仲侗，贷千金随侍游览，到处父子唱和，亦著有诗集。闻姚诠《诗源》，选闪氏之诗最多云。”《续云南通志稿》曰：“闪仲侗，字士觉，永昌人，明天启（熹宗）举人，著《鹤和篇》二卷。”永昌，即保山也。《徐霞客游记》曰：“闪人望，名仲俨，乙丑庶吉士。其弟知愿，名仲侗，丙子解元，永昌人。”又曰：“闪太史以所作长歌赠，更馈以赆，其歌甚长，而字画遒劲有法。”又曰：“随拜马元中，并拜俞禹锡，二君连襟也，皆闪太翁之婿。禹锡原籍苏州，其祖讳彦，中辛丑进士。中时犹李时彦，后复俞姓，名彦。移居金陵大功坊后，其祖、父，年俱壮。闪太翁寓金陵时，欲移家南来，遂以季女字俞。”又曰：“元中有兄居此，与元康为橘中之乐。棋子出云南，以永昌者为上。元康为此中巨擘，能以双先让余。”又曰：“出元康诗示之。”是马元康能弈能诗也。又曰：“其友姓马，字云客，名上捷，号阆仙，寻甸府人。父以乡科任沅州守，当安酋困黔省时，以转饷功擢常德太守，以劳卒于任。云客其长子也，文雅蕴藉，有幽人墨士之风。云客出所著《拾芥轩集》相订。”寻甸，今为县，此明时之可征者。

〔清时〕 清李元度次青，《先正事略》曰：“丁澎，字飞涛，号药园，浙江仁和人。顺治进士，官礼部郎中。少有隽才，与弟景鸿、溁，并称三丁，著有《扶荔堂集》。”陈文述颐道，《西冷怀古集》曰：“药园，名澎，字飞涛，名在西冷十子中，著《白凤楼集》。”柯汝霖岩臣，《武林第宅考》曰：“郎中丁澎宅，在盐桥。澎与景鸿、溁齐名，世有盐桥三丁之称。”《滇系》曰：“孙鹏，字图南，号南村，昆明人，康熙戊子举人。负气傲岸，工诗古文。”又曰：“赛玙，建水人，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裔。雍正己酉举人，官知县，重赴鹿鸣。”《续云南通志稿》曰：“赛玙，著《梦鳌山人集》、《古文词集》。”玙，字笔山，父德象，

母马氏,盖孝妇也。《清史列传》曰:“哈元生,直隶河间人。云南提督,扬威将军,进《新辟苗疆图志》。”《圣武记》曰:“元生故材武,胆略绝人,感鄂尔泰知遇,奋冒矢石,屡立功至大将。”《宣威县志》曰:“乌蒙,即今之昭通,哈元生两定其地。”《历代画史汇传》曰:“改琦,字伯蕴,号香山,亦号七芗。其先本西域人,以其祖没于王事,家松江。写士女绝妙,折枝花卉,娟秀可爱,工诗文。”又曰:“李翰,杭人,本回回,善画蒲桃。”王涯,字岱舆,江宁人。顺治初,清兵下金陵,乃北上,寓北平,著《正教真诠》两卷。墓在北平三里河。马注,字文炳,号仲修,保山人。明永历时,官锦衣侍御。及清兵定滇,乃僻隐教读,著《樗樵录》、《经权二集》、《清真指南》。刘智,号一斋,江宁人。雍正间,北上谒孔陵,历齐鲁,莅都门,至西秦,抵粤东。晚岁,归寓清凉山扫叶楼,潜心著述。墓在江宁聚宝门外。著《天方典礼择要解》二十卷、《天方性理》五卷、《五功释义》一卷、《字母解义》一卷、《至圣实录年谱》一卷。其言均粲然可观,然《性理》于回教之道有未尽,《典礼》纪回教事亦多遗。推其用心,未可非已。马德新,字复初,大理人。两觐默加。著《四典要会》、《大化总归》、《天方春秋》、《道行究竟》、《寰宇述要》、《天方蒙引歌》、《指南要略》。咸丰间,云南衅作,从容就义,年已八十余矣。此孔子所谓非其罪也,故林则徐少穆曰:“当别其为良为匪,不必歧以为汉为回。”言之可慨。而四君之作,皆用明乎回教之道也。《巴县新志》云:“张凤藻,字镜芝,县诸生。工诗书画,篆隶见重于学使何绍基,著《金石广韵府》。”马荣卿,怀宁人。流寓巴县,官大理府知府,善书画,尤擅金鱼。子光荣,中乡试,善翎毛,为予之族人也。杨子贞先生,先伯母杨太夫人之从父也。精阿拉伯文,通儒家之旨,著《清真大学》,未梓而稿散轶。吾邑回教人士信道之笃者,其启迪之功,至今未坠。先伯母善阿拉伯文者,盖有自也。族祖敬臣先生,讳继贤,著《孟浪诗文集》。族伯松年先生,讳鹤生,中乡试,著《怀仙阁诗钞》一卷。先外舅郑裴玑先生,讳汝衡,善金石。尊君子惠先生,

讳瀛，兴乡学，桃李满东南，著《盛唐山馆诗草》若干卷。尊祖，雪湖先生，讳珊，晚号野桥老人，精六法，工墨梅山水。仲尊祖，牧山先生，讳琳，擅花卉，有江南二郑之称，载《怀宁县志》。甘肃《天水县志》曰："哈锐，字蜕庵，号钝斋。其先闽人，奉回教，明季以武职宦秦家焉。光绪壬辰进士，创存古学社，著有《诗文集》及《手订年谱》、《望云山房杂钞》一卷。"此清时之可征者。

〔民国〕 族兄竹君先生，讳吉符，桂府先生之长兄也。从政西藏，著《藏政撷要》一卷、《藏牍劫余》一卷。蒋国平，江宁人，著《平叔诗存》二卷。先君子介泉公，著《回教考略书后》一卷、《晚晴室家书》三卷，经先后刊行，文稿敬录成卷，而梓里邱墟，与之俱尽矣。此人子之所痛心也。先君子书法，惟从兄秉生先生得其传，每自惭未能。幼侍先大父绍文公坐，尝诫之曰，尔不善书，当思奋勉。殊知驽骀下驷，虽竭其力，有不可得者，可愧也。马邻翼，字振武，邵阳人。著《伊斯兰教概论》一卷，入《万有文库》。哈国祯，字德成，以字行，南郑人。好学深思。不慕荣利，通阿拉伯文，明孔孟之道，娴英吉利、印度语。循循善诱，乐道人善，中外人士，翕然崇之。丁丑，日人陷上海，守志不渝，间关西行，译《经》未蒇，遽没蒙自，惜哉。

第八章　名寺古墓

〔**海陆分程**〕　阿拉伯人之至中国，海陆分程，其径有三。《新唐书·地理志》谓："通海夷之道，自广州而行。"《宋史》曰："天圣(仁宗)元年，乃诏自今取海路繇广州至京师。"此航海者也。《新唐书·裴行俭传》曰："行俭议曰，吐蕃，叛涣方炽，敬玄失律，番礼丧元，安可更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质京师，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权以制事，可不劳而功也。帝因诏行俭册送波斯王。且为安抚大食使。"《旧唐书·波斯国传》曰："仪凤(高宗)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行俭以其路远，至安西碎叶而还。"是时为白衣大食。而《宋史》曰："先是使由沙州涉夏国。抵秦州。"沙州，为新疆故地。秦州，属甘肃。《明史》曰："天方国，其使多从陆路入嘉峪关。"嘉峪关，属甘肃酒泉县，此西北陆行也。《岛夷志略》曰："天堂，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故《明史·历志》曰："默狄纳，约在云南之西八千余里。"此西南陆行也。新旧唐书，纪大食之兵，平安史之乱，虽未言其所自，而《资治通鉴》谓："至德(肃宗)二载正月，上闻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诸国，兵至凉、鄯。"《通鉴纲目》曰："上闻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诸国，兵至凉、鄯，乃幸保定。"拔汗那，为古乌孙国。凉，今属甘肃武威县。鄯，为青海之乐都。保定，今甘肃泾川县北。是大食兵由西北陆行至中国，经甘肃而收两京也。而《新疆纪游》谓"回教之入中国，始于新疆之大陆，其后由海道而至南洋及广东一带"者误矣。

〔**杭县名寺**〕　甲子岁夏，予客浙之杭县。杭县，故杭州府治，

宋之行在所临安也。时驾扁舟,浮西湖,经岳坟,慨然想见其为人。昔忠武以麻札刀破金之铁骑,挫兀术之锋,尝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此所以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明张溥天如曰:“蜀汉之诸葛亮、唐之郭子仪、宋之岳飞,三人皆间世而一出者也,而飞独不幸,伤哉。”其论之至矣。民国肇造,关岳合祀,崇其祀典,盖其屈之于一时,而伸之于千百世而无穷,其心皆昭然而不可磨灭也。回教之真教寺,在洋坝头。《西湖游览志》曰“文锦坊,西通三桥街者,俗称洋坝头”也。世以其形似而称凤皇寺。寺门东向,门顶如圆冠,重楼五级,垩墁如新者,望月楼也。清时宦斯土者,以形家之言拆毁之,去其二。凭楼远眺,与雷峰塔东西并峙,西湖之胜在望矣。殿宇宏伟,中狭而前后修广,今以除道,寺门又易旧观,而雷峰塔圮毁。万历《钱塘县志》曰:“真教寺,在西文锦坊南。《郡志》名礼拜寺,系回回国香火,岿然市中,当道有为勒石者。”《杭州府志》曰:“真教寺,文锦坊南。元延祐(仁宗)间,回回阿老丁所建,内有明永乐(成祖)敕谕碑,景泰(代宗)中复葺,崇祯(思宗)间毁。清顺治三年,总戎苏见乐,衢守韩养淳,捐赀重建。”《明史》谓丁鹤年曾祖阿老丁,雄于赀,然为元世祖时人。多桑《蒙古史》注曰:“临安城,今浙江省治杭州也。昔为宋九帝所都,故称京师。”又曰:“京师有回教礼拜寺三所。”今真教寺为元时建,然宋时之三寺,已不可考矣。明吴之鲸伯裔,《武林梵志》曰:“俗称礼拜寺。”《西湖游览志》曰:“真教寺,在文锦坊南,元延祐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先是宋室徙跸,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从驾而南。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夥。经皆番书,面壁膜拜,不立佛像,第以法号祝赞神祇而已。寺基高五六尺,扃鐍森固,罕得阑人者,俗称礼拜寺。”清于敏中,《浙程备览》曰:“正教寺,在粥教坊北。”此误为正教也。范祖述《杭俗遗风》曰:“回回堂,在南大街文锦坊地方,系回回教门聚众礼拜之所,故名礼拜寺。其堂四方壁立,高五六仞,迎面彩画,有回教字匾额,中开圆门,内造鸡笼顶,两

旁列石栏。”《马可波罗行纪》谓行在城有回教四万户。而《辍耕录》曰：“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称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聚景园，回回丛冢在焉。”《清波小志》曰：“聚景园在清波门外，孝宗致养之地，今则为番回埋首。”是时奉先君子手示，广州以拓地将波及先贤斡葛思之茔，书告援止，幸吾皖之请，得以改涂。予之欲考全国名寺者，盖于斯时也。

〔**南京名寺**〕 甲戌岁，寓南京三山街之净觉寺者一稔，与各省回教人士朝夕接，寺址辽廓。明太祖时，以楠木敕建，及太平天国据南京，将寺之梁栋榱桷，移建蕃邸。今之寺宇，盖新葺者。《江宁府志》曰：“净觉寺，在府治三山门内，明洪武（太祖）间敕赐，宣德（宣宗）年重修，郑和题请其子孙世守之。”近王焕镳《首都志》曰：“明洪武二十一年建净觉寺于三山街，以居西域归附之人，为南京有回教之始。”

〔**江都寺墓**〕 乙亥秋，往江都。江都，旧属扬州府，为江、甘两邑，甘泉县后废。出广储门，至梅花岭，明史阁部墓，以袍笏而为之冢也。阁部，为桐城左忠颜公之弟子，富贵威武不可移易其心，皆以大节闻。通济门外有普哈丁墓，墓滨连河，佳城郁郁。《甘泉县志》曰：“西域僧补好丁墓，在大东门外官河岸东。丁以游方至广陵，卒葬于此，俗谓回回坟。”《扬州府志》曰：“西域僧普哈丁墓，在大东门外官河岸东，俗谓回回坟。《旧志》作补好丁，询之回人，云当作普哈丁，乃三姓同至广陵，卒葬于此。”广陵，即江都，谓三姓者误矣。《甘泉志》且谓其自济宁一宿而至扬也。祔瘗于斯者六七冢，俱宋元时人。礼拜寺，在太平桥，寺壁多阿拉伯文墓碑，新掘自土者。《扬州府志》曰：“礼拜寺在府东，太平桥北，宋德祐（恭宗）间，西域补好丁建。”是普哈丁，为南宋时人也。然《旧唐书·邓景山传》曰：“会刘展作乱，引平卢副大使田神功兵马讨贼。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湖、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新唐书·邓景山传》曰：“宋州刺史刘展反，景山逆击不胜，

引平卢节度副使田神功兵至扬州，大掠居人，发冢墓。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资治通鉴》曰："邓景山既败，与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报，景山遣人趣之，且许以淮南金帛子女为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众南下。神功入广陵，及楚州，大掠杀商胡及千数，城中地穿掘略遍。"《通鉴纲目》曰："安史之乱，兵不至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当唐肃宗时，阿拉伯人已侨居江都，遭此浩劫，其曾否建寺，不可知也。盖阿拉伯人航海而至中国者，自粤而闽而浙，泝运河往江苏之瓜洲，达江都，北至山东之济宁，经南旺折入黄河，而至开封。开封，故宋之汴京，西溯渭水，以适唐都之长安。元都北平，明清因之，于是复由运河，北达通县，而后入京。《续通典》谓："唐都关中，转输之仓，由江、淮、汴河，以达于渭。"《河南通志》曰："隋沿河置仓，唐亦置河口输场，分运入河洛，时则自江达淮，自淮达汴，自汴达河，而洛而渭，而专以河为急，宋都大梁，为四河以通漕。"此由运河而至唐宋之都也。清齐召南次风《水道提纲》曰："运河北至天津，南至黄淮，以汶水为上源。汶水南旺，正当水脊，运舟自清口逾河淮，由邗沟南至于江，逾江由京口东南至于浙。漕舟至天津，即溯白河至通州，以达于京师。"此运河达南北之道也。长江蜿蜒数千里，回教人居者亦盛，惟江都礼拜寺，为宋时建，其故可知矣。

〔广州寺墓〕 丁丑秋，天祸中国，日师又东来，故都既失，而上海、南京陷，遂由沪之汉省弟，假道于粤，谒斡葛思墓，仰止久矣。过湘，泛洞庭，湖水涸落。上岳阳楼，气象萧瑟，然范仲淹希文之任重惠族，文章功烈，可风也。斡葛思墓，在广州流花桥桂花冈，唐太宗贞观三年卒于粤。《广州府志》曰："西域回教默德那，国王谟罕蓦德，遣其母舅苏哈白赛，来中土，建光塔及怀圣寺。寺塔告成，寻没，遂葬于此。"苏哈白赛，为阿拉伯语亲知之义，云舅氏者误也。又曰："回回坟，在广州城北门外，建于唐贞观三年。其坟筑拱顶，形如悬钟，人入内，语声相应，移时方止，故俗呼为响坟。自唐迄今

千余年，乡人敬畏，不敢近坟樵采。迨元至正（顺帝）间，留萨都剌十七家，居粤看寺及坟。明季命回教世袭指挥驻广州。因是兵民日盛，各姓每年必诣响坟瞻拜诵经，至今相沿不替。而西域诸国服其化，每航海万里来粤，以得诣坟瞻拜为荣。虽极尊贵者至此，亦匍匐膜拜于户外，极致其诚敬焉。"萨都剌，《广东通志》作阿都剌，亦音之异也。怀圣寺，在光塔街，额书怀圣光塔寺，右书唐贞观元年丁亥鼎建。斯时也，至圣尚垂拱而治也。寺门南向，塔居门右，与佛氏浮屠异。内具石级，拾级而登，一览珠江之胜，与净慧寺之千佛塔相望。净慧寺，今称六榕寺。元顺帝至正时《碑记》曰："白云之麓，坡山之隈，有浮图焉，其制则西域，嵘然石立，中州所未睹。世传自李唐迄今。蜗旋蚁陟，左右九转，南北其扃，其肤则混然若不可级而登也。其中为二道，出惟一户，古碑已漫，莫之或纪。至者乃弟子撒哈八，以师命来东兴教，岁计殆八百。制塔三，此其一尔。"撒哈八，犹苏哈白赛。所云古碑，已失之矣。其他二塔，亦不可考，而《府志金石略》谓碑在城西光孝寺者误也。《广州府志》曰："怀圣寺，在府城西二里。寺有番塔，始建于唐时，轮囷直上，凡十六丈五尺。"其《旧志》曰："怀圣寺，在南海县治东南，唐时异人所创。内建番塔，广人呼为光塔寺，不设佛像，惟书金字为号，以为礼拜焉。"《广东通志》曰："怀圣寺，在府城内西二里，唐时所创。明成化（宪宗）四年，都御史韩雍重建，留达官指挥阿都剌等十七家居之。番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塔，凡六百十五丈，绝无等级。其颖标一金鸡，随风南北。下有礼堂，历代沿革，载怀圣将军所建，故今称怀圣塔。"是以斡葛思，为怀圣将军。然谓塔为六百十五丈者，纪之讹也。又曰："塔在南海县之番塔街，俗呼光塔，今有回回寺在其左，即礼拜堂之故址也。"宋岳珂肃之《桯史》曰："后有窣堵波，高入云表，式度不比他塔。环以甓为大址，累而增之，外圆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下有一门，拾级以上，由其中而圆转焉如旋螺，外不复见其梯磴，每数十级启一窦。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

篆籀，是为像主，拜者皆跪向之。”窣堵波，梵语谓塔也，不知回教固无像主耳。方僧儒孚若，《南海百咏》曰：“番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塔。”《南海百咏续编》曰：“怀圣寺，在西城光塔街，唐时回回国人礼拜堂也。回教之祖，名贵圣穆罕默德，寺号怀圣者，怀念贵圣也。寺有番塔，形如酒瓶焉，唐时回人之望海表也。”清仇池石竹屿，《羊城古钞》曰：“相传塔顶，旧有金鸡，随风南北。洪武（明太祖）二十五年七月，金鸡为飓风所坠，送京贮内库，复以铜易之，亦陨于飓风。万历（神宗）庚子重修，易以葫芦。康熙八年，复坠于飓风。”又曰：“光塔在怀圣寺，其形圆轮直上，至肩膊而小，四周无楯栏，无层级，顶上旧有金鸡。明洪武间，金鸡为风所堕，乃易以风磨铜蒲芦。上有榕一株，白鹤栖之。花塔、光塔，为一城之标，形胜家常谓会城如大舶，二塔其樯，五层楼，其舵楼云。”花塔，即净慧寺之千佛塔。五层楼，乃越秀山之镇海楼也。张心泰，《粤游小志》曰：“城西别有二塔，一梁建，梁建者，俗名花塔。一唐建，唐建者，俗称光塔，在怀圣寺。”是怀圣寺建于唐贞观之时，其来久矣。戊寅夏，皖垣沦陷，城舍已非，叔蔚弟有就于蜀之涪陵，粹如弟偕去，眷属咸西行就食。涪陵，伊川程子之所窜也。注易洞可蹑焉，诸葛孔明之开诚心布公道，古之遗爱也。其风俗教化，想有诵之者。从兄稚妹，移湘之常德。常德，昔之武陵，晋陶潜渊明，《桃花源记》之武陵渔人者是也。后徙沅陵。沅陵，故辰州府治，长妹避乱乡居，而音问艰阻，予侄肇起，次年复往常德。闻警，避舟中，舟覆灭顶。学业将成，至可痛已。予以庐子少帆之召，由汉重来广州，北望松楸，时为陨涕，藏书著述，无足论矣。先曾大父孝思公，先大父绍文公，先君子介泉公之所遗者，如之何其可存也。然其所教者，不敢忘也。秋，日师潜至，遭变非常。台山刘君子清，以势之殆哉岌岌，召之港。子清，笃行人也。然香港为英所属，迟迟其行矣。未几，烽烟触目，隆隆之声不绝。中夜西走，遑遑何之，止于佛山。佛山、汉口、朱仙、景德，为中国之四大镇，洎乎我师西移，广州陷未三日，而武汉继丧矣。

海内风尘，道涂梗阻，往湘就兄未果，折而南下。舟车频繁，载行载奔，少壮老弱，挟持提挈者，累累然于道，前趋后顾，号呼迫切矣。信宿新会之江门，其南崖山，宋陆秀夫，殉国处也。经葡属之澳门，而后来港。关山难越，故国劳思，跋前疐后，其何以归欤。

〔**晋江寺墓**〕　予乃思东行。盖粤、闽、浙之名寺三，已历其二，惟晋江未至，将往清净寺以竟其志。昔舅祖郑少卿、沛之，伯仲两先生宦闽，稍知寺之崖略。及沛之先生权南安县，又悉其兴衰。晋江为南安之邻邑，明郑成功，南安人也。岁阑，乘那威国轮启行，沿海港口，均为日舰所封，风涛天涌，茫无垠际。泊下安，远秀涂十余里。秀涂，乃昔之泊处，夏秋水盛，始可入江。易舟行，水浅而舟胶，艰险备尝矣。寒夜风冽，砭人肌骨，不夜行海者，凡二十稔。岁戊午，外舅需次越中，摄鹾政。予读书于廨，日月几何，荏苒至今，击楫中流，慨然永叹而已。翘首天际，参星煌煌，心之忧矣，云如之何。夜半抵涂门街，扣寺门啄啄久之，是寺以石砌成，营造之精，远过粤浙，而其毁也，则又过甚。寺门如浙寺若，南向，门顶圆冠外，又有两半圆焉，具阿拉伯式者，惟此一寺耳。门石青色，壁石白，石壁上垣，环刻阿拉伯文，字皆浮凸，《古尔阿尼》也。平明，升门巅而望，上如雉堞，俯瞰紫帽山，背依清源山而为屏障。寺壁有明成祖永乐五年，敕谕米里哈只《护教碑》。然《明史·食货志》，有回回哈只，未知米里哈只，果何人也。右正殿七楹，不戒于火，殿已焚如。石壁犹屹立，所镌阿拉伯文，与寺壁若，今且牛羊从而牧之。其后新殿，为清仁宗嘉庆时建，规模狭隘。寺之毁也，当在乾嘉之际。乌呼，盛衰不常，理有固然，而作践至是，抑何忍也。夫先人之所遗者，历尽艰辛，思以昭久远，而后人顾不爱之重之，一任其蚀剥，又残毁之而不少惜，何其成之之艰，而毁之至易也，谁其葺之欤。左有明《重修碑记》曰："郡建寺楼，相传宋绍兴（高宗）间，兹喜鲁丁，自撒那威来泉所造。楼峙文庙青龙之左角，有上下层，以西面为尊。临街之门从南入，砌石三圜以象天三。左右壁各六，合为九

门,追琢皆九,九数取苍穹九九之义。内圜顶象天,上为望月台,下两门相峙,而中方取地方象。入门转西级而上,曰下楼,南级上,曰上楼。下楼石壁,门从东入,正西之座,曰奉天坛。中圜象太极,左右二门象两仪,西四门象四象,南八门象八卦,北一门以象乾元。天关于子,故曰天门。柱十有二,象十二月。上楼之正东,曰祝圣亭。亭之南为塔,四圜柱如石城,设二十四窗,象二十四气。西座为天坛,所书皆经言云。"天坛,为礼拜殿,谓法天地之象,失之泥矣。《泉州府志》曰:"清净寺,在府治通淮街北。宋绍兴元年,回人兹喜鲁丁,自撒那威来建。楼塔高敞,置银灯香炉及田土房屋。元至正(顺帝)间,里人金阿里重建,三山吴鉴为记。明正德(武宗)间,夏彦高鸠众重修。隆庆(穆宗)间,知府万庆、万历(神宗)间,知府姜志礼相继修。寺旧有塔,万历间,夏东升等修。"其《旧志》曰:"隆庆丁卯,木塔坏,知府万庆等修,塔五层。万历三十七年,地震楼颓其角,知府姜知礼、知县李待问重修。"迨清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大风,而塔遂圮。《府志》又曰:"夏不鲁罕丁者,西洋喳啫例绵人。皇庆(元仁宗)随使来泉,住排铺街,修回回教,延之住持礼拜寺,寺宋绍兴创也。纳只卜穆喜鲁丁,建兹寺,有银瓶香炉以供天,土田廛舍以给众。宋元之际,寺坏不治。至正九年,夏不鲁罕丁与金阿里,谋出己赀修之。旧物征复,寺宇鼎新,层楼耸秀,峙郡庠前,东壮青龙左角之胜,三山吴鉴记之。当是时夏不鲁罕丁,年逾百有二十矣,精健如壮岁,故是役也犹为政,鉴称其博学有才德,众奉以摄思廉。摄思廉即华云主教也。罕丁,皇朝洪武(明太祖)三年庚戌乃终,去至正己丑又二十二年,盖寿百四十二岁云。夏敕大师,不鲁罕丁子也,习回教,继其业,亦寿百十一岁。"纳只卜穆喜鲁丁,犹兹喜鲁丁。吴鉴记,载《闽书》,其《记》曰:"有纳只卜穆慈喜鲁丁者,自撒那威从商舶来泉。刱此寺于泉州之南城,造银灯香炉以供天,买土地房屋以给众,以没塔完里(都寺者)阿哈米不住,寺坏不治。至元九年,闽海灵佥黑德尔行部至泉,摄思廉(教主)夏卜鲁罕

丁，命舍剌甫丁、哈悌卜，领众分诉于宪公任达鲁花刺，高昌偰玉立至，议为之征复旧物，众志大悦。于是里人金阿里愿以己赀，以新其寺。”然寺壁阿拉伯文碑谓“寺为回历七百十年建，而创于回历四百年”。其云七百十年者，当为元武宗至大三年，夏不鲁罕丁，来中国时也。而回历四百年，为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与《碑志》所纪，先百二十岁。《马可波罗行纪》注曰：“中国之回教礼拜堂最古者，亦在泉州。”又谓：“十四世纪时，回教在此城建一第二礼拜堂，甚壮丽，迄今尚存。”若以绍兴岁计之，则为十一世纪，而非十四世纪也。寺内有桥，《府志》曰：“清净寺桥，在寺中，即府前河。东经通淮门，《隆庆志》作礼拜寺桥。”今多误称是寺为麒麟，乃音之伪，而清净之名晦矣。东南四里许灵山，为阿拉伯人先贤冢，名圣墓，列昭穆，左三贤，右四贤，下为祔葬者。墓后缭短垣，前有阁，阁毁而础存。《府志》曰：“灵山，为默德那国二人葬焉。相传唐武德中来，有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于此。”明何乔远稺孝，《闽书》曰：“灵山，有默德那国二人葬焉，回回之祖也。回回家言，默德那有吗喊叭德圣人，圣直显美，御位二十年，降示经典，好善恶恶，奉天传教。日不晒暴，雨不湿衣，入火不死，入水不澌。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遂以其道，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暨卒葬此。然则，二人唐时人也。二人自葬是山，夜光显发，人异而灵之。名曰圣墓，曰西方圣人之墓也。”吗喊叭德为至圣名之异译。一贤传教广州者，斡葛思也，惟二贤之事不详。《扬州志》载补好丁，乃宋时人。明郡守周道光《记》曰：“郡城之东，为仁风门，门之外，半里许，稍折而东南，遵湖冈行，望之垒然郁然，祥光瑞霭，隐隐星雾，其中若有真藏焉者。问之土人，曰，此灵山圣墓也。有回回教者，乐此邱而藏焉。入门，迳路甚湫隘。登其堂，境界觉别。陟其巅，中有鬣封者，即圣墓也。墓之前，右有小阁，为礼拜所，左有疎轩可憩。面西而户南，可以远眺。而东南之胜槩，一览在目。”陈懋仁无功，《泉南杂志》谓：“出仁风门半里许，

为灵山。”而《福建通纪》称“灵山在晋江城东南二十里”误矣。墓垣有郑和展墓碑，谓：“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忽鲁谟厮，《明史》作忽鲁谟斯。而《成祖纪》曰：“十四年十二月丁卯，郑和复使西洋。十七年秋七月庚申，还。”是离京之时，为永乐十四年十二月。而由闽之行，为十五年五月。郑和七使西洋，此其五也。近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载《南山三峰寺塔碑》亦作“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碑存福建长乐县。清江长贵《重修墓记》曰：“我教之行于中国也，由来久矣。泉州滨大海，为中国最东南边地，距西域不下数万千里，则教之行于斯也，不亦难乎。同治庚午秋，长贵奉命提督福建陆路军务，莅任泉州，下车后，询问地理。部下有以郡东三贤四贤墓告者，公余策马出城，如所告而访之，平冈之上，果有两墓在焉。墓侧碑碣，苔蚀沙剥，字迹漫漶，多不可辨。惟我蜀马公权提督篆时，所撰立者，上故有亭，尚未磨灭。而亭久倾圮，碑仆臣尘沙中，正不知几历年所矣。觅日爬刮，继以淋洗，始得约历扪读，证诸郡志，乃获其详。盖三贤、四贤于唐武德中传教泉属，卒而葬此者，厥后屡显灵异，郡人士咸崇奉之。明永乐太监郑和出使西洋，道此蒙佑，曾立碑记。我朝康熙乾隆间，泉之官绅，迭经修治。马公重修事，在嘉庆二十三年，乃其最后者也，然于今已五十四寒暑矣。于是捐廉择吉，鸠工重修。既竣事，志其崖略如此。惟冀后之来者，以时展缮，无任其如马公及余相去之远而未葺治，日复一日，渐就湮没也。”长贵，盐亭人。嘉庆间修葺墓者，为巴县马建纪，以福建漳州镇，权提督篆，俱回教人也。晋江，昔时回教人为盛。嘉庆十七年《议募修清净寺引》，载榜眼一人，进士十五人，解元一人，举人九人。《府志》且称：“元进士马速忽，志操高洁，崇尚名节，元季士风委靡，鲜有其伦。”今回教人多居白奇、陈逮两乡，通教义者盖寡。自厦门为商埠，航海者不经其地，是以衰矣。昔晦庵朱子授同安主簿，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士修其教，民怀其德，贤

者关盛衰之运而益于国者，顾不重欤。夫宋立国三百余岁，武功不竞，而能媲美汉唐，民风和洽者，非濂、洛、关、闽，诸贤培植之功欤。故孔子之道，至汉儒而盛，及宋儒而益彰。伊川程子之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晦庵朱子之居敬穷理，皆主敬存诚之旨。故明道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对越上帝。"程子之母教严，而孟子亦得自母氏，贤哲皆有自来矣。夫秦既并吞六国，鞭箠天下，以圣人不足法，致上无道揆，而下无法守，及二世而分崩离析。晋以六经为糟粕，屏弃毁绝，放言高论，卒至纲纪失坠，中原板荡。孰知祸烈至此哉。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忠信之于人心，犹隄防也。补苴时虞其溃，岂可决隄而自速其祸，及至泛滥横溢，而收拾也亦难矣。回教始自亲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皆修身之本，而其旨一也。轮舟将之永嘉而后返港，予以买舟非易，随之俱往矣。永嘉，故浙之温州府治。入瓯江，傍山而行，山环水曲，水波不兴，天然之画图也。舍舟登陆，风雨如晦，闻丝竹之声，而后知为己卯岁履端。江中孤屿，若镇江焦山而差小也。金兵南犯，宋高宗于建炎四年，播迁至此。张溥天如论之曰："康王构，徽宗第九子。构独拥兵居外，乘危履尊。迹虽顺于灵武，心尤逆于安东。假令信王当之，统金石之旅，任忠义之臣，驰驱大河，中原可复。天欲宋室偏安，非人力也。"江心寺傍为宋文信国祠，以自高邮而来倡义也。宋谢枋得君直曰："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志之所在，气亦随之，气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随之。儒者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若信国者，非立心立极者耶。是故君子之出处，固卓然而不可苟也。国家之治，思唐虞之盛。典章礼乐，垂法后世。其衰也，则振刷人心，尚教化，以易风俗。及其乱也，当思削平大难，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思以一身自任天下之重。故孟子曰："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而孔子论仁，惟殷有三仁。伯夷、叔齐，求仁得仁。若信国之不降志辱身，孔子之所谓仁者非欤。是行

也，可正《明史》之失，而补新旧唐书所遗。成予之行者，陈君乙豪、乙华，昆季也。

羁港数载，去国怀乡，而复久病，潮阳周君建猷为予医治者一载，谓思虑久而肝血亏也。每念先曾大母苏太夫人之盛德，未尝不涕零而愧矣。当洪杨衅作，举家避乱黄荻阪，邻媪以予家未炊，偶馈以园蔬，先曾大母固却之，而后召先大父伯仲而告之曰，人之立志，当自忍饥始。此孟子所谓苦其心志，饿其体肤。且受人之一饭，没齿尚不足以报德，可不勉乎。先君子尝用是而诫，予日诵文信国《正气歌》以自励也。

辛巳春，萧子纫秋自沪来港，邀予俱返。候飞机而行，予颇思漫游，于是乘轮舟至广州湾。广州湾租借于法，而今为日人所据，见国人之至，无不虎视眈眈。公路多经毁弃，迨抵贵县，始乘汽船经桂平而至柳江。桂平之断藤峡，韩襄毅破贼处也。柳江，故柳州，为唐柳宗元子厚之所治，有衣冠冢焉。

〔昆明之寺〕 折游桂林，而后由柳江往贵阳，再之昆明，过安顺。见黄果树瀑布，捣珠崩玉，万练飞空，神为之悚。而予之所历，皆徐霞客之所经也。徐霞客论其山水曰："粤西之山，有纯石者，有间石者，各自分行独挺，不相混杂。滇南之山，皆土峰练绕，间有缀石，亦十不一二，故环洼为步。黔南之山，则界于二者之间，独以逼耸见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浑浊。粤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而黔流亦界于二者之间。"登大观楼，望昆明湖岚影波光，相映成趣。而予乡之大观亭，有大小巫之感矣。赛典赤瞻思丁所建清真寺二，一在正义路，门东向。一在金碧路，门北向。云南《昆明县志》曰："清真寺，凡二。一在南门内，一在城内鱼市街，俱元平章赛典赤建。"《续云南通志稿》曰："清真寺，一在城南门内，一在鱼市街，俱元平章赛典赤瞻思丁建。"余为清时建者。而瞻思丁所治六河，颇谙水利，今犹利之。及予自昆明来重庆，获晤叔蔚、粹如两弟，而萧子已他适矣。

〔徽县之寺〕 癸未夏，溯嘉陵江源而至秦陇。舟过南充，午夜风雨暴作，綷缆骤断，放乎中流，群情惶骇，莫知所措。少焉，风送彼岸，亦幸也已。抵广元，穿蜀栈，断崖绝壁，殊为危惧。经徽县，达天水，而至兰州。徽县明成化时清真寺，在东关外。《万历重修碑记》曰："成化年，有何楚英、金容、马伦、马骢辈，关陕人也，以为礼拜无所，或失在亵陋，遂卜吉于东郊三元宫左，佥施金赀，置而创立焉。"《徽县志》，略而未载也。

〔天水之寺〕 天水西关后街清真寺，为元顺帝时建，古柏苍翠，今存其一。《天水县志》曰："清真寺，在西关城东北角，创自元至正间。其殿五楹，琉璃碧瓦，丹楹刻桷。明洪武七年重建，规模始大。民国九年，地震，殿柱倾斜，民国十九年修。"然其《灾异志》谓地震为八年十二月，云九年者误也。寺额书明隆庆五年，隆庆，为穆宗年号，或为重修时也。而兰州各寺，俱清时建。《皋兰县志》所载亦略。何大食平安史之乱，而无故迹之可寻耶？涉黄河桥，欣然而喜。昔人谓天下黄河只一桥者此也，今桥易为铁矣。

〔长安名寺〕 乃驱车而东，经六盘山而至长安，二日而达。长安，今为西京，登大小雁塔，观碑林唐宋石刻，惟景教碑为泥封锢，不可睹已。清修寺，在化觉巷，门东向，甚壮伟，殿宇之宏，叹观止矣。《西安府志》曰："清真寺，在县东北。明洪武十七年尚书铁铉修，永乐十一年太监郑和重修。"《长安县志》曰："清真寺，在县东北。洪武十七年兵部尚书铁铉修，永乐十一年太监郑和重修，皇朝康熙五十三年复修。"然《明史·七卿表》，建文二年铁铉任兵部尚书，是方《志》误纪，而长安钟鼓楼为明洪武十七年建也。寺有唐玄宗天宝元年《王铁碑纪》，大小各一，文同。然宋《熙宁长安志》、清乾隆《西安府志》、嘉庆《长安县志》、《陕西通志》、《续修陕西省通志稿》、清米枫近漪《雍州金石记》、毛凤枝子林《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俱不载。仅见民国二十五年《咸宁长安两县续志》，不足据也。然较广州怀圣寺，已晚百十五年矣。门右有阿拉伯文碑，碑阴镌明

景泰(代宗)六年《长安礼拜寺无相记》曰:"古雍咸宁之北,有遗址,曰礼拜院。考其由,莫详何代,稽其实,坛墠犹存。"是清修寺原名礼拜院,而清修之名,则见之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冯从吾碑记》也。清净寺,在新兴坊,今名大学习巷,门东向。明世宗嘉靖《刘序碑记》曰:"追元世祖中统四年六月。肇刱此寺于长安新兴坊,街西面东,名曰清净,分徒之半,祝延于斯。及我国朝永乐十一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遂发洪誓重修所谓清净者,乃作前门四楹。门之直西,崇楼洞门四达,重檐巨栱,岿然奇观。楼之后为大殿,广五间,楹纵七丈五尺。中为教宗座,金壁光华,耀夺人目,缭以周墙,间无尘染,真一清净处也。嘉靖癸未,其徒复为葺治,罨以藻绘,厥模一新。"癸未,为嘉靖三年也。真教寺,在小皮院,门北向,规模略具。明万历四十二年《重修真教寺碑记》曰:"天方之一派,肇于唐初,盛于大元皇庆(仁宗)之间,以迄于今,历千余载。"《记》为进士马之骐撰,新野回教人。予复东止临潼,一陟骊山焉。而后自宝鸡连云栈,转南郑,再过褒城,经剑阁。所谓如剑之植,如门之辟也。由成都而返重庆。成都各寺,为清时建。成都遭明季流寇蹂躏,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之幸免乎。

〔**重庆之寺**〕　重庆清真寺二,一在苍坪街,一在十八梯,今名中兴路。是寺为先端肃公于明成化时,遭中官汪直之谗,谪戍重庆时之所建也。丁丑,中日军兴,毁于日本飞机。民国三十一年重建,门易北向。《巴县新志》曰:"清真寺,明河南侍郎马文昇建。"昇,升字之误也。

〔**山西之寺**〕　至记载之可征者,《山西通志》曰:"祁县东冀都清真寺,至元(元顺帝)五年建。"

〔**陕西之寺**〕　陕西《高陵县志》曰:"清真寺,在渭河南渭桥里,元至正(顺帝)间建。"《西安府志》曰:"高陵县清真寺,在县南渭桥,元至正年建。"

〔**甘肃之寺**〕　甘肃《洮州厅志》曰:"旧洮礼拜上寺,在旧城,明

洪武丁未年创建，国朝康熙乙丑年修，同治元年重修。”洮州，今为临潭县。然洪武元年为戊申，太祖在位三十一年，称丁未者，《志》之误也。

〔安徽之寺〕 安徽《合肥县志》曰：“礼拜寺，明洪武中建，色目人百姓祀之，赐回回冈。”

〔北平之寺〕 《顺天府志》曰：“清真寺，在府东南，明宣德（宣宗）正统（英宗）年间建。”或谓北平广安门牛街之礼拜寺，为辽圣宗时建。惜曩客故都，未及考之。辽圣宗时，为宋太宗至道岁也。

〔四川之寺〕 四川《新都县志》曰：“清真寺，在县东李家营，明成化（宪宗）七年建。”

〔云南之寺〕 《续云南通志稿》曰：“顺宁府礼拜寺，在城内，明万历（神宗）二十四年建。”顺宁今为县。

〔江苏之寺〕 江苏《常州府志》曰：“真教寺，在池子巷，各府皆有寺。本寺初甚陋，万历间，知府马化龙遂扩大之。”常州，今为武进县。

〔湖北之寺〕 《湖北通志》曰。“清真寺，在夏口厅大智坊，明时建。”夏口，今为汉口。

〔福建之寺〕 神建《邵武府志》曰：“清净寺，在迎春坊委巷，色目人建以奉其教，香花洒扫，别为一家。”邵武今为县。

〔大理之寺〕 《徐霞客游记》曰：“大理清真寺，在南门内。二门有碑屏一座，其北趺有梅一株，倒撇垂趺间，石色黯淡，而枝痕飞白，虽无花而有笔意。”又曰：“寺门东向，在南门内大街，寺乃教门沙氏所建，即所谓回回堂也。”又曰：“清真寺，碑趺枯梅，为苍石之最古者。”又曰：“殿前楹陛窗棂之下，俱以苍石代板，如列画满堂。”又曰：“永昌有寺，倚南山而北向，曰清真寺，回回所造。”永昌，今保山。

〔蒙古之寺〕 《马可波罗行纪》注曰：“哈剌和林城内有两大街，一名回回街，回教礼拜堂二所。”哈剌和林，在外蒙古库伦之西

南，为元之旧都。今外蒙古已高度自治矣，其未详者，不俱录。

〔**怀宁之寺**〕 怀宁清真寺，原名清真堂，门南向，明成化初建在镇海门内忠孝街，先慎悫公故宅之右。以杜甫子美送马大卿诗，有“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以名其街也。洪杨兵燹，旧宇荡然，今为清光绪二年新建，殿宇极壮。光绪丁酉岁《重建碑记》曰：“皖城南关内清真寺，创自明成化初，原名清真堂，后改曰寺，沿各省例也。我朝康熙中叶改建，道光初年添建南北讲舍，末年又建望月楼。咸丰三年，惨遭兵燹，瓦砾累累，蓬蒿满目。光绪二年，筑围墙，起门楼，盖正殿，悉遵旧制。丹镂楹匾，内外焕然，是役也。先后劝捐购料督工经理，实有多人。乃诸君悉尚隐德，不乐伐善施劳。然事阅二十余年，经营缔造，备极艰难，撮其颠末，昭示来兹。”盖经始于光绪二年，而落成于光绪二十四年，诚艰巨矣。当时规画，为端木东山先生，先生寿享期颐。督工为族曾祖敏斋先生，讳迪明，与先曾大父孝思公，极友爱，老而弥笃也。其二寺在镇海门外，一为清光绪时建，一为民国时建。当明思宗崇祯十六年，左良玉率兵东下，经安庆，有憾于邑人宣国柱若木。若木，曾官兵科给事中，故居在城南。及左兵入境，遂恣意屠杀，以报其怨。时值回教聚礼日，多及于难。每七日独诵经者，志其哀悼也。昔宋文信国过吾邑而赋诗曰：“泊船休上岸，不忍见遗民。”山河变色，慨之深矣。今锋镝之余，亦不堪忆矣。困心衡虑，而后论次如此云。

中国历代年表(自南朝陈起)

陈 陈霸先 三二年 武帝 三年(永定元年丁丑)——文帝 七年——临海王 二年(废帝)——宣帝 一四年 太建三年,至圣穆罕默德,生阿拉伯之默加。——后主 六年

隋 杨坚 二九年 文帝 一六年(开皇九年己酉)——炀帝 一二年大叶六年,至圣受命传道。——恭帝 一年

唐 李渊二八九年 高祖 九年(武德元年戊寅)武德五年,回教纪元,至圣就君位,都默德那,阿拉伯四贤人至中国,三贤四贤卒于闽。——太宗 二三年 贞观元年,斡葛思建广州寺,三年,卒于粤。六年,至圣升遐。第一世哈里发,阿布伯克嗣位。八年,腓马继位。一八年,鄂斯曼继位。——高宗 三四年 永徽二年,大食使至中国。显庆元年,阿力继位。龙朔元年,翁米亚代兴,都大马色。——中宗 一年——睿宗 五年——武后 一五年——中宗 五年(复辟)——睿宗 二年(复辟)——玄宗 四四年 开元十四年,大食遣使,拜果毅。天宝八年,阿拔斯代兴。十年,高仙芝击大食,败绩,唐杜环至大食。——肃宗 七年 至德元年,阿布的拉曼,建西大食,都哥尔多华。至德二载,唐以大食等兵,复长安洛阳。——代宗 一七年——德宗 二五年 贞元二年,东大食迁都报达。一四年,以大食使三人为中郎将。——顺宗 一年——宪宗 一五年——穆宗 四年——敬宗 二年——文宗 一四年——武宗 六年——宣宗 一三年 大中二年,大食国人李彦升,试取进士。——懿宗 一四年——僖宗 一五年——昭宗 一五年——昭宣帝 三年

梁 朱全忠 一六年 太祖 六年(开平元年丁卯)开平三年,法狄玛代兴,都开罗。——末帝 一〇年

唐 李存勖 一三年 庄宗 三年(同光元年癸未)——明宗 八年——潞王 二年

晋 石敬瑭 一一年 高祖 八年(天福元年丙申)——出帝 三年

汉 刘智远 四年 高祖 二年(天福元年丁未)——隐帝 二年

周 郭威 九年 太祖 三年(广顺元年辛亥)——世宗 六年

宋 赵匡胤三一七年 太祖 一六年(建隆元年庚申)建隆二年,先依泽公来中国,官司天监。开宝四年,以大食使为怀化将军。——太宗 二二年——真宗 二五年——仁宗 四一年 天圣九年,西大食亡。以大食使为武宁司阶。——英宗 四年——神宗 一八年 熙宁六年,以大食使为郎将。——哲宗 一五年——徽宗 二五年——钦宗 一年——高宗 三六年 绍兴元年,建晋江寺。大食蕃客,补承信郎。——孝宗 二七年 乾道七年,法狄玛代亡。——光宗 五年——宁宗 三〇年——理宗 四〇年 宝祐六年,阿拔斯代亡。——度宗 一〇年——恭宗 二年 德祐间建江都寺。

元 奇渥温忽必烈 九一年 世祖 一八年(至元十四年丁丑)至元四年,扎马鲁丁,撰万年历,造西域仪象。建昆明寺。——成宗 一三年——武宗 四年——仁宗 九年 延祐间,建杭县寺。——英宗 三年——泰定帝 四年——文宗 五年——顺帝 三五年

明 朱元璋 二七六年 太祖 三一年(洪武元年戊申)马沙亦黑,撰回回历,建南京寺。——惠帝 四年——成祖 二二年——仁宗 一年——宣宗 一〇年——英宗 一四年——代宗 七年——英宗 八年(复辟)——宪宗 二三年 成化初,建怀宁寺。——孝宗 一八年——武宗 一六年——世宗 四五年——穆宗 六年——神宗 四七年——光宗 一年——熹宗 七年——思宗 一六年

清 爱新觉罗福临二六八年 世祖 一八年(顺治元年甲申)顺治七年,粤指挥羽凤麒等殉国。——圣祖 六一年——世宗 一三年——高宗 六〇年——仁宗 二五年——宣宗 三〇年——文宗 一一年——穆宗 一三年——德宗 三四年 光绪十年,置新疆省。二〇年,左宝贵殉节。——宣统帝 三年

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壬子)二三年,安德馨殉节。

异 译 表

至圣之名

摩诃末	唐书	马哈麻	明史
穆罕蓦德	明史	玛哈穆特	续通典
麻霞勿	岭外代答	吗喊叭德	闽书
吗哈木畬	西域闻见录	吗哈木畬敏	回疆杂咏
谟罕默特	癸巳存稿	玛哈麻	藩部要略
马何美	外国地理备考	摩哈麦	瀛环志略
马哈默	海国图志	谟罕默德	元史译文证补
摩哈默德	无邪堂答问	摩罕默德	新疆图志
谟罕	辛卯侍行记	摩哈默	辛卯侍行记
摩罕默得	新疆游记	摩哈默特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

古尔阿尼

甫尔加尼	海国图志	甫尔嘉尼	癸巳存稿
阔尔罕	西域闻见录	库鲁安	西域水道记
可兰	元史译文证补		

阿拉伯

阿喇必	明史	阿剌璧	瀛涯胜览
阿剌卑	瀛涯胜览	阿剌必	双槐岁钞
阿剌毕	西洋朝贡典录	亚拉鼻亚	外国地理备考
亚剌比亚	职方外纪	阿剌比	元史译文证补
阿腊比阿	海国图志		

默加

麻嘉	岭外代答	马可	双槐岁钞
美加	外国地理备考	默克	西域图志
墨克	西域水道记	麦加	瀛环志略
麦喀	元史译文证补		

默德那

默狄纳	明史	默特纳	新元史
默德讷	续通典	驀底纳	瀛涯胜览
默德加	西洋朝贡典录	美的纳	外国地理备考
默德纳	西域图志	墨德那	西域水道记
麦地拿	元史译文证补		

英 译 表

第一章　至圣纪要

(Mohammed)至圣名(穆罕默德)。

(Arabia)阿拉伯(亚洲西南半岛)。

(Mecca)默加。

(Abdullah)圣父(阿卜敦拉)。

(Aminah)圣母(阿密奈)。

(Abd al - Muttalib)圣祖(阿卜杜勒·孟特里卜)。

(Abu Talib)圣伯(艾卜它立卜)。

(Medina)默德那。

(Caliph)哈里发(教长)。

(Abu - Bekr)阿布伯克(第一世教长),在位二年。

(Omar)奥玛(第二世教长),在位十一年。

(Othman)鄂斯曼(第三世教长),在位十三年。

(Ali)阿力(第四世教长),在位五年。

(Ommiad)翁米亚(白衣大食),立国八十九年。

(Syria)叙利亚(居地中海阿拉伯之间小亚细亚洲南部)。

(Danascus)大马色(白衣大食之都)。

(Abul - Abbas)阿蒲阿拔斯(《唐书》作阿蒲罗拔)。

(Bagdad)报达(黑衣大食之都)。

(Jraq)伊拉克(东邻报达,南接阿拉伯)。

(Mesopotamia)美索不达米(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

(Abbas)阿拔斯(黑衣大食),立国五一〇年。

(Abd - er - Rahman)阿布的拉曼(翁米亚之族),立国二七六年。

(Spain)西班牙(欧洲西南部)。

(Cordova)哥尔多华,离西班牙西南部(白衣大食之西都)。

(Fatima)法狄玛(绿衣大食)。立国二六三年。

(Egypt)埃及(非洲东北部)。

(Cairo)开罗(绿衣大食之都)。

(Adam)阿丹,亚当(人之祖也)。

(Hegira)黑蚩拉(回教纪元)。

(Hossein)哈山(阿力长子)。

(Moawyah)谟阿费牙。

(Khorassan)呼罗珊,呼拉商(波斯东北部)。

(Kufa)库法,苦法(阿蒲阿拔斯之都,在波斯湾巴士拉港之北)。

(Anbar)恩霸,盎拔耳(阿蒲阿拔斯之都)。

(Persia)波斯(属西亚细亚)。

(Rome)罗马。

(Africa)阿非利加,即非洲。

(Europe)欧罗巴,即欧洲。

(Asia)亚细亚。(亚洲分五部,东亚为中国及朝鲜、日本。西亚为波斯、阿富汗、俾路芝及小亚细亚、阿拉伯。南亚为印度支那、印度两半岛。北亚为俄属西伯利亚。中亚为中国之青海、新疆、西藏、蒙古及俄属之中亚。)

(Persian Gulf)波斯湾。

(Oman Sea)俄曼海。

(Red Sea)红海(在阿拉伯与非洲之间)。

(Indian Ocean)印度洋。

(Oman)俄曼。
(Al – Hejaz)黑札斯,汉志。
(Hadramant)海达拉毛。
(Yaman)也门。
(Yamamah)亚玛麦。
(Najd)内几德,内志。
(Muscat)马斯加德。
(Mukalla)马来波。
(Sana)三那。
(Riyadll)德勒业。
(Jiddao)熟他(阿拉伯西港口)。
(Mascat)木甲,马甲(阿拉伯东港口)。

第二章　回教之道

(Allah)主宰(安拉呼)。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
(Rbert Richard Lee)李佳白。
(Christ)耶稣或基督。
(Christianity)耶稣教。
(Buddhism)佛教。
(Sakyamuni)释迦牟尼。
(Islam)伊斯兰母(回教)。
(Shütes)十叶派。
(Sunnites)孙尼派。
(Quraish)古来氏(《唐书》作孤列)。
(Hashim)哈申族(《唐书》作奚深)。
(Umayyah)伍曼耶族(《唐书》作末换)。
(Hanafi)哈乃斐。
(Shafi)沙斐尔。

(Maliki)马立克。

(Hambli)韩百黎。

(Brahmanism)婆罗门教。

(Catholicism)加特力教(天主教)。

(India)印度(亚洲南部之半岛)。

(Khauda)呼特,户大(波斯语称主宰)。

(Hadiss)教律。

(Bubara)不花刺(在撒马儿罕之西)。

(Sultan)算端,苏丹。

第三章 礼法制度

(Koran)《古尔阿尼》(《可兰经》)。

(Fars)法尔西(阿拉伯语称波斯)。

(Mnaezzin)穆安静(赞礼者)。

(Rhatiba)海提卜(宣道者)。

(Iman)以玛里(信念)。

(Solath)萨拉特(礼拜)。

(Sawm)苏屋木(斋戒)。

(Zakat)则卡得(捐廉)。

(Haj)汉直(觐见)。

(Juma)主牧尔(聚礼)。

(Eed - Ii - fitr)尔以得·费特尔(开斋节)。

(Eed - Ii - aduha)尔以得·二助哈(牺牲节)。

(Fard)天常。

(Sunnat)圣示。

(Wudu)沐浴。

(Ghazni)吉慈尼(即哥疾宁)。

(Namaz)纳马兹(波斯语礼拜)。

(Ul - fajr)晨礼。

(Uz.Zuhr)晌礼。

(Ul - asr)晡礼。

(Ul - maghrib)昏礼。

(Ul - isha)宵礼。

(Imam)以玛牧(礼拜寺教长)。

(Siraf)施那帏。

(Malay Archipelago)马来群岛,南洋群岛。

(Arafat)阿拉法特山,儿勒巴特。

(Turkey)土耳其(欧洲东南部,亚洲西南部,非洲东北部)。

(Hejaz)汉志国(今阿拉伯回教国)。

第四章 历代史志

(Saracen)萨拉森(西史称阿拉伯国名)。

(Emir - al - Mumenin)暾密莫末腻(回教领袖)。

(Brahmanes)婆罗门。

(Paighambar)别谙拔尔(天使)。

(Sumatra)苏门答腊(属马来群岛)。

(Palashan)拔达克山(在西亚细亚)。

(Afghanistan)阿富汗(属西亚细亚)。

(Kaaba)克尔白、恺阿白、卡巴(默加城禁寺之室)。

(Misr)密苏儿(阿拉伯语称埃及)。

(Zem Zem)糁糁井(在默加城)。

(Giuleo Aleni)艾儒略,意大利人。

(Turkestan)土耳其斯坦(在亚洲里海之东,西伯利亚之南)。

(Samarcand)撒马儿罕(俄属中亚细亚)。

(Marco polo)马可孛罗,意大利人。

(Russia)俄罗斯(欧洲东部,亚洲东北部),今称苏俄(Soviet Russia)。

(Aden)阿丹(在阿拉伯南部),今在亚丁。

第五章　回纥源流

(Mani)摩尼,波斯人。

(Manichaecsm)摩尼教。

(Nestorian)景教(基督教之聂斯托良派)。

(Mazdeism)祆教。

(Moslem)穆士林(信从回教者)。

第六章　回回历法

(Greece)希腊。

(Ghristopher Columbus)哥伦布,意大利人(耶历 1492 年横渡大西洋)。

(Ferdinand Magellan)麦哲伦,葡萄牙人(耶历 1520 年环游世界)。

(Venus)金星(太白)。

(Jupiter)木星(岁星)。

(Mercury)水星(辰星)。

(Mars)火星(荧惑)。

(Saturn)土星(填星)。

(Fixed Star)恒星。

(Earth)地球。

(Satellite)卫星。

(Uranus)天王星(德人赫塞尔发现)。

(Neptune)海王星(法人勒米累,英人亚当斯发现)。

(Pluto)冥王星(美人吞保发现)。

(Solar Year)太阳年。

(Lunar Year)太阴年。

(Precession)岁差。

(Solar eclipse)日食。

(Lunar eclipse)月食。

(Attraction)吸力。
(Aries)白羊(略号♈)。
(Taurus)金牛(略号♉)。
(Gemini)阴阳,双子(略号II)。
(Cancer)巨蟹(略号♋)。
(Leo)狮子(略号♌)。
(Virgo)双女,室女(略号♍)。
(Libra)平秤(略号♎)。
(Scorpio)天蝎(略号♏)。
(Sagittarius)人马(略号♐)。
(Capricorn)磨羯,磨蝎,摩羯(略号♑)。
(Aquarius)宝瓶(略号♒)。
(Pisces)双鱼(略号♓)。
(Astronomical time)天文时。
(Zodiac)十二宫。
(Muharm)穆哈兰母(回历一月)。
(Safar)色法尔(回历二月)。
(Rabia al - Awwal)热必·敖吾里(回历三月)。
(Rabia al - Thani)热必·敖喝勒(回历四月)。
(Jumada al - Ula)祝马得·敖吾里(回历五月)。
(Jumada al - Thaniyah)祝马得·敖喝勒(回历六月)。
(Rejab)热折不(回历七月)。
(Shaaba)设而八乃(回历八月)。
(Ramadan)勒墨作乃(回历九月)。
(Shawwal)设哇勒(回历十月)。
(Dul Qaadah)都而·喀尔得(回历十一月)。
(Dul Hajah)都而·汉直(回历十二月)。
(Matteo Ricci)利玛窦,意大利教士(明万历时来中国)。

(Joannes Adam Schallvon Bell)汤若望,德人(明末来中国)。
(Ferdinandus Verbiest)南怀仁,比利时教士(清初来中国)。
(Gregorian Calendar)额我略历(格列高里)。
(Leap Year)闰年。
(The League of Nations)国际联盟会。
(Arabia numberals)阿拉伯数字。
(Mobammed Ibu Musa)易蓬母萨,阿拉伯人。
(Tenary Scale)十进法。

第七章 文章勋业

(Burma)缅甸(印度支那西北部)。
(Roum)鲁木(属小亚细亚)。
(Urmia)务鲁木(属波斯西北部)。
(Campa)占城。
(Java)爪哇。
(Kamboja)真腊。
(Palembang)旧港。
(Siam)暹罗。
(Calicut)古里。
(Malaka)满剌加。
(Borneo)渤泥。
(Aru)阿鲁。
(Cochin)柯枝。
(Quilom)大葛兰。
(Colo)西洋琐里。
(Cail)加异勒。
(Lambri)阿拔把丹。
(Koyampadi)甘把里。
(Ceylan)锡兰山。

(Lambri)南哱利。

(Pahang)彭亨。

(Kelantan)急兰丹。

(Ormuz)忽鲁谟斯。

(Brawa)比剌。

(Maldives)溜山。

(Sunda)孙剌。

(Mogedoxu)木首都束。

(Malinde)麻林。

(Zufar)祖法儿。

(Jurfattan)沙里湾泥。

(Jabo)竹步。

(Bengal)榜葛剌。

(Lide)黎代。

(Battak)那孤儿。

(Paris)巴黎(法兰西都城)。

第八章　名寺古墓

(Masque)默士直得(回教礼拜寺)。

(Hong Kong)香港(清道光二十二年割让于英)。

(Macau)澳门,妈港(清光绪十三年许葡人永远管理)。

(Portugal)葡萄牙(欧洲西南部)。

(Norway)挪威(欧洲北部)。

跋

予幼入塾，先君子即授以史，教以春秋之义，而后知士君子立身行道，虽造次颠沛而不可苟也。丁丑，日人陷上海，予往广州谒斡葛思墓，故人哈德成教长，为诵祷之。己卯，相晤于香港，壬午，复遇于重庆，及予往臬兰，而故人捐馆舍。噫，今世尚有其人者乎，予未之见也。此上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是书于民国三十年初版，复有滇蜀陕甘之行。今幸国土重光，干戈玉帛，漫卷诗书，待舟东下，人事依依十载矣；长夏炎炎，挥汗补之，适回历一三六五年之斋月也。

民国三十五年丙戌秋七月
怀宁马以愚自识于重庆宁邨

附一　回教考略书后

回教考略书后序

世界上之宗教,无虑数千百家,而其要不外一神与多神二者。多神教之妄诞不经,固无论矣。回教、耶教,一神教之最著者也。回教称穆罕默德曰圣,曰主宰之使者,所敬礼者曰主宰。耶教称耶稣曰上帝,谓其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于一体。此回教、耶教之不同也。日者沪上吾教同人,以英人季理斐所著《回教考略》一册见示,并约共参其得失。介泉于阿拉伯文字,未尝学问,宗教思想,又极浅薄,是何足与言宗教哉。无已,请就昔日趋庭时,侧闻先君所言之余绪,一正其异同,而为之书后。第废书已二十年矣,文词杂糅,自知不免,尚祈阅者谅之。

清宣统三年四月十二日怀宁马介泉自序于三近斋

回教考略书后

——原著第一章叙回教源委——

尝考各教本末,惟回教创立最后。——原著

天地之大,古今之久,亦一道相与终始而已。道者,虚位也,必有传道之人,而道始著。然传道之人,不能阅古今而永存于天地之间,有开来之人,必有继往之人。相赓相续于无穷,而道始大著。

所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穆圣之道,亦昔圣之道,特仰承主宰之旨而扩充之,非穆圣之创立也。乃后世持门户之见,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此著者所以有最后之疑也。噫,误矣。

回教在西历五百余年始立。——原著

耶稣逝后,邪说暴行又作。穆圣辟邪说,阐正道,如披云雾而观青天。后五百余年者,殆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也。真理大同,中外无或异矣。

且附会耶稣,谓其教实接耶稣宗派,无非托古以自立。——原著

宗教支派虽多,而劝人为善则一。穆圣以三纲五常为重,与儒教相表里。其他宗教,瞠乎后矣。

所言有几分实处,亦有几分虚处。——原著

穆圣之道,以躬行实践为要,安有几分虚处可言。著者之语,殆亦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欤。

凡信耶教之人,居住犹太国者,尽被其驱逐出境,恃强好斗,战法凶勇,此其教之希奇结果处。——原著

信教者,以宗教为依归,不论所处之境,如何险阻,不得少变其旨。所谓上帝临女,无贰尔心者也。岂有一被驱逐,而遂靦然出境之理。彼之被逐而去者,乃信道之不笃,于穆圣何尤。

穆德生于墨克城中,家世清贫,早孤,牧羊旷野。——原著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其穆圣之谓乎。在昔大舜躬耕,傅说版筑,圣贤始基,大抵若此。未闻后世有以耕筑而生訾议者。

藉野枣以充饥焉。——原著

伯夷、叔齐,采首阳之蕨薇,孟子以圣之清者称之。穆圣之节操,亦以食野枣而大著。此懔乎天下之物,苟非我之所有,虽一毫而莫之能取也。

年二十五,遇一寡妇,家道充裕,为之佣工,后遂娶以为

妻。——原著

穆圣之后，名海底设。博极经史，因《引支纳》经中，谓穆罕默德圣品之高，非他圣所及。殆所谓夫子贤于尧舜远矣，物色得之，遂归焉。复出其所有，与穆圣懋迁有无。人或值意外遭逢，必以少艾富贵而易其天真，而穆圣则淡如也。穆圣以博施济众为己任，视富贵如浮云，非圣者其孰能之。

穆德于贸易一道负盛名。——原著

西人商务之盛极矣。溯厥由来，穆圣实为之先导。中国昔时圣贤，于货殖一道，曾致意焉。子贡、管子、陶朱，其著者也。

迨年六十，觉有上帝默谕，命渠传教。——原著

《古尔阿尼》，奉主宰默谕笔之于书，此四十岁时，而非六十岁也。

乃大改其昔日之行为。——原著

岂始而传教，奉主宰默谕而中止耶。抑始未传教，奉主宰默谕而遂传教耶。要知穆圣生而颖异，即以阐扬正道为己任，迨奉主宰默谕，更大展其经纶耳。

亚拉伯人之教，当时是崇拜许多偶像。——原著

崇拜偶像，乃迷信之宗教，非智信之宗教，读韩退之《原道》，自能辨之。阿拉伯之有偶像，乃中古正道罔失，非亘古如斯也。穆圣廓而清之，以复其本然之善。人生斯世，何幸如之。

甚至说三位一体上帝，有圣父圣子圣母马利亚，然其真讲法，说三位一体，有圣父圣子圣灵，马利亚不过是耶稣肉身之母耳。——原著

孤阴则不生，独阳则不长，鳏夫不能谋似续，处女安能育婴儿，此世人之所共知也。虽然，是岂可据之以例宗教哉。宗教中之事，恒有出乎吾人想像之外者。耶稣为马利亚之子，穆圣昔曾言之，亦吾人之所知也。乌呼，是亦可见主宰造化之奇。然以其一体，兼圣父圣子圣灵三者而有之，此吾窃有不敢附和其说者。盖耶稣亦先

知先觉之圣，为主宰所使劝教之人，与穆圣负同等之责任。而著者始则以为马利亚之子，继则为主宰之子，是亦不可以已乎。

但敬一位至尊无对真神。——原著

《诗》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上天，即主宰，非天地之天。无声无臭，是极言至尊无对，不可以名状也。回教谓主宰为至尊无对，耶教谓耶稣为三位一体。此中得失，惟智者明之。

其教得一点真理，系自犹太国传来者。——原著

回教真理，苟得自犹太国，安有驱逐犹太人之理。著者之言，前后互异。

一生预备来生审判之大日期，甚为严紧。——原著

穆圣所传之道，而有五功，念、礼、斋、课、朝是也。虔诵《天经》之谓念，五时朝参之谓礼，禁食清心之谓斋，以财济贫之谓课，趋谒克尔白之谓朝。信能行此五者，今世为完人，后世无罪过，天堂之乐，永远无极，否则反是。一生之预备甚为严紧者此耳。来生云者，乃佛教轮回之说，回教曾辟其谬。著者乌得揣籥而为日也。

其藐视世间尘土之意，甚合穆德之秉性。——原著

穆圣之教人也，贫富与夫贵贱，悉委心任运，乐天知命，以杜蝇营狗苟。此孔子所谓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所谓独一无二之神，即上帝是已。上帝哉，再无别神，巍巍乎大哉。——原著

即此数言，乃主宰之的解，能悉心体会，可与入德矣。

自兹以后，穆德恒言，此神亘古以来，藉诸无数先知之口，传布世间。而穆德自命，亦先知中之一位矣，并且自觉渠即上帝所派者。——原著

天地万物，形形色色，亦至繁矣。未有天地万物以前，忽焉而有天地万物，试叩以天地如何开辟，万物如何生成，则必有开之、辟之、生之、成之者。开辟生成者何人，主宰是已。由是以观，主宰，非亘古已有之明证乎。或曰，上帝者，耶稣也。然则未有耶稣以

前，必天地万物仍阙如焉可也。且耶稣降世只千九百余年，中国上古，荒渺无稽，然自尧迄今，已四千二百余年矣。则耶稣非开辟天地生成万物之人，不得称之曰上帝也明矣。盖耶稣亦先知中之一，与穆圣负同等之责任，非果备圣父圣子灵于一体者也。此穆圣所谓无数先知者之一，著者又何疑乎。

遂废以前之默示，而毅然更新焉。——原著

以前默示，岂耶教之新旧两约乎。试问回教奉行者，《旧约》乎，抑《新约》乎。若云《旧约》，则不当有《新约》之续。若云《新约》，是耶教之人，已自废之，安望穆圣不再更新。《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斯穆圣之谓矣。

由此观之，穆德所传之道，得自何来，吾侪可知梗概矣。——原著

所传之道，得自何来，曰聪明天纵，主宰默谕之也。

乃其后伊教辄大兴隆，是果何故哉。——原著

主宰实式凭之。

恨尘市之纷嚣，僻居清静，偶于旷野得一山，中有石洞存焉，遂居其洞内，刻苦用功。久之，觉有声自天来，其声曰，奉造天地之主所命，当知主系穹窿丰富，教人用笔，取所不知者而训迪焉。——原著

避世读书，胸襟浩然，于深山究天人之学，精诚所感，金石为开，声自天来，此《古尔阿尼》之降也。至教人用笔，语殊不经。无论山中有无随侍之人，藉曰有人，而若人堪为训迪之人，则其品学可知矣，何以后世无传焉。此著者之耳食也。

穆德不胜战兢，遂将源委，向其妻说，其妻甚信服。——原著

海底设，何以闻而不疑，盖于《引支纳》，预见及此。不胜战兢，非畏葸也，乃敬慎将事之意也。

然而穆德犹未敢遽信也，恐是鬼迷其心。——原著

鬼者，归也。人死骨肉归于土，魂气归于天，鬼之不能肆虐也

明矣。焉有圣如穆罕默德，而有鬼迷之事。不待智者，可知其不然矣。

后又闻声曰，尔为上帝之使者，我为加百列。——原著

主宰也，圣人也，心心虽相印，权限自攸分。穆圣之奉默谕，非主宰之自谕，有为之将命者，伊何人斯，曰加百列。盖圣人与我同类者，肉体也。主宰者，无形似之妙体也。以肉体而会妙体，可通诚而不可谋面，故有为之将命也。

当前十年，讲述其道时，恒受人讥讪，凌辱逼迫，无所不至。穆德平心忍耐，毕竟信上帝为独一无二真神。——原著

当其迷信之时，一旦改弦而更张之，此萋斐之词所由来也。斯时也，穆圣如孔子之厄于陈蔡，惟平心忍耐，而蚩蚩者始自悟其前非。《语》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此之谓矣。

墨克城中之人，不喜接待新教，常有人曰，穆德作梦。——原著

庄子曰，古之真人，其寝不梦。穆圣何梦之有，特默加人自在梦中，待穆圣为之一觉耳。

咸曰，穆德教若可行，墨克城财利之源绝矣。盖缘穆德不敬拜偶像，信其教，则无人进香，光景冷落，无所盼望。——原著

供奉偶像，借以敛钱。观此数言，小人之肺肝如见。

不信者，决意将穆德等驱逐，势不能容。——原著

不能容者，岂有他哉，恐香火之冷落耳。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此颜子之对夫子也。我于穆圣亦云。

不料急中有救，离墨克城不远，有座城名米底纳，其城中人暗请穆德逃难于彼，藉以得脱。——原著

以非亲故之默德那人，何以往请穆圣避难？非圣德感人之深，曷克臻此也。

与穆德密誓，不敬别神，只敬上帝，不偷窃，不奸淫，不残杀，不毁谤。——原著

誓众数言，已具回教之旨，世之研究宗教学者，可于此观止矣。

一自信从回教，则以教为依归，亲亲之义，普于大同。——原著

迷信之心深，亲亲之义薄。自受穆圣德化而后，风俗人心，为之丕变。圣人，人伦之至者，于兹益信。

其先语甚合理，显其为上帝所感。后十年中，则为官为王，与圣人之行不同。——原著

人之处境不同，而行或异，然其心一也。贤者教之，不肖者亦教之，此孔子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圣人化人之天职也。良善者栽植之，强暴者诛戮之，此尧之有八元，舜之诛四凶，帝王治人之权衡也。赏罚不明，国何以治哉。穆圣始为化人之人，继为治人之人，圣而王者也。化人治人，亦本其天职所当尽者，究其表者言之虽殊涂，而期人为善之心则一也。

惟渠初践帝位，而能显其能力，令民忻喜，一似胸有成行，非贫寒之子，所能出此者。——原著

除前秕政，与民更始，此民之所以中心悦而诚服。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胸有成竹，乃主宰之默谕也。

其所定之例，如一人可娶四妻，而己之闻内，则有九妻二妾之多，人有以此诘之者，则诿为上帝所默许。——原著

妻妾之等差，中国之妃嫔毋论矣。耶稣之前，不有达五德乎，后宫九十九。以彼例此，亦可释然矣。

其教友大都勇猛善战，其教之兴，亦仍从勉强而来，不足奇也。——原著

兵者，制人之具，亦自卫之具。试观历圣劝教之心，如何诚挚，而无意识之人，反欲得而甘心。此吾千载下缅怀大节，为之抚膺长太息者也。穆圣亦鉴于往事，遂辅以兵力。故孔子谓有文事者必

有武备也。

罗马及波斯之兵，素称勇敢，亦为所败，未几而犹太、叙利亚、波斯、埃及与非洲北境，如被狂风扫荡，各处改从回教制度者不少。——原著

启土开元，阐扬正道，圣而王者，不当如是乎。卒之圣德武功，感召遐迩，此臣服者之日多，而信道者之日众也。

——原著第二章论回教得失——

穆德人品服人，穆德不徇人情，回教略有第一层真教，缺第二三层真教。回教论上帝，有可取处，有缺陷处。——原批

穆圣之道，极平易而极精微。就其平易者观之，下愚得遵而行。就其精微者而研究之，上智或莫能尽。所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退藏于密者也。著者谓为有第一层，无二三层，有可取处，有缺陷处，盖其不了之点在是，两教不同之点在是，而回教独到之点，亦在是也。特著者乃皮相之语，非回教之真理也。著者其升堂矣，而未入室焉者乎。似宜即此阐明内蕴，以释其所疑，而引其同归。然自用者，虽言之而不悟也。请述我先师之言，以敬谢之。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回教考略书后英译表

(Mohammed)至圣(穆罕默德)。

(Jesus Christ)耶稣。

(Kadija)圣后(海底设)。

(Injil)《引支纳》(阿拉伯语)。(or Bible)《百不尔》(英语耶稣《圣经》)。

(Koran)《古尔阿尼》，或《可兰经》。

(Allah)主宰(安拉乎)。

(Arabia)主拉伯,亚洲西南部。
(Maria)马利亚(耶稣之母)。
(Jews)犹太。
(Iman)以玛里(信念)。
(Solath)萨拉特(礼拜)。
(Sawm)苏屋木(斋戒)。
(Zakat)则卡得(捐廉,天课)。
(Haj)汉直(觐见,朝)。
(Kaaba)克尔白,在默加。
(Budddhism)佛教。
(Old Testament)《旧约》。
(New Testament)《新约》。
(Gabriel)加百列(传达主命者)。
(Mecca)默加,墨克。
(Medina)默德那,米底纳。
(David)达五德,大卫,大辟(当周昭王十八年为犹太王)。

跋

《回教考略》一书,为英人季理斐所著。季君,奉耶教者也。沪上诸公,以原著与回教相出入,遂就商先君,俾正其所失,以昭告于后人。会光复军兴,东南底定,当时主议两教者,为博士伍廷芳先生。嗣以博士就南方代表,协议共和,事遂中止。而先君所著《书后》,亦未付梓,殊可憾也。沪上诸公,意以为《书后》言简意赅,尚欲多所论列。然回教之道,回教人士,类能言之,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源委既定,得失自见,不必再参以一二言也。及检季君原书,所论得失之语,亦就其前章源委而重述之,非又有所言也。至其疵谬者,先君曾指而正之矣。此孟子所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

已也。今之友好，以是书将付梓，辄怂小子，附以己见。虽然，先君之序言曰，侧闻先大父之余绪，先大父绍文公于庚戌四月二十四日端坐而逝，非信道之笃者欤。而是书成于辛亥四月，未及一年也。且先大父见背时，小子方十一岁，音容笑貌，仿佛忆之，然训诲之语，多及修齐之要，以责小子之不逮，虽知其言之切，而莫知其所以遵也。今秋又遭先君介泉公弃养，每读是书，怆然于怀，呜咽竟不成声。昔司马谈撰《史记》，有未成者，其子迁续而言之。然是固无待于小子之续也，且秉述而不作之旨，又非小子所得而言之矣。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岁次癸酉九月朔

长男以愚谨跋于汉口旅次

附二　回教要指

回教要指序

丁丑春，以先君子介泉公遗墨《晚晴室家书》刊成，持谒程先生演生于沪寓。先生盖予少时师也，不聆教诲者，几二十载。是时方贰吾皖通志馆长。《通志》目，分图记考传杂类，考之门，有宗教，以先君子曾著《回教考略书后》一书，将以采入也，属录之。惜刊印者，馈赠殆尽，今谨就庭训所得，及先大父绍文公平日之笃行者，编为纲领，颜曰《回教要指》。复与上海名教长南郑哈君德成，世伯丁琴轩先生，表弟金君子达，共研讨。凡十章，都为一卷。念先君子谢世不及见矣，言之或有未尽也，思之泫泫；而吾省征献有未及言者，为各邑回教人士之几何，寺宇之营建年月，是则按图籍可得，而非故略之也。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丁丑怀宁马以愚序于上海

回教指要

绪论

回教，阿刺伯语为伊斯兰母，今译伊斯兰教，义为致和平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同斯旨矣。其崇敬者，为惟一之主宰。所典则者，为至圣穆罕默德之言行。盖天无私覆，品

类之繁,庶物之众,皆主宰之所化育。此惟天为大,生物不测,万物本乎天也,人为万物之灵,自当相敬相爱,亲亲长长,而共尊主宰矣。人之欲达大道,趋大同,舍此亦莫由焉。故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至圣穆罕默德,固天纵之圣,而以觉后觉。是故,圣人人伦之至也。

派行

回教无宗派可言,然以政教两权之趋向,教律之损益,服制之殊异,个人进德之有别,得分四点。

一,政教两权,原属一体。其后以教为体,而以政为用者,为孙尼派。以政为要,而以教行之者,为十叶派。然孙尼派,为尊崇经典,奉行圣训者,故亦称之为正宗派。十叶派,则兼及第四世教长阿力,仅波斯行之。波斯者,今之伊朗国也。

二,孙尼派,又以时势之因革,教律之繁简,礼仪之丰杀,遂演为四家学说。阿拉伯语为默子赫布。曰哈乃斐,曰马立克,曰沙斐尔,曰韩百黎。是四人者,以哈乃斐学说最盛,如土耳其、苏俄、印度及我国之回教,皆宗之也。马立克学说,阿非利加洲从焉。沙斐尔学说,倡行阿拉伯南部及马来群岛等处。韩百黎学说,仅及阿拉伯中部。学说之别,犹儒之程、朱、陆、王,然于主宰之尊崇,圣示之无违,则一也。

三,运会之递嬗,历代之鼎革,服制亦因之而异。于是有白衣、黑衣、绿衣大食之分。如夏商周三代尚黑、尚白、尚赤之不同也。白衣为翁米亚代,亦曰西大食。自回历四一年(耶历 661 年)至回历一三二年(耶历 749 年),都叙利亚之大马色,及阿拉布的曼,西走西班牙,都哥尔多华,至回历四二二年(耶历 1031 年)乃亡。黑衣为阿拔斯代,亦曰东大食。于回历一三二年(耶历 749 年)颠覆翁米亚代而自立,都美索不达米之报达,至回历六五六年(耶历 1258 年)亡于元。绿衣为法狄玛代,亦曰南大食。回历二九七年(耶历 909 年)与阿拔斯代分立,都埃及之开罗,至回历五六七年

(耶历1171年)而亡。

四,个人进德修业者,则为三级。一曰舍礼尔,其义尚行也。二曰颓礼格,其义尚道也。三日哈给格,其义尚真也。此为个人之修养而非派矣。

经典

经典,为阿拉伯文。阿拉伯,盖右行文也。字母二十有八,分七音。阿拉伯语为《古尔阿尼》,今译《古兰经》,或为《可兰经》。义为别是非,明真伪,而人人之必诵也。凡百十有四章,计六千二百三十六节。

教长

阿拉伯,称教长为哈里发,为继至圣而弘大道者。然世界上教长,仅属一人,迨没而后再选焉。但必行能器识为人推崇,且具有实力者。自土耳其政体革新后,始倡政教分立之说。是以凯末尔,仅就总统而未继教长也。至各地礼拜寺教长,阿拉伯语为以玛牧,为教导一地方之人。副之者,阿拉伯为穆安静,为礼拜之司赞礼者。若阿衡,乃波斯语,称学者也。

天常

孟子曰,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回教之天常,著为功令,斋戒其一焉,而沐浴则其要也。功令凡五,曰信,曰礼,曰斋,曰廉,曰觐。

信者,笃信主宰,口诵心维,无贰尔心也。(案《回教考略书后》、《天方典礼择要》,译之为念,念者,念兹在兹,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时诵其言也。)

礼者,敬礼主宰,而以致其身也。当未礼拜之前,必内清而外净。净者,澡身浴德之谓也。清者,正心诚意之谓也。净有大小之殊。大净为浴身,男女遗精交接必浴,女子月信必浴,生育必浴。皆所以去秽而节欲,不拜亦当浴也。七日而一浴者,遵圣示也。小净为盥洗手口鼻,而及面肘首足,男女皆然。殆所谓非礼勿视,非

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欤。如厕辄净其私者，去其污也。净毕，始可入拜。拜无形像，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拜必西向者，以克尔白，在中国之西故也。居克尔白之西者，则向东，南则向北，北则向南矣。克尔白者，阿拉伯默加城禁寺之室也，用以是准焉。拜之式，为敬立，为鞠躬，为稽首，为静坐。拜之先，有举手于耳之仪。拜之序凡五，寅时四拜，未时十拜，申时四拜，酉时五拜，戌时九拜。每七日有聚礼，为亢、牛、娄、鬼四宿日，阿拉伯语为主牧尔，亦《易》之七日来复也。一岁大会之典有二，曰开斋节，曰牺牲节，乃礼之最隆贵者。开斋节，为每岁斋戒月终之日。牺牲节，乃觐毕之日，然必宰牲焉。盖上古之时，牺牲以人，如中国商汤以五年不雨，而自以为牺牲者。迨大圣伊布拉欣而后，始用驼、牛、羊，今沿其制。大圣者，居至圣之次，如亚圣、述圣之谓。至拜之时，咸集于寺，无贵贱之殊，贫富之异也。

斋者，心不苟虑，专致其精明之德。《中庸》曰，斋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斋戒之期，为回历之九月，岁凡一月也。日没而食，昧旦而止。男女之成年者，皆遵行之。所谓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廉者，以己之财，博施济众，其所余者，方为固有，而始谓之廉也。若吝而不与，则所有者，皆不义矣。故以之与人，而己愈有焉。当以客岁所余计之，四十而去一，负债者免焉。但施由亲始，而及鳏寡孤独无告者，以尽相生相养之道也。（案《回教考略书后》、《天方典礼择要》，译之为课，课者，若纳赋于国，而不可无也。）

觐者，赴克尔白之谓也。觐之时，为回历岁腊。凡回教人，力之所能及者，皆应往也。以示归真返本，藉与各民族沟通声息，相亲相爱焉。（案《回教考略书后》、《天方典礼择要》，译之为朝，意同。）

禁尚

人伦者，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也。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矣。回教之旨，不亦远乎。故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

于慈，兄弟相友，夫妇相敬，于国则忠，于人则信。疾病相扶持，婚丧通庆吊。《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回教既尚卫生，而养心莫善于寡欲，凡乱人之性，移人之志，戕人之生者，皆有禁也。故曰，存心养性，所以事天也。教养言之，盖亦审矣，用述其纲要焉。

一，曰爱生命。凡害人之身，及自伤其生者，皆禁焉，体好生之意也。若杀身致果，盖所以成仁也。

二，曰启智慧。天之牖民，如埙如篪，人之性善，天之赋也。其为恶者，习使之耳。凡可以移人之志，沮丧其智慧者，皆禁焉，以人之不可泯其本也。

三，曰重名节。人不可毁人之誉，当隐恶而扬善，使其自新也。而己之不隳其节者，不可暴弃也。

四，曰蕃子嗣。承志缵绪，而以胤其宗者，子嗣也。故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然非子其子，而薄人之子，乃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子嗣蕃衍，人类其昌，斯生生之不已也。

五，曰廉货财。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然非其有者，不可以得也。而吾之所有，亦当思物力维艰，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奢则不孙，俭则固矣。

综是五端，大体备矣。守而不渝，君子哉若人，所谓顺天者存也。而教条所禁者，则为伤人之命，窃人之财，败人之名，猜忌人者，奴仆人者。盖本诸大纲，而谆谆乎其言之也。奸淫邪辟诈伪之事，皆所弗许。而所为所食之当戒者可知矣。饮酒、吸烟、赌博，沉湎败德，旷时废业，皆无益于人身，而足以乱人之性。故禹恶旨酒而戒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若生物秉性之不良，形体之恶，皆戒弗食。物之死者弗食，生物之血弗食，豕亦弗食。以豕之性贪气浊，突行汙处，恐移人之清明之志，使其安肆日偷耳。亦孔子鱼馁肉败，色恶臭恶，不食之意也。他如鸟之鹰枭，兽之虎狼，贪狠残酷，暴戾恣睢，皆所不食矣。

婚丧

回教缔婚，则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俪皮之礼，男女同心。至结缡之时，经礼拜寺教长为之证，庶免仳离之事也。生子亦由教长为之命名。食尚右手，《礼》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也。五岁入塾。女子成年以九岁为始，而男子则自十二岁也。身没而浴，《礼》曰，浴水用盆，沃水用枓。亡则速葬，无形家风水之说。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至圣之丧，未及三日奉安。故人皆不敢逾三日。将之墓，由礼拜寺教长，率居于斯者，而于死者恭行葬礼，阿拉伯语为者那则，凡其亲昵友朋，必与焉。是以回教教律谓葬礼当与一地方共行之，其可矣。不然，同尸其咎也。葬则掘土穿圹，敛以衾，而无棺椁，亦不封不树，故不害其田畴。《礼》曰，众生必死，死必归土。又曰，骨肉复归于土，命也。古不修墓，易墓非古也。忌日而展墓者，此君子有终身之丧也。故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寺宇

阿拉伯语礼拜寺为默士直得，谓礼拜之处也。惟中国之名殊焉，唐时为怀圣寺，宋为清净寺，元为真教寺，明为净觉寺。礼拜寺，至清名清真寺，然与犹太教开封之清真寺，固异也。今则有名为回教堂矣。其名异，其实同。广东广州之怀圣寺，为唐太宗贞观元年建。福建晋江之清净寺，建于宋高宗绍兴元年。江苏江都之礼拜寺，始自宋恭宗德祐间。浙江杭县之真教寺，陕西高陵、云南昆明、山西祁县、甘肃天水之清真寺，俱为元时所建。南京之净觉寺，甘肃临潭、安徽合肥之礼拜寺，盖皆建于明太祖洪武岁。甘肃徽县之礼拜寺，四川重庆、新都，安徽怀宁之清真寺，为宪宗成化时。江苏武进之寺，时为神宗万历岁。安徽寿县之寺，为熹宗天启元年。云南大理、保山之寺，俱明时建。陕西长安以化觉巷之清修寺，大学习巷之清净寺为最早。此皆著焉者。然以兵燹祸乱而遭圮毁者多矣。

众庶

世界上回教之人数，依埃及学者端他维召黑尼之考查，阿拉伯为千一百万，土耳其为千五百万，土耳其斯坦为二千五百万，苏俄为三千五百万，叙利亚及巴勒斯坦为七百万，埃及为千八百万，阿富汗、伊朗共为一千万，印度为八千万，马来群岛为五千万，法属之非洲为千八百万，非洲中部为二千万，东部为千八百五十万，南部为一千万。若中国约有五千万人，而非实计也。南美洲荷属之圭亚那，亦未及知之。综计为三万六千七百五十万人。以全世界人口计之，而回教人居五之一，然较中国之人数为弱焉。

粹言

回教之称，有自来矣。《唐书》、《宋史》称阿拉伯为大食。《辽史》曰回回大食部，此回回之名之始也。《元史》曰回回，曰西域。《明史》曰天方，曰默德那，曰阿丹。称其教为回回教，亦曰教门。清则曰天方教。谓回纥为回教者固非，谓回者为归真返本，则又一解也。《唐书》称至圣为摩诃末。《明史》一曰马哈麻，一曰谟罕蓦德。而始至中国者，为四贤人。当唐武德、贞观之时，盖三贤、四贤葬于闽。而斡葛思，卒于广州。皆有《志》可考也。

回教要指英译表

绪论

(Islam)伊斯兰母(回教)。

(Allah)主宰(安拉呼)。

(Mohammed)至圣(穆罕默德)。

派衍

(Suniter)孙尼派。

(Shutes)十叶派。

(Ali)阿力(第四世哈里发)。

(Persia)波斯,属亚细亚西部(阿拉伯语,为法儿西 Fars)。

(Iran)伊朗。

(Arabia)阿拉伯,亚洲西南部。

(Hanafi)哈乃斐(回历八〇年生)。

(Maliki)马立克(回历九二年生)。

(Shafi)沙斐尔(回历一五〇年生)。

(Hambli)韩百黎(回历一六四年生)。

(Turkey)土耳其。

(Soviet Russia)苏俄。

(India)印度。

(Malay)马来。

(Africa)阿非利加。

(Ommiad)翁米亚代(白衣大食)。

(Syria)叙利亚(阿拉伯语,为的黎波里 Tripoli)。

(Damascus)大马色。

(Abd - er - Rahman)阿布的拉曼。

(Spain)西班牙(阿拉伯语,为安德鲁西 Andalus)。

(Cordoba)哥尔多华,属西班牙西南部。

(Abbas)阿拔斯代(黑衣大食)。

(Mesopotamia)美索不达米,属伊拉克。

(Bagdad)报达。

(Fatima)法狄玛代(绿衣大食)。

(Egypt)埃及。非洲东北部(阿拉伯语,为密苏儿 Misr)。

(Cairo)开罗。

经典

(Koran)《古尔阿尼》(《可兰经》)。

教长

(Caliph)哈里发(教长)。

(Mnstapha Kemal Pasha)凯末尔。

(Imam)以玛牧(礼拜寺教长)。

(Mnaezzin)穆安静(礼拜寺司赞礼者)。

天常

(Iman)以玛里(信)。

(Solath)萨拉特(礼)。

(Sawm)苏屋木(斋)。

(Zakat)则卡得(廉)。

(Haj)汉直(觐)。

(Kaaba)克尔白,卡巴(在默加城)。

(Mecca)默加。

(Juma)主牧尔(聚礼)。

(Eed – Il – Fitr)尔以得·费特尔(开斋节)。

(Eed – Il – Aduha)尔以得·二助哈(牺牲节)。

(Abraham)伊布拉欣,亚伯拉罕(犹太人之祖,当夏后之世)。

(Ramadan)勒墨作乃(回历九月)。

(Dul Hajah)都而汉直(回历十二月)。

寺宇

(Mosque)默士直得(礼拜寺)。

众庶

(Turkestan)土耳其斯坦。

(Palestine)巴力斯坦。

(Afghanistan)阿富汗。

(South America)南美洲。

(Holland)荷兰。

(Guiana)圭亚那。

粹言

(Medina)默德那(在默加城北,相距六百里)。

(Aden)阿丹,亚丁。

跋

癸酉孟秋,先叔介泉公弃养。冬十月,敬将遗著《回教考略书后》,刊印于汉上。丙子,从弟以愚讲学沪滨,明年,以吾省通志馆之属,撰《回教要指》一卷。又明年夏,皖垣沦落,余由乡里,西走常德,与叔蔚、粹如两从弟同几榻。及叔蔚往蜀,而以愚自粤来会,出所撰稿,并告粤行所得,以历代史志,纪载回教之事,闻见异辞,思著回教史以正之,余颇然其说。及其返粤,而广州陷,违难港中,遂事撰述。且有闽南之行,博访周谘,亦云劳矣。未几,湘北氛作,余迁沅陵。己卯夏,亡儿肇起,以公命复往常德,闻警,避舟上,弹爆水沸,舟覆灭顶,此丧明之痛也。及电闻知,而以愚竟废书搁笔,盖其面命耳提,已非朝夕,爱深而望切,宜其然矣。回忆先叔所以诲余者,则又为之黯然神伤,而先大父绍文公抚育两从叔,以至成立,余兄弟均亲见之。降及季世,风俗颓败,各私其子,焉有及人之幼者乎。自先大父见背,迄今忽忽三十年矣,先人之言行,愧有未逮,然所教者,余兄弟皆不敢违也。先曾大父孝思公,纯儒长者,诸弟虽未及亲承德泽,然耳闻之,亦已熟矣。今以愚所撰《中国回教史鉴》书成,征引甚博,抵书告余,将与《回教要指》及先叔遗著合刊。余幸其成也,用志数语于书末。

民国二十九年四月秉生识于沅陵

引用书目(以先后为序)

《孟子》
《诗经》
《海国图志》（清)魏源
《瀛环志略》（清)徐继畬
《四裔编年表》（清)李凤苞
《西域水道记》（清)徐松
《大学》
《论语》
《二程遗书》
《破邪论》（明)黄宗羲
《藩部要略》（清)祁韵士
《二十二史札记》（清)赵翼
《万国地理全图集》
《朔方备乘》（清)何秋涛
《回疆风土记》（清)椿园
《西陲要略》（清)祁韵士
《新疆游记》（民国)谢彬
《新元史》（民国)柯劭忞
《宣威县志》 云南
《岭外代答》（宋)周去非
《诸蕃志校注》（民国)冯承钧
《野获编》（明)沈德符
《中西回史日历》（民国)陈垣
《癸巳存稿》（清)俞正燮
《元史译文证补》（清)洪钧
《外国地理备考》 玛吉士
《四裔制作权舆》（清)归曾祁
《回疆杂咏》（清)王曾翼
《中庸》
《周易》
《朱子全书》
《南行述》（清)王心敬
《新疆图志》（清)袁大化
《明太祖文集》
《新疆纪游》（民国)吴蔼宸
《西域闻见录》（清)椿园
《无邪堂答问》（清)朱一新
《大受堂札记》（民国)徐珂
《固原州志》 甘肃
《多桑蒙古史》（民国)冯承钧
《瀛涯胜览》（明)马欢
《诸蕃志》（宋)赵汝适
《西洋朝贡典录》（明)黄省曾
《西域图志》

《地球图说》
《归绥县志》 绥远
《后汉书》 (宋)范晔
《清波别志》 (宋)周辉
《辛卯侍行记》 (清)陶保廉
《新唐书》 (宋)欧阳修
《辽史》 (元)托克托
《明史》 (清)张廷玉
《明会要》 (清)龙文彬
《通志》 (宋)郑樵
《续通典》 清乾隆敕编
《续文献通考》 清乾隆敕编
《太平御览》 (宋)李昉
《渊鉴类函》 清康熙敕编
《正字通》 (明)张自烈
《清乾隆一统志》
《史地丛考》 (民国)冯承钧
《太平寰宇记》 (宋)乐史
《西清古鉴》 清乾隆敕编
《马可孛罗游记》 (元)马可孛罗
《四库全书总目》 清乾隆敕撰
《丘文庄集》 (明)丘濬
《武备志》 (明)茅元仪
《述异记》 梁任昉
《契丹国志》 (宋)叶隆礼
《东西洋考》 (明)张燮

《癸辛杂识》 (宋)周密
《黑龙江志稿》
《五大洲述异录》
《经行记》 (唐)杜环
《旧唐书》 (后晋)刘昫
《宋史》 (元)托克托
《元史》 (明)宋濂
《唐会要》 (宋)王溥
《通典》 (唐)杜佑
《文献通考》 (宋)马端临
《续通志》 清乾隆敕编
《清通考》 清乾隆敕编
《册府元龟》 (宋)王钦若、杨仪
《古今图书集成》 清雍正敕编
《明一统志》 英宗天顺
《清嘉庆一统志》
《四夷述》 (唐)贾耽
《钱志》 (宋)洪遵
《西使记》 (元)刘郁
《岛夷志略》 (元)汪大渊
《星槎胜览》 (明)费信
《徐霞客游记》 (明)徐宏祖
《职方外纪》 (明)艾儒略
《费瑯苏门答剌古国考》 (民国)冯承钧
《咸宾录》 (明)罗日褧
《八纮译史》 (清)陆次云

《小知录》 (清)陆凤藻
《续弘简录》 (清)邵远平
《天下郡国利病书》 (明)顾炎武
《龙沙纪略》 (清)方式济
《阅微草堂笔记》 (清)纪昀
《新五代史》 (宋)欧阳修
《汉西域图考》 (清)李光廷
《四夷馆考》 罗振玉点勘本
《日知录》 (明)顾炎武
《元史·氏族表》 (清)钱大昕
《东华续录》 (清)王先谦
《杜工部集》 (唐)杜甫
《道古堂集》 (清)杭世骏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 (民国)丁谦
《癸巳类稿》 (清)俞正燮
《圭斋集》 (元)欧阳玄
《甘宁青史略正编》 (民国)慕少堂
《乾隆府厅州县图志》 (清)洪亮吉
《圣武记》 (清)魏源
《尚书》
《淮南子》 (汉)刘安
《广雅》 魏张揖
《元史类编》 (清)邵远平
《读史方舆纪要》 (清)顾祖禹
《外国纪》 (清)张玉书
《外国竹枝词》 (清)尤侗
《旧五代史》 (宋)薛居正
《松漠纪闻》 (宋)洪皓
《文昌杂咏》 (宋)庞元英
《语石》 (清)叶昌炽
《二十二史考异》 (清)钱大昕
《西域考古录》 (清)俞浩
《甘肃新通志》
《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 (民国)冯承钧
《金石萃编》 (清)王昶
《全唐文》 清嘉庆敕编
《元遗山集》 金元好问
《长春真人西游记》 (元)李志常
《新疆识略》 (清)松筠
《国民政府年鉴》 民国三十一年
《新疆礼俗志》 (清)王树枬
《史记》 (汉)司马迁
《说文解字》 (汉)许慎
《说文系传》 (宋)徐锴

《尔雅疏》（宋）邢昺
《北史》（唐）李延寿
《晋书》（唐）房玄龄
《内经》
《戴东原集》（清）戴震
《左传》 周左丘明
《陔余丛考》（清）赵翼
《历学杂识》（清）冯澂
《尚书大传》（汉）伏胜
《云麓漫钞》（宋）赵彦卫
《历代职官表》 清乾隆敕编
《礼记》
《七政推步》（明）贝琳
《回回历解》（清）顾观光
《古今历法通考》（清）梅文鼎
《西域天文书补注》（清）梅文鼎
《三十杂星考》（清）梅文鼎
《双槐岁钞》（明）黄瑜
《金川琐记》（清）李心衡
《可言》（民国）徐珂
《辍耕录》（元）陶宗仪
《通鉴纪事本末》（宋）袁枢
《稽古录》（宋）司马光
《通鉴纲目》（宋）朱熹
《登科记考》（清）徐松
《芜湖县志》 安徽
《周髀》
《历学疑问补》（清）梅文鼎
《皇极经世书》（宋）邵雍
《汉书》（汉）班固
《白虎通义》（汉）班固
《汲冢书》
《翼梅》（清）江永
《南雷文定集》（明）黄宗羲
《隋书》（唐）魏徵
《明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
《武经总要》（宋）曾公亮、丁度
《尔雅》
《西域回回历》（清）薛凤祚校
《宋学士集》（明）宋濂
《回回历补注》（清）梅文鼎
《四省表景立成》（清）梅文鼎
《潜研堂集》（清）钱大昕
《人海记》（清）查慎行
《通鉴外纪》（宋）刘恕
《西学启蒙》 艾约瑟
《山居新语》（元）杨瑀
《文忠集》（唐）颜真卿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
《玉海》（宋）王应麟
《建水州志》 云南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民国）冯承钧

《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民国)冯承钧
《滇系》（清)师范
《续云南通志稿》
《昌平州志》 直隶
《新都县志》 四川
《安徽通志》
《清谥法考》（民国)雷延寿
《甘肃人物志》（民国)张维
《元诗纪事》（民国)陈衍
《元诗选》（清)顾秀埜
《定海县志》 浙江
《杭州府志》 浙江
《清波小志》（清)徐逢吉
《今言类编》（明)郑晓
《明诗综》（清)朱彝尊
《西湖游览志》（明)田汝成
《西冷怀古集》（清)陈文述
《林文忠奏稿》（清)林则徐
《天水县志》 甘肃
《武林梵志》（明)吴之鲸
《杭俗遗风》（清)范祖述
《首都志》（民国)王焕镳
《扬州府志》 江苏
《水道提纲》（清)齐召南
《广东通志》
《南海百咏》（宋)方信儒
《粤游小志》（清)张心泰
《滇绎》（清)袁树圃
《万历钱塘县志》 浙江
《南海百咏续编》（清)樊封
《清史列传》
《重修成都县志》 四川
《清通志》 清乾隆敕编
《巴县新志》 四川
《历代画史汇传》（清)彭蕴璨
《元史艺文志补》（清)钱大昕
《西湖竹枝集》（元)杨维桢
《九灵山房集》（元)戴良
《浙江通志》
《武昌府志》 湖北
《镇原县志》 甘肃
《嘉靖仁和县志》 浙江
《先正事略》（清)李元度
《武林第宅考》（清)柯汝霖
《怀宁县志》 安徽
《历代史论》（明)张溥
《浙程备览》（清)于敏中
《江宁府志》 江苏
《甘泾县志》 江苏
《河南通志》
《广州府志》 广东
《桯史》（宋)岳珂
《羊城古钞》（清)仇池石
《泉州府志》 福建

《闽书》（明)何乔远
《中国南洋交通史》（民国)冯承钧
《福建通纪》
《谢叠山集》（宋)谢枋得
《徽县志》 甘肃
《西安府志》 陕西
《宋熙宁长安志》 陕西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
《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清）毛凤枝
《高陵县志》 陕西
《合肥县志》 安徽
《常州府志》 江苏
《邵武府志》 福建
《泾南杂志》（明)陈懋功
《宋元学案》（明)黄宗羲
《昆明县志》 云南
《重修皋兰县志》 甘肃
《长安县志》 陕西
《陕西通志》
《雍州金石记》（清)米枫
《咸宁长安两县续志》 陕西
《山西通志》
《洮州厅志》 甘肃
《顺天府志》 直隶
《湖北通志》
《文文山集》（宋)文天祥

附三　马以愚小传

马肇曾

我的父亲——以愚先生,1900年农历九月十六日出生于安徽安庆市。

父亲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1922年斋月中,美人李佳白博士在安庆安徽省教育会召开的回、孔、耶、佛、老五教的千人会议上讥回教嗜杀人,当即受到父亲的据理批驳。

父亲长期从事中国古文学、历史、历法与哲学的研究,专长中国伊斯兰教史、回回历及周易等。解放前著有《中国回教史鉴》(1940年初版、1946年修订版)、《嘉陵江志》(1946年)、《回回历》(1946年)及《易学象数论抉微》四书。《抉微》一书是对明黄宗羲著作《易学象数论》一书的补充,但在版排好之后,因解放后出版部门专业重新划分,未及出书而解约(现存有该书大样);其余三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在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东方杂志》上刊登过几篇短文,其中有《明史何以误称回历及回教隋时入华》、《回教学术之昌明》、《游钓鱼城补记》等,并在重庆出版的《月华杂志》上登载过《嘉陵江沿线各县清真寺》、《嘉陵江沿线各处回教人物志》。解放后又著有《中国伊斯兰教寺墓考察》、《历法考证》,并收集重新整理编写了《完璞氏藏稿》等著作及《徐锡麟刺杀恩铭》、《熊成义炮营起义书》、《吴越炸五大臣》及《明成祖为大行帝加上谥号铜碑记》等文。

父亲年幼时家道清寒,我的祖父无力供给他上学费用,故父亲

几经辍学也只获得安徽省政法学堂肄业机会。父亲以后学术上的成就，除靠老人家自己勤奋学习、我的祖父的帮助与指导外，还得到我外祖父及父亲的老师与朋友的许多帮助。据父亲的文字回忆，十六岁时从相城杨亮甫先生习古文辞，三十一岁从吴季白先生习文字学，结识胡庶日先生而后文学、史学俱有进益，三十四岁从徐遯斋先生学习天文、历法、数学与易占学。1937年经哈德成教长多方指教，著出《回教要指》一书，而《回回历》一书则受益于马自成教长。以后还从六合常子飏教长习阿文，从上海刘子英教长习《古兰经》并研其精义。解放后，父亲在安庆结识凤阳张国华先生，共同校雠《抗辛斋诸书》、《京房易传》、《段玉裁懋堂说文解字注》，并从张先生习针灸学而校《针灸大成》等。

对父亲读书、品德及学术思想影响最深的莫过我的祖父。祖父介泉公擅长中国文、史，对伊斯兰教说造诣很深，又长书法，曾著《回教考略书后》一书。《回教考略》为英人季理斐所著，该书对回教颇有微词，祖父应上海同教人之请著书后予以纠正，书成于1911年。祖父于1934年病逝。祖父去世后父亲还将祖父在世时所给父亲、叔父、姑夫等的书信集中起来编成《晚晴室家书》，以教育后人。书中主要内容是讲授读书、为人，并有历史、地理及时事等，文笔甚佳。晚晴室是祖父自命晚晴室老人之故。该书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代印，书成之后曾分寄国内各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部尚藏有《晚晴室家书》十册。

父亲治学严谨，既重视已有的文字资料，又进行实地考察以取得第一手材料，对文字资料的矛盾，必反复核查，辨别真伪，然后再下结论。所以父亲平时不仅重视一般正史，还特别重视阅读地方志，以便从中获得正确材料。经这样的努力，父亲才纠正了前人不少著作中的错误。

解放前，父亲因忙于考察、学习与著作，得不到一个固定职业，并常处于失业状态。早年时在安庆当过清真小学教员、校长，以后

在达浦生教长主持的上海伊斯兰师范担任过国文、《孟子》及《通鉴纲目》教员；抗战时期曾在桂林的北京成达师范（马松亭教长主持）讲授过回教史，并在重庆为各大学穆斯林学生讲授回教史，此后担任过语文教员与编纂等。1947 年兼上海诚明文学院教授，讲授专书选读周易，同年又在复旦大学讲授周易。1954 年应安徽省曾希圣省长之聘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是时父亲不仅积极从事写作，还要从事出土文物的考证工作，如 1955 年考证自安庆棋盘山挖掘出的宋末降将范文虎夫妇墓（范系南宋安庆知府），同年还考证了明成祖为大行帝加谥号铜碑等，于是安徽省博物馆还聘请父亲为特邀通讯员；1957 年 5 月中共安徽省委为加强民族工作，成立安徽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父亲应邀出席成立会议，并被任命为安徽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职务。

父亲生前不仅积极从事学术工作，也十分关心民族同胞生活、宗教及子女读书等问题。1947 年父亲主持安庆中国回教协会支会，1948 年创办安庆依泽小学，解决回族的穷苦子弟入学困难。依泽公系安庆马姓回族祖先，鲁穆人，字渔叟，姓马（系译音），宋太祖建隆二年（耶历 961 年）入中国，居陕西泾阳县，官司天监之职；依泽公之后哈直公于明初方迁居安庆。解放后中共安庆市委落实民族政策将依泽小学并入安庆著名的登云坡小学，而保留依泽小学之名。父亲在解放后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做过不少工作，受到党的重视，并在人民政府赞助下解决了一些问题，在列席 1956 年安徽省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父亲还专门就伊斯兰做了演讲。但在 1958 年以后却因上述一些问题而受左倾错误之苦。

1961 年农历正月十六日父亲因病逝于安庆。

编选后记

本册《回族学丛书·中国回教史鉴》,与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傅统先《中国回教史》为一组,是民国时期(1911~1949)回族学者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回族史的代表性成果。

《中国回教史鉴》是马以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参考200多种汉文史志资料及多年实地考察积累而写成的一部史料丰富的力作,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繁体竖排本,以后数次重印。本次出版,选自1948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修订第二版(繁体竖排本)。原书所附《<回教考略>书后》一文,为其父马介泉先生针对当时英国传教士季理斐《回教考略》一书进行的学术争鸣。在选编时,我们附录了马以愚先生之子、北京科技大学马肇曾教授所作《马以愚小传》。编辑过程中,为保持全书原貌,我们只对繁体字、异体字及个别明显的错别字进行了必要处理。

"回教"一词是民国时期沿用的我国明代以来对伊斯兰教的称谓,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发布《关于伊斯兰教名称的通知》后,"回教"一词已由"伊斯兰教"替代。考虑到保留时代原貌,这次编选中保持不变。

本组四册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李松茂先生和本社副编审王永亮同志编选。

编　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回教史鉴/马以愚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6

(回族学丛书)

ISBN 7-227-02154-8

Ⅰ.中… Ⅱ.马… Ⅲ.伊斯兰教史-研究-中国 Ⅳ.B96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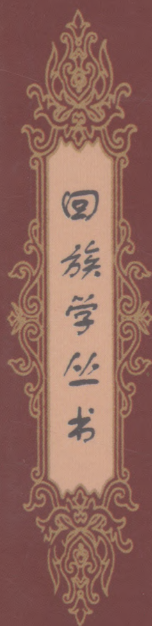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0359 号

回族学丛书 **中国回教史鉴** 马以愚 著

责任编辑 何志明
封面设计 胡国旺
责任校对 刘峥嵘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解放西街 47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
字　　数 120 千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227-02154-8/B·64
定　　价 10.00 元

伊本·白图泰游记	马金鹏译	25元
《真境花园》全译	杨万宝译	11.80元
回族民间文学史纲(平/精)	李树江主编	26/30元
《金汤瓶·回族民间故事丛书》(9册)	李树江主编	54元
朝觐者(小说集)	郝文波	15元
伊斯兰教史	王怀德等著	26.5元
伊斯兰文化新论	马明良著	16.5元
中国穆斯林朝觐纪实	铁维英等著	8元
中国穆斯林民居文化	马　平著	12元
中国的伊斯兰教	冯今源著	5.5元
中国清真寺综览(精)	吴建伟主编	25元
中国清真寺综览(续编)	吴建伟主编	20元
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平/精)	余振贵著	19.8/24.8元
穆罕默德传	李德茂等译	10元
伊斯兰与穆斯林	潘梦阳著	4元
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上中下)	马塞北辑	50元
《古兰经》哲学思想	杨启辰主编	18元
中国穆斯林的礼仪礼俗文化	杨启辰主编	20元
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和现状	杨启辰主编	25元
伊斯兰与中国文化(精)	杨怀中主编	28元
近代伊斯兰思潮	张秉民主编	18元
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	余振贵点校	8.8元
白话《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	余振贵译注	29.8元
全国回族书画展选集	刘正谦主编	160元
阿拉伯书法艺术		15元

策划编辑:王永亮
责任编辑:何志明
封面设计:胡国旺





ISBN 7-227-02154-8/B·64

定价：10.00 元